

BASIL MAINE 原著

萬師

達玄

合

譯

羅斯福傳

明德編譯社發行

貝錫爾曼恩原著
萬師遠合譯

羅斯福傳

明德編譯社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出版

羅斯福傳

每冊實售國幣二元五角

原 著 者

Basil Maine

譯 者

萬 師 敬 長 玄 達

發 行 人

大 興 公 司

發 行 所

上海總經理處

星 羣 書 店

香港總經理處

星 羣 書 店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明德編譯社新書預告

德國侵略美國的故事

定價二元

在印刷中

房龍

(H. W. Van Loon)

原著

夏楚

陳耘合譯

房龍爲美國現代名作家所著人類的故事聖經的故事藝術論等久已傳誦全球他的作品立論新穎筆調幽默令人百讀不厭即在德國也不因房龍篤信民主主義而無銷路本書爲其近作敘述德國侵入美國所發生的各種故事——大至紐約全市大火小至一頭貓的罹難——雖全出諸想像但却言之成理原書在美銷數極廣茲由本社特請夏楚陳耘二君譯成中文至於譯筆的流利與忠實凡讀過夏陳二君譯文的讀者諸君想早知道已不待介紹

神祕的武器

萬達編

定價五角

在這次歐洲大屠殺中形形色色的神祕武器已在陸續表現了這些科學的鬼怪不僅可資我們談助與驚異且使我們知道科學進步的快速而思急起直追本社因煩瑣報壇的萬達先生選譯中外雜誌報章中各項新

資料編成此書



羅斯福傳目次

第一章	海德園	一
第二章	葛羅敦與哈佛	一五
第三章	羅斯福夫人	二九
第四章	亞爾巴尼的格鬥場	三五
第五章	公務與冒險	四九
第六章	民主黨的失敗	七三
第七章	堅苦的奮鬥	七九
第八章	羅斯福州長	九九
第九章	羅斯福心理健全之確證	一一五
第十章	政權的衝突	一二七
第十一章	對陣戰（上）	一三九
第十二章	對陣戰（下）	一六七
第十三章	未完的故事	一八五
第十四章	白宮及海德園	一九三

第一章 海 德 園

羅斯福一族的祖先，是荷蘭克來斯馬丁生（Claes Martenzen）的子孫，在十七世紀中葉，住于美洲的新亞姆司德登（New Amsterdam）。後來，遷移到赫德森河上流，便在那兒墾殖。他想他的子孫應當知道他從什麼地方來的，所以決意在他姓名上，加上他本來鄉村羅斯福的地名；于是他便成了克來斯馬丁生羅斯福。（Claes Martenzen van Roosevelt）這家族的姓原先是拼以一個「O」字（Rosevelt）照現在這字的樣子，還是依照這早先的拼音發音的（Roosevelt）。這人所建立的家族，已經供獻給美國兩位總統。其中德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是馬丁生的孫子約翰斯（Johannes）的後裔；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是約翰斯（Johannes）的兄弟約郭白（Jacobus）的後裔。我們無法說，約翰斯與約郭白在性格上彼此有多少相像。但我們可以注意到這家族既然產生了像德奧多同富蘭克林羅斯福如此不同的人物，他們這兩房人家一定有着很大的歧異。

約郭白有一兒子叫依撒克（Isaac）。關於他，我們能確實記出幾件事實，如像他會賺錢，會任紐約銀行的經理，當獨立戰爭時他是一位革命黨，並且有個兒子叫詹姆斯（James），媳婦

叫曼麗依莉莎華耳頓。(Maria Elizo Walton) 這位詹姆羅斯福曾經作過一樁事，在家族歷史上很見重要，這對他自已却不過是一個平凡的問題：出賣還是不出賣？他決定出賣，於是他在海兒蘭 (Harlem) 的地產就此賣掉了。這件事或者是他後裔的饒倖，因為他放棄了他們成富翁的機會，使他們成了鄉紳，不至于成了醉心金錢的市儈。他使他的家族脫離了大城市和大企業，今日他的子孫，自當感謝。

詹姆羅斯福爲他自己在亞爾巴尼浦特路 (Albany Post Road) 建了一所房子，就是現在赫德森河州立醫院的地方。他有一個兒子，他給他取了他自己父親的名字，這位依撒克娶了約翰亞賓華及蘇仁荷蘭特 (John Aspinwall and Susan Howland) 的一位女兒馬麗雷比克亞賓華 (Mary Rebecca Aspinwall)，如此他給這家族帶進了新血統，依撒克同馬麗生了一個兒子，他們叫他詹姆羅斯，所以在考察這家族的家世，我們發覺這樣的次序：依撒克——詹姆羅斯——依撒克——詹姆羅斯。

末一位詹姆羅斯，是這本傳記主人翁的父親。他會結婚過兩次，他的第一位夫人是雷比克荷蘭特，她給他生了一個兒子，他們要雙倍的保證這家族名字將永遠存在，所以叫他作詹姆羅斯福羅斯福 (James Roosevelt Roosevelt)。他們居在老詹姆羅斯建在亞爾巴尼浦特路的房子，但這位小詹姆羅斯，希望日後能在那兒距離稍北一點的一塊土地上居住下來，從這裏，赫德森閃爍寬闊

的河道，能望得很遠很遠。

不幸的事件開始改變了他的生活，他的屋子燒掉了，他的夫人也死了。他買了早已看中的五百畝地，獨個子的住在那兒。

這房子的長客廳，靠近海德園 (Hyde Park) 的市區。那裏，現在并排的掛着兩幅畫像。一幅乃摩斯開司 (F. Moschales) 所畫，畫的即是買這所房子及四週地產的詹姆斯羅斯福。他看上去是一位上了年紀好看的男子，頰旁有鬚，村服打扮，拿着一條獵鞭，模樣很容易給人誤會是一位英國鄉紳。我們即使在現在的賽馬會上，還能見到這樣的形式。我們從一張比這畫像早幾年所拍攝的照片中，可以證明那畫師未曾虛假的加添他美麗的特點。在這兒，那對特別引人的眼睛，生得如此的適當，嘴含着力量與同情；頰骨寬闊但并不高，你將說這是一個正直人的容貌。

別的一幅畫像，是一位高高的年青婦人。穿着晚期維多利亞式的服裝，這裏一雙眼睛引起了她面容特殊的美麗，也使人最先注意。因為畫像的主人是詹姆斯羅斯福的第二位夫人華倫第萊羅與凱塞蘭羅賓斯蘭 (Warren Delano and Catherine Robbins Lynon) 的女兒莎蕾第萊羅 (Sara Delano)。

詹姆斯羅斯福與他的第一位夫人會結合約二十年。他們生了一個兒子。他並不急於第二次結婚，過了大約七年以後，他才決定再結婚。他年已過五十，但他好像要使自己再開始生活一般他

選擇一位年紀僅及一半的年青婦人做妻子。

他的選擇不能更爲愉快了。即使他關於丈夫、妻子、及前妻兒子間的三角關係上，有什麼不安，但當他看見他妻子同她年齡相近的兒子如此的和協，他的不安，不久即被忘去。莎雷弟萊羅羅斯福富於同情，樂觀，并且脾氣很好。有了她，海德園的這所老屋子才正式成了她丈夫的家。

她的家族也是比荷人的後裔。他們的祖先可以推到菲列白第蘭羅斯 (Philippe De Lannoys)，此人居住美洲，恰當羅斯福家系在那裏開始以前。莎雷弟萊羅的父親，以販買茶葉及其他貨物爲生。他二十歲前曾帶運商品由船隻航行到中國。她當小姑的時候，也會到過中國，而且在一次大風浪中，幾乎船也被擊破。她們家裏有一幅小油畫，是那些冒險日子的紀念物，好讓家裏小輩知道他們是從什麼樣的祖先來的。畫上有如下的標記：「快艇驚駭號，載着莎雷弟萊羅從紐約航至香港。一八六二年」。

雖然莎雷嫁了一位羅斯福，因此覺得驕傲，但她自己的家族，也大可驕傲。因爲她的長輩既有聲譽，又有家財，她也爲早時的生活而自傲，她喜歡生動的談論以前航行中國的故事，及她被邀請到法國宮庭，朝見拿破侖三世及尤琴妮皇后 (Empress Eugénie) 的種種事情。

詹姆斯羅斯福再婚之後，很是快樂。他不求別事，只求能在自己地產上安居下來，就把這個地方作爲他整個的世界。雖然一半因了家族的傳統，一半由於自己的同情心，他是一位民主黨，

但他並沒有在政治上活動的願望。他的祖傳財產，因他自己精明能幹之故，累年迭有增加。他成了幾個公司的董事，同一家鐵路公司的經理。他深知自己的責任，他又熱心地方公益，為當地人士所尊敬。其中一件，就是他設立了一所學校，但詹姆斯羅斯福在各方面都沒有做社會開人的野心。

有時他像是一位商人，在紐約度冬，但他常期望回到海德國去，那裏他可以種樹，養馬，放牛。早幾年他帶來幾頭最先運來美洲的亞特來（Alderney）純種牝牛，及一頭牡牛。他發覺牠們不服水土時，他決意給牠們雜交并且參進一頭基叟（Jersey）的牡牛。幾年後他再將這種族與別的咖兒山（Guernsey）牡牛雜交，結果很成功。

當我耽擱在海德國時，我發覺我的心已繼續的帶到早年詹姆斯同莎雷羅斯福在那兒的生活了。那裏已有改變，但當時所遺留的，比以後所增添的一切，還要來得感動人。有一時詹姆斯羅斯福想蓋一所新屋，但後來他改變了意見，我一九三七年所看見的這所屋子，已經有了增添式樣成了左右對稱。這屋子中間最舊的部份，粉刷了灰泥。中央是石柱支持着的半圓形走廊，南面在博開西（Poughkeepsie）的一邊，全被樓下層的一間房間所佔。這高高的房間，闊幾乎有長的兩倍。四週的牆壁差不多完全被書籍所蔽，每邊是一隻大得可以燒木柴的開口火爐。這房間叫做圖書室，但用作會客廳。

我得說，這屋子外的一切大都是六十年前的東西，在南面築着一條涼廊，赫德森流域（Hudson Valley）差不多年年夏天熱不可當，所以這條涼廊穿着金屬線以禦飛蟲。偶然有一支樹是勉強的斫下在地。汽車間一度是馬車房。在其他方面，多年來景色改變得極少。我也看見詹姆斯羅斯福最初到此地即加注意的那橡樹與松樹的森林。從西邊我的房間望去，屋前照舊是這美麗的美洲榆樹。穿過遠遠赫德森河岸上崗體的樹梢，依然是當年景色。同樣的車道兩旁的樹木，直領着從浦特路到這屋子。這地產，為我們所見的，除那精緻的老松樹的籬圍，一個小果子園，一塊草地，及殘座花床外，幾乎是從未墾殖的鄉村，這種景象，易于令人想像到在一八八一年的冬季幾個月裏，詹姆斯同莎蕾羅斯福正希望他們第一個孩子的誕生的情景。雖然，我來眺望這裏的景色，是在那清快的秋陽之下。

在一八八二年的一月三十日，他們有了個兒子。他們叫他富蘭克林第萊羅（Franklin Delano），這是從他的母親，因為她叔父的名字就是叫富蘭克林第蘭羅。孩子的雙親既然都是系出望族，詹姆斯羅斯福爲了愛他妻子起見，叫他們的兒子既是一位羅斯福也是一位第萊羅。

這孩子在海德園的聖公會聖詹姆斯教堂裏受洗禮。教父是愛里奧特 Elliot，是德奧特羅斯福的唯一兄弟，此時德奧特羅斯福正開始他的政治事業。

當這對雙親想起孩子教育問題的時候，他們決定不立刻送他們的兒子進學校，他們讓一個家

庭女教師教她。而她的教材，可由父母自己及四週的鄉野來補充。父親與母親都喜歡同他們的兒子一塊兒消磨時光，將他們的生活講給他聽，教他如何去觀察，誘導他的好奇心。他從樹鳥馬牛那裏學習到很多東西。他父親相信這樣比不用觀察只從書本上間接獲得的學問是更爲有用。因爲自然界的組織不僅比動詞的不規則變化爲有趣，而且也更能啓發人。

隣近住着一家羅奇斯 (Rogers) 的，家財殷富，也有小孩子。他們同羅斯福夫婦商量，可以讓富蘭克林每天早晨過他們家裏同他們的孩子共同上課。羅斯福夫婦贊同這個好意見。於是這孩子每天早晨送到羅奇斯家去上課。無疑的，羅奇斯家的孩子就像幾乎所有的孩子一樣，那歡喜玩玩愚蠢的勢利把戲。當他們孩子來拜訪富蘭克林的時候，看見他住的房子，沒像他們的房子那樣大，一定常常詢問那些愚笨的問題：「在我們的會客室裏，我們有什麼什麼東西，你們有嗎？」或者「昨夜我們的母親見過某某大人物，你的母親呢？」

所以富蘭克林雖然直到十五歲左右才進學校，他已經驗到各種磨銳他心智的方法了。當然這種教育方式也有弊病。一個聰明孩子，如富蘭克林羅斯福者，如果不實弄弄聰明，那末他對於他的長輩，也就沒有什麼希望了。

母親莎蕾第萊羅尤其歡喜把富蘭克林所說的每一句話，都變成「妙語」再把這些妙語轉述給親友們聽，現在還有許多這種妙語給叔伯及堂兄弟們所講着，其中一句是他在看見一張以身材苗

條出名的姑母的照片時說的，他說：「她的胸襟太有野心」。

這孩子的清秀容貌無疑有助於他的早慧。因為無論他的雙親如何謹慎，不露口風，但他們既然喜歡他生得清秀，他們必定常常從言語中或眼色中表示出來，他在與他年齡相仿的孩子中間，是最受寵愛的一個。在他一張七歲時的照片上可看見他那非常的腦袋，闊大的額，一對圓圓的沉思的眼睛，頭髮在中間分，使他的頭看上去更闊了些，他的嘴更是鎮靜與固執的象徵。這聰慧的容貌，已經可以表示這孩子是常同成年人在一起的。雖然他的雙親沒有一同拍進去，但是就是這樣，已經可以顯示他們是如何的溺愛他；他光澤的頭髮已被十分小心的刷過，身穿一套水手裝——晚期維多利亞時的人老是愛給他們孩子們穿這種衣服。

詹姆斯羅斯福的兩個兒子是十分不同：一個是清秀的小孩子，另外一位却是樸實的年青人，長子羅茜 (Rosy) 即詹姆斯羅斯福羅斯福，生得矮胖，圓臉，並且在走路時人家看來好像一隻肩比另一隻肩高。莎蕾羅斯福並不以她所有的注意專心對她自己的兒子，她也歡喜羅茜。她以她坦白的脾氣，獲得了他忠實的敬愛，他們成了終身的朋友。

最近一本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傳記中，說起他的童年時期很是孤寂。凡是知道他的或幼時和他一塊同玩的人，都不同意這個說法。一位與他年齡相仿的堂兄弟有次說，雖然富蘭克林幼時有時喜離羣獨處，他並不是不善交際到任何顯著的程度。他樂於同他的父母散步談天；他喜歡拜訪他

的堂房兄弟或鄰居的孩子，或者人家來拜訪他，他又從來不覺得厭煩，因為他父親常在遊戲或者自然研究中，給他找些新的興趣；並且屋中常常有人來，因為這裏招待客人是不拘禮節的。總之他堂兄弟的印象是說：富蘭克林的童年時代過得不錯。

他的母親現在回顧到那時代時，總是得意而滿足。例如富蘭克林的教育，便是無可再改進的了。他同羅奇斯家孩子讀書時，他得到了一個基礎；從女教師及家庭教師那裏，他學會了法文及德文；在他自己家里，他集合起許多瑣碎的私人的知識。更重要的，他用他的雙眼在他家四週的森林和田園裏，獲得豐富的經驗。

他也用他的雙手。在早年，一弓一箭已够滿足他打獵的天性，後來他渴望成年，他以為一枝短槍，可以給他一個超過他年齡的身份。他就要求一枝槍；他所得到的答復，却猶如給他上了一課書，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而有益於他的教育因素。他的父親說他可以有一枝槍，不過他得遵守條件：他不可以因殘殺的愉快而獵鳥。他的父親是一位鄉紳兼獵人，所以不能在射鳥雀事情上裝作一位善士。於是他取了一個折衷辦法，鳥可以打，可是規則不得不遵守。

富蘭克林假如遵守某些規則，他可以帶了槍到森林裏去。例如當築巢的季節，他一定不得射鳥。他而且必須同意每種鳥不得射過兩隻。他父親希望領導他的天性不往殘殺一邊去，所以鼓勵他剝製裝配自己打來的鳥雀。最後富蘭克林共做了約二百隻標本，並且研究過很多關於赫德森流

域及激博裴羅島 (Island of Campofello) 他曾去度過幾次暑假) 的鳥類生活。幾種他所搜集的標本，現在還珍藏在海德園中，這足以證明這孩子的勤勉同他手工的精細。

這聰敏活潑的孩子雖然沒有姊妹或兄弟做他的同伴或是怨家，但在別方面，他的家庭生活環境是幸福的。因為他雙親並不當他小孩子來遷就他，所以他的字彙永在進步。他的談吐固然不合他的年紀，但他也如每個同歲的孩子一樣的精神氣爽。當他進學校以前這幾年，他已有過很多的興趣。他五歲時即已有兩隻小狗，他好好的照管他們。不久以後他的責任上又添了一隻小馬，於是他又學習騎馬。

他是在露天的人中間長大的。他八歲時，他父親到過法國南部去度假期，帶回來了幾根高爾夫球棒，他希望這種遊戲能引起幾位隣居的興趣。雖然有些人以為這是無味的滑稽，有些人確是略被引動了。詹姆斯羅克福以為這遊戲很好，他劃出了六個洞的順序，和羅奇斯上校 (Colonel Rogers) 及撒母耳考格特 (Samuel Colgate) 一起玩這遊戲。

有甚麼客人來拜訪詹姆斯同莎蕾羅克福時，他們常以種種運動作為話題。親戚同鄰居們時常打獵玩網球，也玩馬球。當富蘭克林八歲時，家中聽到一個興奮的消息，他的堂房姊姊愛倫 (Ellen) 得到了全國網球婦女冠軍了。不僅如此，她同她的妹妹在同年還贏得婦女雙打冠軍。幾年後愛倫又在混合雙打冠軍中，增加她的榮譽。富蘭克林在網球上的興趣，是給他堂房姊姊的成功

所鼓勵的。時光一年年的過去他自己也成了一位優越的運動員。

以後在冰艇(Ice yacht)會上，又有約翰叔父(Uncle John)的特殊的榮譽——這些也增加了年青的富蘭克林家庭的驕傲，以及他對競爭性的運動的熱心。這時，赫德遜河上的冰船正是一種非常冬季的遊戲。全國各區域的俱樂部年年都到海德園來，與赫德遜河冰艇俱樂部(Hudson River Iceyacht Club)交鋒，競奪那冰艇競賽的優勝旗。約翰叔父偶兒也敗於羅奇斯上校，但這事僅足加強羅斯福家庭的熱心。約翰叔父再度挑戰，終於獲得勝利。那面尖角旗已成了家庭榮譽的一種標記了。

詹姆斯羅斯福因為愛好赫德遜河，才購下一塊常能看得見赫德遜河的地產；現在他的兒子對於這條河以及一切在這裏發生的事情，都有熱烈的興趣。他父親鼓勵他的好奇心，常帶他作赫德遜河上下流的旅行。在夏天，他們看見許多汽船，裏面擠滿了到河上來乘涼的紐約人。有些時，富蘭克林的父親帶他由水道到亞爾巴尼(Albany)去看看議事堂，那裏為紐約州政府所在地，并且習知了幾代以前，荷蘭人如何在此建立一個殖民地。

這孩子天天看見這條河，並且看見河中經過的各種船隻，他就渴望他自己也有一艘船，由他自己做船長。從最早的日子起，詹姆斯與莎蕾羅斯福就常常告訴他，他的什麼渴望是有道理的，什麼是沒有道理的。現在這個新志向，他們是贊成的。他既能游泳得很好，自然沒有理由不讓他

去駕駛帆船。所以他在有一次暑假中，便在激博裴羅 (Campofello)——曼恩州東港 (Eastport) 中對面一個小島學習航行。在他十四歲時，他有了一隻小帆船，有一艙室，足容兩人。正如他雙親的希望，這樣使得他認真的學習航術，他從曼恩州沿岸航行之後，增加了許多學識技能。一些時期之後，他又有了一隻較大的船，一隻快艇，叫半月 (Half Moon) 號，便在這船上，他查勘過全部從哈里法克司 (Halifax) 到紐約間的海岸。

這孩子的教育事實上是一種十分自由的教育。理論很少，可是實際經驗却很多。他很早就有零用錢，但他必須正確的開明他的用途。旅行是另一種促進他智力發展的因素。在早年富蘭克林常同他雙親出洋。他三歲時到過一次歐洲，這次旅行雖然未必有益於他的教育，但他達到一次大西洋的大風浪，關閉在船上的官艙里，這事至少已供給他一部份最初的記憶了。

他差不多年年出去旅行。有次到歐洲去，印象特別清楚。那時一位家庭教師陪伴他去遊覽倫敦。他記得他祖母為鼓勵他在研究鳥類生活的興趣起見，會使他成一位紐約生物博物院 (Natural History Museum, New York) 的終身會員，現在他到了倫敦，不得不去參觀在南肯辛頓博物院 (The South Kensington Museum) 的鳥類的蒐集。他同他的家庭教師到達那裏時，他們發見門外有一大羣人，他們知道那是因為皇太子——後為愛德華七世 (King Edward the Seventh)，來為一所博物院新增造的房子揭幕。他們也許要不能入內了，但富蘭克林不努力一下就此走

開。他做紐約博物院終身會員並不是白做的，他提議他的教師可以在進口處呈看他的會員證。他的教師贊同他的意思，他們不僅允許入內，而且受到十分懇懇的引導。

在他十五歲以前富蘭克林曾在英國，法國南部及德國旅行。那時會有一時期，詹姆斯羅斯福出洋休養健康，每年到諾漢（Nazareth）去，他有兩次也帶富蘭克林同行。當他自己在那兒養病時，富蘭克林在那裏的一所學校裏讀書。富蘭克林從未止境的好奇心在這裏便轉到地理同軍事方面去了。

勇敢——羅斯福夫婦一直以此鼓勵他們的兒子。富蘭克林決無成爲懦夫的危險，他心中培植一種責任的意識，例如，他同他的家庭教師以腳踏車在德國旅行時，每人每天只許用四個馬克。他們借宿在農夫家裏，也住在小旅店裏，以麵包同酪餅作爲主要的餬口食糧。他們發覺他們安排得很好。他們也知道了那些自以爲無害的事，如踐腳踏車穿過候車室，也可使警察來把你逮捕的。

富蘭克林常隨他的年齡進步，但在他達到十二歲時，羅斯福夫婦知道他們不能再展緩討論他將來的學校教育及事業了。他現在對自己已有把握，他的一切興趣之中，要以海軍歷史最能使他入迷。他四周有許多東西：運動，鳥類的生活，河道航運，圖書館，地方政治，偶然的作曲——但沒有一樣是像海及海戰的故事那樣引人入勝了。這個題目愈來愈緊握住他了。他深信假若他尤

許有發言權，他願意終身專攻此門。

他的父親關於選擇他將來受教育的方針上，並不是不允許他的發言權，但是他會爲他兒子的將來考慮得很多，并且抱有某種計劃。他們之間一向從沒有什麼困難，所以詹姆斯羅斯福決意同他兒子一談，告訴他的意見。有一天，他比以往更誠懇的對富蘭克林說，告訴他在幾年後，他將要不得不讓出他事業的責任，但他頂好是能讓給他自己家庭中的一位。他告訴富蘭克林，他想到這些事業能平安的過渡到他最小的兒子手中，他是如何的快樂。爲了這目的，他計劃他先在葛魯敦(Groton)繼續他的教育，然後再進哈佛大學，最後到一所學校能攻讀法律的學校去。他不用到放棄他航術及海軍歷史的興趣，而且這興趣是大大鼓勵的，因爲這可以調劑他的心情。

富蘭克林雖然早慧，但決不致於自命比成人懂得更多的。何況他的父親又兼是他的良友，他又明知父親的意思都是爲他的好，所以他欣然奉命，到葛魯敦中學去了。

第二章 葛羅敦與哈佛

富蘭克林羅斯福在葛羅敦中學時所拍的幾張照片，足以表現他開頭幾年所受的嚴密訓練。這些照片顯出他是一個果斷的孩子，可是並不倔強。起先他的神態含着沉悶的惶惑，凡是孩子初次投身到隔膜的学校生活，差不多每人總是這樣的；但是後來這種惶惑態度雖然絕沒有單給自逞心所替代，却給逐漸生長的自信心所取而代之了。

羅斯福的本性就沒有內省的傾向，至少他的內省沒有到大多數人認為不健康的程度。可是初離家的孩子很少會不考查自己的。他們要調整自己的個性，發現新的價值，他們一心所愛的，本來只是家庭父母，現在可得要換上新的愛了，他們在這樣變換的時候，免不了好好的給自己研究一下。富蘭克林羅斯福在葛羅敦便開始進行研究自己的工作，研究自己是何等樣人物。他考究他生活的環境，他想他過去的生活是給傳統習俗所拘束了，他在幼時，好像樣樣東西使他看來，童年是永住不變的；即使他進葛羅敦，也不是一種變動才使他來，反而這還是因為事物多少都是固定着的，照此進行下去，結果他才進了葛羅敦；可是現在同過去一比，每樣東西都是模糊不定了。

凡是得寵的兒童，有時總以為自己是世界上頂高的人，好像就站在山峰上。當然別處還有山峰，可是都比不上他那個那樣的高，那樣的神聖。有人恐怕要說這不過是孩子的自大，他們這樣評判可就錯了。孩子四周的環境，四周的人物，儘管他們自己不知道，總是在替他造成一個世界，使得孩子生出這個幻念。有了這自命不凡的幻念，其後果却也不一律。有些人幼時有了它，就此終身堅信不懈；也有些人發現這畢竟是虛妄的，就隨即把自信心都失掉了；也有些別人受了生活經驗的磨鍊，幼時的念頭也就忘懷了。可是只要在小時候有了這種把自己抬高的念頭，不管這念頭存在了多少時候，那怕是一會兒，它的影響總是逃不了的，因此這念頭來過以後，一個人的生活決不會同沒有來過一樣了。

富蘭克林羅斯福現在開始覺得他幼年時候的山峰，沒有他所想像的那樣高。可是他並不完全相信這是虛妄的。他的天賦能力和教養當然都有相當價值；他又在外面游歷過，也備有不少個人經驗，可資應用，他又能流利而解事的談話，這種事實，也却得計入。而且他的父母，他的家庭生活和他的血統——這些想起來都是值得驕傲的。

他同別個孩子在一起的時候，他開始測量自己身心兩方面發展的程度，他覺得他用不着失望。起先的憂慮消失了，而他的精神也抖擻了。他是個熱心的越野賽跑員，他又划船，踢足球，又玩棒球。他拍得一手頭等的網球，在一次運動會中，他打破學校裏高踢（High kick）的紀錄。

事實上，學校生活反而有助於再度造成這個山峯。他的功課，正常而不吃力的進步着，交起朋友來，也沒有什麼困難。他現在是很快的成熟了，這可以從葛羅敦足球隊照片裏看出來，因為他也在這圖裏面。有幾個孩子的確看來較為老練，而且也許是更為自恃。但是我們可以說，這個孩子——富蘭克林羅斯福比他們一切都強。他的優點不但是容貌顯然英俊，而且他還是深知世情的青年人。這孩子是有判斷力的。他的浪漫氣愈來愈少，他漸漸變成一個健全的懷疑家了。

那時所拍攝的另一張照片，是富蘭克林羅斯福和他的父母所合攝的。照中十分生動的表現出他的父親和母親年齡間的差異。詹姆士羅斯福那時快七十歲了，可是樣子看上去比他實在年紀還要老，他身傍有個顯然對他很忠心的少婦，她竟可以冒充他的女兒。他們的背後，站着富蘭克林，他正在發育時期，這時期的青年不容易有配身的衣服穿，因為在照中，富蘭克林的那套衣服，也許在一年之前是配他的身的，或者過了六個月反而也能是合式的。顯而易見的他快做成人了。這照片也表明富蘭克林的相貌和表情，同他的母親十分相像。他的老父的傲氣這裏也看得出来，富蘭克林和他的母親身體都向他倚靠，好像他們的一片深情，即使在這個時候也要表現出來的。

詹姆士羅斯福曾經一度壓倒他兒子的意志，可是這個事實在這照片中一些也沒有透露出來。富蘭克林從沒有拋棄他進海軍的初念。在葛羅敦這個念頭變得愈發堅定了。他對於民主主義的信仰，與日俱進。他的教育是同有錢人家的子弟一塊受的，可是他們中許多人竟辨別不出什麼是特

權，什麼是皇權，富蘭克林羅斯福發現他自己對於人性中的勢利性是如何的痛恨。他比這些年青人有更好的價值觀念和比例觀念。他的家庭沒有其中的幾家富有，可是在經驗上和觀念上，他比他們都豐富。他對於那種專憑財富來衡量他人價值的虛榮盲目之輩，漸表鄙視。

照他看來，海軍生活可以更符合他的思想，在海軍裏面頂重要的是一個人的品格。他現在是十六歲，他現在不應該老是夢想他所歡喜做的事。在他這樣的年紀，他可以懂得自己的心理，他可以自作主張，而且可以照此主張做去。他同兩個朋友討論，這兩位的年紀同他一樣，也在危險時期。他們只要外界有些刺激，有些政治或國際新聞，就可以使他們做出些愚蠢的好事。西（班牙）美戰爭爆發，這個刺激就來了。富蘭克林同他的朋友談到這個消息，大為興奮。那次戰爭是新聞，人人講到它。凡是他們在報紙上所讀不到的，就從閑談裏聽來。有個麵餅小販每星期到學校裏來兩次，他所出售的麵餅固然受人歡迎，他所帶來的謠言却也大家愛聽。有一天，他與他們帶來一注大消息。他們知道海軍當局在波斯頓招募士卒到古巴去當差嗎？這就夠了。富蘭克林羅斯福同他兩個朋友就計劃一個陰謀，他們計劃到五哩路外的車站去，那邊乘火車到波斯頓，加入海軍。富蘭克林以為，雖然他的父親初聽到他這種舉動，無疑心中要惱亂，然而他表現出如此的愛國熱忱，父親也不能批評他的。這個念頭平定了他的良心，他的計劃再做下去，預備星期日出來，但是星期六晚上他們忽然喉痛頭痛起來，這樣這次冒險看來更危險了，第二天富蘭克林和朋

友都因麻疹而病倒了。他們預算已加入美國海軍的時候，他們都輪在學校病房裏了。

假如沒有這次麻疹病的干擾，他那時已經就進了海軍了。這是一定的。我們觀察他發展的人，現在更可以說得定他將來要變成那一種人。

他進哈佛的時候是十八歲。葛羅敦對於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早年生活，並不很好，因為它並不能使他多少快樂。哈佛便兩樣了。他現在不僅他自己不大稚氣，而且環境也更和諧了。

他和拉斯洛勃朗（Lathrop Brown）住在一房，此人在葛羅敦時已是他的同室友了。（後來勃朗成了內務部次長）。他的教師之中，有幾個是在哈佛歷史中偉大時代的最偉大的名字，如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軸西耶羅哀思（Josiah Royce）、亞爾勃哈特（Albert B. Hart）、查理諾登（Charles E. Norton）、勞倫同洛惠兒（A. Lawrence Lowell），那孫尼哀謝勒（Nathaniel S. Shaler）——可是哈佛的學生並不個個懂得，受這種人的指導是何等難得的機會。然而也有幾個，他們不但曉得這個機會，而且有志要充分利用它。富蘭克林羅斯福即其中之一人。這些偉大的先生把他的心領到一片新的大場地，在那邊他的心可以伸展操練，自得其樂。現在他回顧到這幾年，他還得意地認為這是他生平第一次發育期。

那時哈佛幾個影響中最強的一個，是查理愛略脫（Charles W. Eliot 哈佛校長）。他的名字足為教育改革和刻實求學的代表。他在校之日，教育成了學生生活中一大勢力，成了可以和學

生私人間頗相講通的了——譬如擇業問題即是一例。

哈佛之有威廉詹姆士和軸西耶羅哀思，即使曾經一度煽動青年羅斯福的哲學興趣，他們可不會完全把他拉攏過來。他們的講辭果然很動人，然而他們並不合他的天性，他們不是他正當的精神食糧。他們所立出的抽象玄虛之談，沒有足夠的東西能給他吃到。他對於同實際行動發生密切關係的，才有興趣，最後，他選了歷史與政府作爲他的專研之科。

富蘭克林羅斯福回顧他在哈佛讀書的時候，心中總起了真正的感激。我會聽見過他極起勁的談他在那邊的教育。「哈佛現在的教師還有沒有和那時可以匹敵的嗎？」他問我；他又加一句，「他們是使我們對於藝術，政治，和文學發生真興趣的。」洛惠兒教授的課尤能使他興奮。哈佛在他周圍有許多學術上的動心之物，可是把他的心完全吸引過去的，再也比不上那把世界大小各國的政府比較敘述的課程了。

雖然他三年讀畢全程，可是在學術上他並有什麼正式的卓異之處。這也容易明白，他不是天生做學者的。他的同學中較近乎學術研究的，把暇時利用來看課外讀物，研究自己的功課，可是他這個時候用在校務和談話上面。他成了一個雄辯家，他的言論常常激起大辯論。他發表意見時，他常常在少數人一方面，因爲他的意見總是出人意表的——它們至少是過激的，假如所討論的問題是社會政治方面，而富蘭克林羅斯福亦在場，那末這場討論決不會心平氣和的了。

他成了一個談話家，在談話之中，他表現出一個鬥士。他的鬥爭衝動是用在運動競技上的。他身長六呎另一吋模樣，然而他還要發展自己的肌肉和體重。他生得又健康，又勇壯，足球踢船是作爲他精力的出路和一種紀律訓練的。他這方面的活動並沒有什麼特殊成績，他只要體質健全，安分守己，心裏就滿足了。

但在羅斯福看來，運動和聽講並不足使一個大學生有完滿的生活。爲他自己，他該做些別的事，做些實用的事。新聞學吸引了他，正如吸引別的有餘力的大學生一樣。這又可給他的鬥爭本能一條出路，而且他直接從父親那裏傳來的正義感，也可以得着一條出路了。

他對於大學本科生自辦的報紙紅報（The Crimson）發生起興趣來了，他開始考慮他如何可以在上面發表他自己閉塞住的意見；從那一個念頭，他又來做該報編輯的野心。要想達到這目的，有一種方法，就是去發現一條大報所沒見到然而聳人聽聞的新聞，在校報上發表出來。一方面也是他的命運好，一方面也是他自己有創造力，他竟做成這件事了。他聽說他的親戚德奧多羅斯福到康橋（此乃美國康橋，即哈佛所在地）來拜訪洛惠兒教授。富蘭克林和他的一個在哈佛的堂兄打電話去問德奧多，問他要不要見他們。他告訴他們說，他將在桑德斯劇場（Sanders Theatre）替洛惠兒教授班上的學生演講，演講之後，他要來看他們的。他又說他的演講的題材將是他做紐約州長的經驗。富蘭克林得悉這個消息，就一逕去見紅報的編輯，此人很快活，預備在明

天早晨的封面上大事鋪張，却巧德奧多羅斯福新做副總統，這件事更應煊染了。結果便是在公佈演講時間中，桑德斯劇場擠滿了人，其中大部份是沒有受到邀請的。

我們說這件事，因為要表明富爾克林羅斯福如何漸漸從碰運氣這一羣穿出來，他在羣衆中露頭角並不是爲了顯著的理智方面的成就，也不是爲了他難忘的體育表現，而是爲了他的想替同胞們服務的念頭。同時也是爲了他的創造力，哈佛裏和他相處頂熟的人都注意到他如何常受本能的衝動，而去做人家意想不到的事。他有乘人不備而突襲的天才，所以別人被迫非全部同意他，就得全部反對他。

這裏有個典型的例子，在南非戰爭（Boer Wars）爆發時，他使他的友好大爲驚駭。哈佛裏比較隨便些的人表示是反對波亞的人，或者說得更確當些是親英的。他們自己並沒有什麼意見，不過把他們家庭裏和一階級裏的意見重述一遍，說得更精巧些而已。羅斯福形成他的意見時候，亦受了家庭的影響，可是其影響是更深了。雖然這次戰爭並不直接影響他的生活，這事實並不能改變另一件事實，那就是他自己原籍荷蘭。他更對於哈佛裏的勢利性忍不住了，所以他公開的表示同情於波亞人。他後來又贊助一種運動，要募集款項去援助波亞人，這事使得他的同學更吃驚了。

這一種姿態是那孩子個性的一種標記，可以表現出他父親的幾種性質也留在他的身上了。他

的母親有一次對我說，「富蘭克林很像他父親。他父親總是正直的。」在她對她丈夫的記憶中，他的正義感是他性格的主要點。富蘭克林敬重他的父親愛他的父親，就爲了這點性質。

他對於父親的愛情是根深蒂固的。他永不能忘記，他的受蔭庇的童年生活和他大部份的早年教育都是得之於他的父親。當他父親在七十二歲逝世的時候，富蘭克林覺得以今比昔，以前所發生的種種都不算什麼重要。他深深地覺得，他有了這樣一個良友般的父親，他是如何的受惠；要在他同年紀的一羣人中，找到這樣的朋友，又是何等的不容易。

他喪失父親時，他在哈佛還沒多久。自然而然，他要比以前更親近他母親，而她亦將更親近他了。薩拉羅斯福畢生的興趣現在都貫注在她的兒子富蘭克林身上了。次年夏天，母子二人漫遊歐洲，觀光法德瑞士並斯堪地那維亞半島諸國。

富蘭克林回到哈佛時，他並不在冥想反省上得到安慰，而是在增加活動上。他大部的精力都用在新聞方面，紅報編輯的位子仍舊是他的目標，他同同班同學競爭之下，他在三個助理編輯中得佔一席，那時他自己勉勵自己，相信他掌握全權的日子亦不遠了。

自從羅斯福參加報務後，紅報就大有進步，效率既見增加，而且改良很多。現在試舉那時報紙數節：哈佛同耶魯比球的時候，他們出了一張號外，比耶魯的新聞報(*News*)早出五分鐘；羅斯福寫了一篇社評，提倡改良看客們的啦啦，以求鼓勵球隊；有一又篇批評大學教育犧牲學問以

重體育辦法；又有一篇反對選舉日，特殊團體的活動；又有一篇指斥當局對防火梯的冷淡態度。

上面社論的最後兩篇，都是羅斯福所寫，裏面始終一致的表現出他要求改良的性情。他的機會愈多，這種性情也愈變強。從助理編輯的地位，他升到了事務編輯兼主席。這好像是他是特許來發表意見的，就在這兩篇文章中，他肆無忌憚的大胆發表。那篇關於選舉的文章，是預述未來的事情的。本來哈佛選舉已成了校中各黨派的工具，他們用來把他們的意志生生地套在比較獨立性份子的頭上。哈佛要選舉的幹事有演說家，詩人，頌人等幾種，這種職位一望而知是應該有才幹的人來担任的。羅斯福以爲若選舉一個人做演說家，單單爲了他在一小部人所組成的團體裏出風頭，這件事是不正常的。恐怕他以爲這也是荒謬的，但是在他社論裏面，他不大講到此事的荒謬性，只是說它的不公平而已。事實很明顯的擺在外面，這完全是錯的。一大部份學生還沒有投到票，因爲他們明知無力同團體的集團組織來抵抗，這種要算是選舉，可全錯了。羅斯福在社論中，提醒讀者們說選舉辦得正當，兩件事是必需的：第一，每個人都該自己明瞭責任所在，公正地投票；第二，投票一定要大規模，才能代表公意。全文中正義之氣溢於辭表，可以從開頭一句中看出來：「事有重於選舉私人朋友者焉，此即爲全被寬致克靈厥職之領袖是也。」

此地可以特別指出的是：寫這篇文章的人並不是「門外漢」，而也是這些團體裏的一份子。富蘭克林羅斯福是同自己一批人挑戰，事實上就可表示他在精神上並不和他們沆瀣一氣的。

另一篇關於「防火梯醜聞」的社論，也有同樣的正義感。初讀這篇文章的時候，我覺得並不怎樣直言不諱，反而看來像是小心翼翼的。可是我多知道了些那時哈佛的情形後，我方能欣賞在謹慎文筆裏面的過激精神了。紅報一向是保守的，大體上是讓當局去做事，他們不去干涉。所以羅斯福在報上要求「學校當局亟應為校舍安全作未雨綢繆之計」的時候，在他當時人看來，已是很大胆了。假如當局不值得尊敬，他就不去尊敬，他很明顯的是這種青年人。

哈佛的生活不單引起他對於新聞事業的興趣，而且也引起政治的興趣。他的一個親戚是美國頂常給人講起的人，這件事當然也是引起他對政治發生興趣的一種因素。那位要人親戚到哈佛來拜訪，也使他的注意力集中到當時的政治生活。可是假如他的心情並不傾向於政治，這些偶合的事件也沒什麼用。他在第四年以畢業生的資格繼續深造，他所選讀的課目是歷史，國際法，和政府，這上面便可看出他的偏向，他又熱心做一個「政治團」(Political Club)的團員。

政治團的一個宗旨就是去邀請名人來演講或指導討論，使得大學本科生可以接觸到公衆事務。但是羅斯福以為這些好處單單給會員享受，那是不夠的。他天生厭惡一切特殊階級，所以他主張團裏討論應該公諸全校。這是他在紅報上一篇文章的題材，他提議說政治團的事務就是要使得本科生們是有「關於政治體系之切實智識」——舉凡預選會、集會、選舉、立種種方式，均須明瞭。我校附近，即為波士頓大城，故遣參觀團視察，較為方便。若在專家指導之下，則一日之所得

，即勝過聽講多次矣。不論同學之是否已屆投票年齡，然能得一有關錯綜複雜之聯邦政治，州政，及市政之實際經驗，則彼等之歡樂，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也。

這一段文章可以告訴我們作者當時的心境。它表露出一種受到挫敗的感覺。凡是大學講義裏所能得到的東西，他都得到了。可是他並不對講義就感到十分滿足，這是他的天性如此。他一定要出去自己看看外面的東西，他必須要自己學習。政治理論都好，可是真有趣味的問題是：人家怎樣來實行這種理論的。假如他能在波士頓，在紐約，在倫敦，巴黎，柏林，隨便什麼地方去看一看，那末教授們的講學對他更是更有益了。

他有心要組織一個團體，研究時事。外面材料很多：有巴拿瑪運河問題，遠東戰爭，未來總統大選，勞工糾紛，這些都是時事，而且大可討論。羅斯福對於這個團體同以前一樣的熱心，他這個意思却受到了一個訪員的批評，好像認為這是過度起勁，可是此人反受了羅斯福一頓譏諷。

他在哈佛另一種起勁的事，就是藏書。他加入了兩個團體，他做了其中一個的圖書館員，他的興趣就是這樣來的。他沒有多少錢，可以用來替團體買書，可是從這個職位上，他對於書本身發生了興趣。他的熱心真是收藏家的熱心，他買書來並不為要看，而是要藏。他常到康橋與波士頓書店裏去淘書，他碰到一人，名叫吉士（Chase），此人使羅斯福的新興趣，永保弗失。羅斯福覺得吉士乃是『稀有妙人』，而吉士看見有個年青同志，心裏很高興，他願意供獻他意見，

指導他替團體圖書館選書。

羅斯福想到，既然手邊有了這樣一位熱心的專家，他該自己來藏書。這一種「好癖」當然很化錢，但是吉士永遠以為錢化在這方面是值得的，他所收藏的總有一天會認為是有價值的。吉士鼓勵他，勸他揀了一個題目，專門搜集這方面的書，羅斯福自信的決定了是「關於美國的任何事物」，可是他不久他就覺得自己野心太大了。這個範圍是多麼的廣，收集起來化錢很多，他自己的錢真是少得可笑。他再同吉士商量，他勸他把「關於美國的某些事物」要比「任何事物」來得聰明了。現在決定起來是省力了。本國史上沒有一樣比海軍更能引起他注意了。他如果選了這個題目，他非但可以藏書增加，而且智識也可添不少。他就開始覓書，結果就成立了關於美國海軍最精美的藏書（大家都以為如此）。在他的目錄裏，已經登記了約有七千本書，一萬本小冊子，七十幅繪畫，和四百五十幅石版畫及鐫刻版畫。有幾件他出了兩鎊模樣覓來的，現在價值已漲了廿倍了。

在吉士影響之下，羅斯福成了一個堅持不拔的藏書家。在歐洲度假日時，他繼續搜尋孤本異書。他在倫敦，總可以包得定不致白費精神，尤其在聖保羅教堂附近一帶舊書攤去逛逛，準能得些新報。他有一次告訴我，他找到了一本福克斯（John Foxe）的烈士記（Book of Martyrs）
他真是快活，後來發現這本書是不全的，心中又是懊喪得很了。但是這次失敗，只是使他立志

更加堅定，一定要覓到一部全本的；隔了幾年後，他果然找到了，他認為在他藏書過程中，這是一次大勝利。

在這些藏書和辦報等早年生活中，我們現在所知道是羅大總統的精神，那時已經明顯的表現出來了。傳記家按次尋求富蘭克森羅斯福的個性發展時，不大會碰到奇怪的地方。他的幸福的兒童生活，他在哈佛求學，他成了一個要人——在這些時期中他的所作所為，是始終一致的。他當年哈佛的同學還記得他實事求是的常識，他健全的觀點，他精神突突的態度，他無窮盡的談話資料，和最不能令人忘懷的熱忱——凡是甚麼人，只要意見觀點同他相近的，就可覺得他的熱心，像水一樣的湧湧而出，把他們都掩蓋了。也有幾個人還記得他態度上有一種善得人心的魔力。有幾個人以為他太浪費精力，有許多他所實行的改革，其實犯不着這樣大化氣力。但是即使這些人也不得不承認：羅斯福確有辦事能力。他天生有改革家的性質，這些性質吸引了一部份人，也排斥了另一部份。

他在哈佛開始覺到，人生有許多不公平的和害，社會習俗使他附屬於某一羣人中，可是他自以為他是不屬於這一羣的。我們可以把他早年的一切活動，都認為是他要擺脫這些羈絆的企圖，他要重新發現自己。只要從這方面看來，那末他在大學校中所以一方面受人歡迎，一方面受人反對的理由，就不難解釋了。

第三章 羅斯福夫人

羅斯福族中，每逢聖誕節，必舉行家族集會一次，藉以聯絡感情，增加族人的團結力，並慶祝聖誕，互為歡樂。此項集會，對於年輕的羅斯福，頗有影響。每逢集會舉行之時，族人都歡欣異常，但其中有一位十多歲的女郎，對於此項集會，不但不覺歡樂，而且深感痛苦。這位女郎，一向受家庭嚴厲管束，從不和男人接談，而於種種遊戲玩耍，亦從未問津。她的服裝，不合時髦，她不善談話，怕羞縮臉，她又不曾溜冰，而於跳舞一道，更不擅長，所以她在集會之中，落落寡歡，心頭煩悶異常。她覺得自己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

這位女郎，名叫愛玲娜·羅斯福 (Eleanoy Roosevelt)。她是德奧德·羅斯福的姪女。她在幼年之時，父母就雙雙過世。她由外祖母郝爾夫人扶養長大，這位外祖母是一個極端守舊的人，把她管束得極為嚴格。舉個例來說罷，愛玲娜終年到頭，必須穿着長統襪子，有時她把襪子捲到踝骨上，要想略略舒服一下，但那爾夫人立刻就加以禁止，叫她重行穿好，郝爾夫人嚴厲地對她說，貴重的女子，從來不把腿部露出來的。

愛玲娜一向受着此種嚴格管束，無怪她每逢參加家族集會之時，覺得自己和別人格格不入。

再者，自她的父親過世之後，她的外祖母不大放她和族人接觸，生怕她會沾上了時髦習慣。因此之故，她在家族集會中，格外覺得落寞了。有一次家族聚會之時，富蘭克林·羅斯福請她跳舞，她不禁駭懼莫名。但她和羅斯福跳舞之時，覺得此人雖是遠支族人，倒很富於熱情。

此次跳舞之後，兩人間的情感，日益濃厚。但羅斯福的母親，對於他們兩人的親熱，覺得憂慮。這倒並非因為她對於愛玲娜沒有好感，她以為兩人年齡太小，談不到婚姻之事。她勸告自己的兒子，叫他熟為考慮，但在無意之間，却得罪了愛玲娜。但羅斯福的母親，不顧一切，始終為自己兒子的幸福着想，她要羅斯福在冬季之中，旅行西印度羣島。她要藉此使羅斯福忘情於愛玲娜。但這着棋子，完全失敗，羅斯福在西印度羣島時，笑樂為歡，而同時却仍不忘情於愛玲娜。

羅斯福堅持要和愛玲娜結婚，一九〇四年之秋，兩人終於宣告訂婚。結婚典禮，預定於一九〇五年聖巴特里克節日 (St. Patrick's Day) 舉行，並由大總統德奧德·羅斯福主婚，結婚地點，則在紐約，德奧德·羅斯福順便要在此時，在紐約巡行一次。因此，此次結婚儀式，將為紐約一次極大盛典。

約在結婚典禮半月之前，德奧德·羅斯福舉行大總統就職典禮。愛玲娜與羅斯福，同往參觀此項典禮。愛玲娜對於此次典禮，記得極為清楚。她記得自己和羅斯福兩人，走進政府議事廳，坐在大總統的後面，此次典禮，在她的心中，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但她對於叔父的就職宣言

，印像倒很淡薄。她只記得叔父的演說，極爲有勁。她不明白他的叔父，爲什麼要說得如此起勁。她記得自己站在白宮中間，看到民衆的歡呼遊行，她認爲是一件歷史性的大事。她把這些事情，一一記錄下來。但她却並未提及羅斯福當時的印象。可見她當時的心境，混亂異常。

結婚典禮舉行之時，情況熱烈異常。大部份的賓客，對於結婚儀式，倒並不注意，他們都要看看新總統德奧德·羅斯福。這位主婚人，忙得應接不暇。德奧德·羅斯福特地選了一個私人住宅，作爲羅斯福與愛玲娜的結婚地點，結婚典禮之所以不在教堂中舉行，完全因爲德奧德·羅斯福要避免紛擾。但即使如此，還是人頭濟濟，萬人空巷，事前在住宅門口，安置了七十多個警察，藉以維持秩序。但住宅之內，賓客還是擁擠不堪，他們爭先恐後，急欲瞻仰新總統德奧德·羅斯福。據說德奧德·羅斯福會向新郎新娘說道：「我非常欣喜，你們保持了羅斯福族的姓氏。」

我們講過了結婚典禮之後，讓我們再來分析這個結合的性質。現在，羅斯福和愛玲娜的婚後歷史，已有三四十年之久，我們看到他們的愛情異常濃厚，他們相親相愛，互相同情，他們覺得自己的姓氏，值得驕傲，而在性格和脾氣方面，兩人也極相協調。但當他們在結婚之時，兩人年紀正輕，他們對於互相結合的性質，並不十分瞭解，他們僅是下意識地互相戀愛而已。

羅斯福對於自己的理想，抱有誠摯的態度，而愛玲娜對於自己的理想，抱有嚴重的態度。愛玲娜所受的教育，使她變爲一個常常自省的人。她從未有過輕鬆的生活。她在童年之時，一人獨

處，寂寞異常，並受有嚴格的管束。她在十歲至十五歲一個時期中，毫無友人，因此她只有讀書一法，以爲消遣，她讀了許許多多的書，但她並不能完全懂得這些書籍。她變成一位莊嚴的女郎，而在內心中間，時常懷疑社會上種種習俗。

她在十五歲時，到英國去讀書。她在南斐爾特一只學校中肄業，該校校長是蘇維狄爾小姐，這位女校長，對於愛玲娜的發展，有極大的影響。蘇維狄爾小姐，身材短小，體格強健，頭髮蒼白，在見解和思想方面，獨立特行，高人一等。此種性格，影響於愛利諾者殊大。舉例來說罷，英國在南非戰爭之時，蘇維狄爾小姐，獨敢反對英國，表示自己獨特的見解。當英國的女孩子們熱烈慶祝英國勝利之時，蘇維狄爾小姐，告訴愛玲娜說，弱小民族應有獨立自主之權。此種思想，適與愛利諾的心情投契，自此以後，她心中一直存有此種思想。

蘇維狄爾小姐，施於她的影響，還不止此。她帶了愛玲娜，游歷歐洲。此種游歷，使愛玲娜對於種種習俗，益加懷疑，自此以後，她具有勇氣和決心，欲與習俗奮鬥抗爭。蘇維狄爾小姐的校中，有一個英國女子，性情暴烈異常，蘇維狄爾深知愛玲娜的溫文爾雅，特地使她們常在一起，要想藉此使這個英國女子，變得溫文一些。這個英國女子，頑強固執，不怕一切，胆氣極大，她和先生一語不合，就要提起墨水瓶來，對準先生擲去。愛玲娜看了這個英國女子的大胆妄爲，不顧規則，倒反覺得同情。而蘇維狄爾小姐，也時常對愛玲娜說，生活不可太死板，一如習俗所

爲。自此以後，她對於世間習俗，抱有不妥協的精神。

在這段教育過程中間，愛玲娜的個性，逐漸表現出來了，她發覺自己幼年所受的教育，與個性不合。此時的愛玲娜，自省自覺的力量，日益加強，同時對於外界事物，留心觀察。她的種種見解和觀念，即在此時期中養成的。

她回到美國之後，性格方面已經大部份鑄定了。她的義務觀念，極爲堅強。她又極富同情之心。她在結婚之前，對於種種社會活動，已有極大興趣。她會參加南賽夫人的消費合作社。她會記述這一段經驗，她說：「饒倖得很，我能够和一位經驗豐富的人，一同調查種種店鋪工廠。我得到了種種新鮮的經驗。以前我看到女店員們，終日站在櫃台邊，以爲並不吃力。事實却大不相同，她們亟需要略坐片刻的休息。而成衣鋪中的種種衛生設備，如通風和廁所等設備，真太令人不滿意了，但我以前也不知道這些。」

她的經驗逐日豐富起來，同情心也隨之擴張。她變成一個良好的社會工作者。在這些方面，她和羅斯福非常投契。羅斯福本人，對於種種社會問題，也極感興趣。他們兩人的結合，非常適宜。羅斯福要和愛玲娜結婚，完全由於兩人志趣相合，若有人說他要藉此得德奧德·羅斯福之汲引，那是完全錯誤的。

至於愛玲娜呢，她自己曾說：「我對於生活，抱有極大的好奇心。我要參與女人一切的活動

。我似乎必需急急從事，所以……」

所以，她和羅斯福結婚了。這是非常自然的事。她的好奇心，她的匆忙，都使她無需多加考慮，立即允許羅斯福的要求，和他結婚。

第四章 亞爾巴尼的格鬥場

富蘭克林與愛玲娜羅斯福的第一個家庭是在紐約市一間旅館房間內。他們住完了那個春天，其時他繼續攻讀法律。她自己心裏想想，住在旅館裏很是僥倖，因為他可以不必覺察到她的不善治家，那年夏天，他們到海德國去，同她的婆婆住在一起，在她這也是幸運的。

羅斯福的母親因此也有機會可以知道，她兒子的新生活開頭得很好。她絕不想去從中干涉，但是她是母親，很明顯的她有指導勸告的義務，而這對新人也天天表現出來，他們有許多東西還得要學習。

婆婆雖然時有忠告，但是婆媳之間絕無不和之事，這得要歸功於新婦之力。她明知道，婆婆全是一片好心，而且她自己也有缺點。她本來天性賢孝，在這幾年學習期間，她又學到了一種新的智識，就是『事夫宜賢，事姑宜孝』固是美德，但是如果不濟之以權變，那末反而成了麻煩了。

富蘭克林永遠是快樂自信，只有一件事有些討厭——就是他必需讀完他的法科。那年夏天學年結束時，夫婦倆到歐洲去作二度蜜月之舉。此後，富蘭克林回到哥倫比亞，讀完後，他加入了

有名的卡勒密 (Carter, Ledyard & Milburn) 法律事務所。他又在地方法院中做管事書記，有幾件案子要他辯護。他並不相信這種工作是他熱忱的正當正路，他開始考慮，他是否應該專攻法科中的某一部門。他一向對於海上法很有興趣，他所以決定專攻此門，成了事務所中關於這方面的代表。

此期的幾張照片表示出來，這位青年律師的眉宇之間，在在露出了責任心。他本來生得俊秀，現在又添了一種堅決威權的氣概。有一張是他同太太合攝的，他和她站得遠遠的，似乎要表示他的獨立精神，而且表示他不喜故作多情；而她穿了寬衣，帶了大帽，稍有些自覺的露出了結婚戒指，看上去很難為情的樣子。

她天天觀察她的丈夫，從他那裏她學到些男人的性情。她本來以前只知道有父親，所以現在所學到的都是新的東西。她起初認為他是自誇他的打牌本領的，她以為他打牌所以常常勝利，那是因為他運氣好，而他則以為是他本領高強所致。他們第二度蜜月時，她發現他很愛倫敦，他在探訪冷僻地方和淘尋舊書舊畫時，很是喜悅。到了巴黎，他的買書熱心，更形增加了。他在沿塞納河的舊書攤搜尋時，她都伴著。她羨慕他的法文，但是他們到了意大利，她意文較好，暫時比他佔優勝了。她在意大利時，她開始覺得，有時讓他丈夫一人去淘舊書，不失為得計。她對於舊書店老板的話，很容易接受，而他則微有不滿，他告訴她說，雖然他意文不大行，可是讓他一人

去買，價錢可以還得更爲便宜。她並沒有反抗，她想在那種地方只好屈服。他們在威尼斯時，船夫用很快的意語同她講話，她能懂得幾句，並且翻譯給丈夫聽，這就是她的補償了。

兩個青年人，一同出去觀光，自然彼此會增加認識，對於彼此性格，可以學得新的東西。羅氏夫婦旅行歐洲時，就是這樣。她注意到他對於地方的記憶，很是清晰，因爲他們親覽所拍的照片時，他總能指出何照在何地所拍，毫厘不爽。她又注意到他偶有夢魘，而且有時要在夢中走路，於是她不免有些驚惶了。

但是這些都是枝節。當他們繼續旅行時，離開威尼斯，經陶洛米提斯（Dolomites）而至各底那（Cortina），她發現些更根本的事物，那就是她能吃醋。她丈夫很想爬山，而她自己不能爬，但是似乎他沒有理由不同別人一塊去爬。有一次，他們在那裏碰到一個可愛的人，名叫凱蒂葛蘭弟（Kitty Grandy）。羅斯福夫人記憶此事云：『她的年紀比他略大幾年，那時他還同她不甚熟悉，但是她能爬山，我不能。雖然我沒有說過一句話，但是心中真是妒忌得不能形容。當我們重新出發，離開這山區時，我真是快活極了。』

起初這幾個星期，似乎像是訂婚時期，而不像是蜜月時期。他們到了紐約，他們方才互相瞭解得更爲真切，但是即使在那時，有許多關於羅斯福的東西，羅夫人還得慢慢的得知。譬如她隔了很長的時間，才得正式的同他討論一次宗教。真的，他們已經有了兩個孩子之後——安娜（An

na) 生於一九〇六年，詹姆士 (James) 生於一九〇七年，她才鼓起勇氣，問她丈夫究竟他宗教信仰如何。她是一本正經的，而他則——在她看來——有些隨便。她問他，他認為他們應該教他們的孩子多少宗教？或者他以爲，（問到這裏，她面孔筆板），他們應該讓孩子有自由思想，讓他們日後由自己選擇？他似乎給問得很有趣的樣子，（她有些覺得可恨），然後他說道，他以爲頂好讓孩子到禮拜堂去，學他所已經學到的東西；假如這樣不使他們得益，至少不會對他們有害。這樣一件嚴重的問題，而他竟會採取放任態度，她覺得不大快活，所以她又問道：『你所學到的東西，你能一定你都相信嗎？』這裏，他老實承認他從未想過這些事，頂好以後大家少拿這些事來麻煩自己。他拒絕討論，使她很愠怒，她長久沒提起此事；但是心中總藏有一種隱愛，每逢星期日她帶了孩子上禮拜堂，想起他是在打高爾夫球時，她的憂患便加深一層。後來，一種幽默感才把她從這不快樂的情境中搭救出來，這種幽默感雖然出來得很晚，實在也是她宗教修養的結果。

羅夫人自述在那時很是方正謹嚴：『我的理想和我的野心，乃是一種正統的善，我十分希望我的年青夫君，也有這種同樣的思想，同樣的理想和野心。假如我的丈夫忤逆了我的理想，那是甚麼樣的悲劇呀！』於是她又加一句：『真奇怪，我從沒告訴過他我期望些什麼！』

告訴了便如何呢？難道我們還不能從他侮慢的答復中，得到一個結論嗎？假如她把她的理想

野心告訴給他聽，他不會再微微一笑，說道「我想頂好少談這些事」嗎？

這並不是說，他對於較為微妙的感情，不加置理，而是說他對於他太太紊亂的情感，不願太正經罷了。他以為她的問題日後自會解決。所以當他出外打獵消磨假期，或是考查地產之時，來信中從未表示過內省思想。下面一段，摘自一九〇八年六月十五日之信，充份的表示他的心神全為外物所攝：

「山嶺綿延，各高五百呎有奇，山勢陡峭，滿山皆怪樹，及石南冬青之叢，山徑險峻，策馬上前，最是困難。一行五人，為懷德萊君，波恩鉄廠監督胡爾夫君，華倫叔叔，首都辯護士劉惠爾君及余。余馬雖小，然而脚步穩健，頗能耐勞。華倫叔叔騎一騾，初有一馬，供彼乘用，惟馬背忽病，以致不克成行也。

「約十時，余等抵墜白蘭山，其地風景絕美，為余生平所僅見。沿山嶺行之復約一哩許，忽而迷途，來至山嶺，復下坡而行，半小時中，我等步履維艱，屢遭滑跌失足，華倫叔叔回慣在此地騎行，亦謂要以此次路途最困難云。」

在這一段裏，字裏行間都可表示富蘭克林羅斯福的高尙的獨立精神。他認為他的妻子，一定對於他每半小時的路程，都會發生興趣；而真是巧得很，她以為做妻子的是應該發生興趣的。他們的婚姻，足為他們的一時代，也是他們前一時代的婚媾的代表；男的總是統制一切，不露出過

多的同情心，女的只是溫順的替男人生孩子而已。但是愛玲娜羅斯福天性並溫順，只現在她還沒鼓起勇氣，使大眾知道罷了。他們結婚後也初幾年中，她循規蹈矩，克盡婦道，從來不聞一聲，她的日常工作是否是她自己所想做的。

後來便有了變化。她丈夫對於每事求合理的態度，使她覺得討厭。以前已經有過一次關於他們孩子宗教訓練的問題。現在，又時時發生了居住問題。他們曾在旅館中住過；他們又到東卅六號街一家屋子中住過，這是他的母親替他們預備好的；後來，他母親又看中一座屋子，在東六十五號街，就在她自己屋子的隔壁，他們又去住了。他們又為孩子的健康起見，暫時搬到紐傑賽州的西白蘭脫（Seabright）去住，那邊他們和左右鄰居隔得很近，早晨他們吩咐食物時，鄰居都可以聽得見他們的聲音。回到紐約時，他才發覺，這種漂蕩而倚賴的生活，已經使他妻子大不高興。他不能懂得女子特有的困難，一天他跑進屋子，看見她在哭，他完全沒有料到，只能憤憤的問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她的答覆只是增添了她的困惑。她告訴他說，她不喜歡住在不是她自己的屋子中，現在這種房子她自己不能佈置，所以不能代表她的理想生活方式。這情形很明顯的，同他們討論過宗教之後的情形很相像，而對他的反應也正是一樣。他弄不大明白，也略有些煩擾。他溫和的告訴她，說她是瘋了，他走出房間時，又安慰她，說她隔了一會，可以覺得兩樣些的。

這些不過是小事的誤會而已，每對夫妻在結婚初年，總不免要碰到的。我把這些事記下來，是要表示富爾克林羅斯福對於女人脾氣，是不大懂得的。他雖善讀地圖，然而對於另一張攤在他面前的地圖——就是他妻子的性格，却是沒有研究。或者根本他沒有看見這張地圖，女子的性情對於他猶如一個沒有入圖的國家，沒有邊界，也沒有正當的道路。後來他們第三個孩子，在七個月上死掉，羅夫人自怨自艾，怪自己看護得不好，羅斯福仍舊不能瞭解，反而說她太傻。

實在羅斯福不像他的妻子，他的分心事情多，沒有功夫再去管這種事情了。他已處在事業的開端，雖然他還沒決定到底走哪條路，但是他的野心已是躍躍欲試了。

他在法科畢業後，入卡勒密法律事務所工作，工作成績不差，而勒台雅本人也很歡喜他。但是這方面的工作並不吸收他全部的精神，他很想到政治方面去活動活動。機會來了，有人問他肯不肯接受作為本區的參議員候選人，在這一區中，已經有卅二年沒有選出一個民主黨員了。這件事倒很難決定，他家族中有些人叫他不要去，而他自己也不願拋却法律工作，尤其是勒台雅見他要離開了，心中很不安，他也覺得對不起他。在另一方面說來，假如選舉成功，很明顯的他就可以進入政界，對於人和事各方面的智識都可以加深了。

羅斯福家鄉海德園附近有一小城，名叫博開西，該城市長及其他民主黨員都主張舉富爾克林羅斯福為候選人。但是羅斯福自己倒不大能決定，因為一旦接受下來，勢非化一月功夫，大事競

選不可，而且當選希望還很少。羅斯福畢竟具有戰士氣質，他最後決定接受了，他在演辭中云：「你們都知道，我接受這次候選是絕對獨立的。我不受任何人的約束，我不爲任何方面所左右，現在是這樣，以後永遠也是這樣。我假如當選了，我願把我全部的光陰，來給桑梓造。我在福米來的競選運動中，是不會靜坐不動的——，未來的一月，正是苦幹的一月！」

當地民主黨報紙很歡迎這個新來人，說他是「有高尙理想的青年」，他的品性才幹，都可使他「在本州立法機關中佔一席之地」。有一家報紙對於這個差不多沒沒無聞的候選人，大加讚揚，說他是一個「非常了不得的青年」，另外一家屬於對方的報紙，猜測說這位新候選人貢獻給競選款項的數目，很可能超出四位數字。這些都是富蘭克林羅斯福進入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號角聲。

他告訴黨中領袖，說他不想靜坐不動，但他沒有說過，他想坐在汽車中，周游選舉區。他這種念頭，太是大胆，使他們驚訝不置。但羅斯福自己沒有車，就問一個叫做哈開（Hairy）的人租來一輛，此人把他同其他候選人，帶到選舉區的每一處所。雖然車子沒有車頂，但是他們總是風雨無阻，出外游說。他們甚至歡迎下雨，因爲這樣可以表示他們的熱心。每一村，每一個偏僻區域他們都到過，——這種樣子的競選法，還是新鮮事體，有些人已經聽見迥德奧多羅斯福在馬背上演說的，當然是例外。富蘭克林羅斯福有幾個朋友，勸他不要坐了汽車去見農夫，因爲一

九一〇年的農夫，不歡喜新發明的汽車，連帶的把汽車所代表的一切，也都厭惡起來了。哈開的汽車要是部好車，這輩朋友的話也許已經應驗了。但是幸運得很，這部汽車誠惡異常，老是拋錨。一拋錨，總有些鄉下人圍聚來看，羅斯福便趁修理的時候，向大家發表演說。即使是加油的時候，羅斯福也不讓它浪費掉的。有時他一天演說廿次，每次演說說完，他就同個個聽客都握手，同時他的一個同伴，以變戲法的態度，從車廂深處拖出一面美國國旗來。

在這些匆忙之中，愛玲娜羅斯福却靜靜的坐候分娩。雖然她對她丈夫的活動，甚有興趣，然而她沒有什麼事好做。她是溫順的，假如她丈夫當選了，她願意同他一齊到紐約州的省城亞爾巴尼 (Albany) 去居住。除此以外，她只能旁觀，沒有什麼別的事好做。這種情形，使她覺得她自己是一個受忽略的人，大凡丈夫是年青而有野心的，妻子總不免有這種心思吧。

在競選結束之前，她也參加過一次她丈夫的會，當他演說時，她的神經很緊張，怕他沒有話講。這是第一次她所聽見的他的政治演說，他說話時的慢吞吞態度和長長的停頓，給她的印象頗深。她現在還記得：他的模樣瘦瘦的，精神很興奮，面上雖然還沒皺紋，但是他的牙床骨，已可表示這個貌似柔順的青年人，實在是有着堅毅固執的性格的。

選舉結果，這個興奮而看上去固執的青年當選了，選入紐約州的參議會。

這次競選給與富蘭克林羅斯福以很豐富的經驗，尤其是使他同各階級的人，都發生了直接接

觸。他開始覺得，這是他的第一需要——常常去遇見人，而且知道他們的心思。他在競選活動中，交到幾個新朋友。有一位叫林區（Thomas Lynch）的便深深的相信，日後必有富蘭克林羅斯福這樣一個大總統。還有一位深知當地政治的紐勃特（Thomas Jefferson Newbold），有一位麥克（John Mark），是老式的政客兼慈善家，他常常勸告羅斯福，而他本身也是羅氏早年生涯的模範人物，影響很大；還有一位康奈爾（Dick Connell），他使羅氏知道演說的重要。有人說康奈爾可以把同一篇演說說來說去，總說得很動人。羅斯福從他那裏學到，演說如果帶些做戲樣子，並沒有甚麼妨害；但是當他想去學德奧多羅斯福的姿勢噱頭時，康奈爾又勸他自己說自己了。從此以後，他立志要養成一種更自然的演說態度，而且要善自利用自己的聲音。

至於說到德奧多羅斯福這時對他在別方面的影響，這點很容易言過其實。許多評論家常常歡喜把當時身為大總統的羅斯福同日將要成為大總統的羅斯福對比起來。有一位便說過，富蘭克林羅斯福已開始模仿老羅斯福，他還舉一個例，說是羅斯福有一次穿了皮靴和黨中領袖議事。但是富蘭克林羅斯福本來不為習俗所困，即使沒有那位高親，他也會做出這種事來的。就是這位先生還說，小羅的汽車競選是模仿老羅的馬背競選，但是我們難道還需要說明，這種事不過是代表小羅已經約略得知些「人類政治天性」了嗎？

當一個青年投身政界時，他當然會研究研究他有名親屬的生活，小羅既有這樣一個出名而且

事事別出心裁的高親如羅大總統者，他當然要去研究，而且不乏崇拜之心，可是研究是一回事，模仿是另一回事。至於說小羅妒忌老羅，那是根本不知從那裏說起了。

富蘭克林羅斯福初次出馬，便告獲選，這是他給他黨魁幾次驚異中的第一件。他們本來只當他是富家公子，政治不過是好玩的，他願意出些錢，把他的名字借給黨裏去用而已，可是很快的他們就知道他們料錯了。他當選之後，他就使他們知道，他要做成功一個十足的政客。他在省會亞爾巴尼城中，購備一屋，以作久居，然而大部份的議員只是在星期一夜裏進省，在旅館裏住幾天就走了。

不止如此，他們在新屋住定之前，先行招待接見他的選民。那天是一九一一年元旦，房屋大門敞開了三小時，歡迎德吉司郡 (Duchess County) 的各處人民前來問候。招待完畢後，房屋重加掃除，然後才成爲羅斯福的家。

羅斯福決定在州議會中發起一次鬥爭，這是他給民主黨的第二次驚異。照他的訓練和性情，這個鬥爭本是很容易發生的，但是他的同時人，却因此大受震驚。有幾個人譏笑他「乳臭未乾」，有人說這孩子想出風頭；但是羅斯福立志改革，義無反顧。

這次鬥爭是關於一人名叫希恩 (William F. Sheehan) 的，此公早年爲勃發羅 (Buffalo) 地方的民主黨黨魁，現在成了一個富律師，是幾家公用事業及鐵路公司的法律顧問兼董事。換言

之，他的地位是發財和政治兼而有之。一九一一年，各州議會選舉全國參議員。（並非由民衆直接選舉），民主黨選希恩爲一個候選人。但他如要當選，非得要有一〇一票不可。一天夜間，議事堂中開預選會，可是羅斯福及十八位民主黨州衆議員拒不出席，發表宣言聲明理由，說是人民代表如何當選，應當使人民自己知曉，豫選會不可一手掩盡天下耳目。

宣言中有一點沒有說明，就是這一羣人（其中以羅斯福年最幼）立誓團結，非把希恩除名不可。他們阻礙選舉進行達十星期之久，黨部方面用盡各種手段，想使他們同黨中其餘人士一致行動。可是領導反叛的羅斯福愈來愈固執，態度愈來愈傲慢。而且他是以戰鬥爲樂趣的。

愛玲娜羅斯福對於事情進行情形，不大明白。但是有一天，戰鬥就在她面前表現出來，使她大爲惶亂。她丈夫告訴她說，希恩夫婦要到他們家裏用午膳，餐後她得要款待希恩太太，而他則在另室同希恩談判。兩位太太屆時果然談起來了，可是大家都明白，對方都是心不在焉，心都在羅斯福書房裏的談判上。最後，兩個男人從書房裏出來了，她還記得她那時覺得很大的安慰。客人離室後，她問她丈夫談妥了什麼沒有。

「當然沒有」，他答復道。

戰鬥繼續進行。他同希恩私人間沒有什麼惡感，他也並不想直接得到什麼酬報，只是他的數養，使得他痛恨一切不公不平不清不白的的事情。他的可愛的性格正如朝陽中鮮花一般的開展了。

他同希恩的長期作戰，證明他是一個天生的戰士。要不是有一天夜裏議事堂失火，戰鬥或許還要延續下去。參衆二院的議員早爲好幾星期的無謂辨論，弄得筋疲力盡，現在在臨時房間中集合，心中更爲發火，有許多只求能離開亞爾巴尼，什麼事都肯答應。黨魁們無法可施，只好屈服，放棄希恩，任命別人爲候選人了。

羅斯福就此成爲紐約州的當令紅人。他的勝利，使他對聯邦憲法提出修正案，規定國家參議員的選舉，應由民衆直接投票決定之。羅斯福的成功又同另一位一件大事發生關係——那就是民主黨中的前進運動，因此促成威爾遜的成爲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

第五章 公務與冒險

「天氣酷熱。我對於威爾遜競選做總統候選人的事，簡直不大曉得，可是我知道我丈夫對於此事却非常關心。他費了許多功夫，去運動，要使威爾遜被舉作總統候選人。後來我見我丈夫總不大和我在一齊，我也難得見到他，並且孩子們此時也需要往激博斐羅 (Campobello) 去，於是遂決定先回家去，再帶孩子們轉往康坡貝羅，在那兒靜候他的消息。結果，威爾遜被舉做候選人了，我立刻接到我丈夫一個電報，他報告勝利，他喜得發狂，看他的電報怎樣說：「威爾遜今日午後已被舉為候選人，我一切計劃俱實現，光輝燦爛的勝利——福。」——鮑布 (Bob) 和伊莎白娜都在替德叔 (Uncle Ted) 即德奧多羅斯福出力，想使這位進步黨人 (Progressive) 做總統，而佛蘭克林則在替威爾遜運動，不過我和伊莎白娜對此事倒都不大在意」。

由愛玲娜這段坦白的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她當時對於政治問題，態度是多麼的冷漠。並且在這短短的數語中，我們更可以體味出一個寂寞的妻子的怨語。至若由字裏行間，去揣測她是否恨她丈夫不該幫助威爾遜，和她的叔叔對抗，我想此事大可不必，因為她寫得很清楚，隱隱含蓄的地方是沒有的。我們祇有兩點須注意。第一，她記佛蘭克林拍電報事，會用一「狂」字去

形容他。就算這記述是後來補寫的話，我們也可以看出她當時的那種態度，她對於她丈夫的政黨運動，態度非常冷淡，她對於她丈夫的政治活動，暗地裏祇覺得好笑，第二，由這電報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羅斯福此時已和政治結不解緣，再不能脫手了。

威爾遜當時照羅斯福看來，實在是一種進步的民主黨派，並且照羅斯福的意思，整個民主黨都應當逐漸採取這種進步派的精神主張，以期發展成一強有力的政黨。羅斯福以為，假使威爾遜這人得勢時，當可改良政治上的一切習慣，使政客們都放棄鑽營離間的勾當，都一齊去為大眾謀福利。羅斯福見威爾遜做紐吉賽 (New Jersey) 州長時，政教循良，於是深信這種人最合美國政治上的需要。

可是我們都知道，威爾遜在政治上之所以不能成功，也就是因為他為人太正直，理想太高遠，他若要成功一偉大人物時，必須更努力去實行他的計劃，或者另外有個人出來，將他那些理想略微抑低些，以期其不成為空的理想，以期其實際上可以做到。一九一一年秋天，羅斯福有一天去拜訪威爾遜，威爾遜當時深為羅斯福那種熱忱所感動。這麼一個青年，年紀比他小二十五歲，但二人晤談時，他覺得自己有一種莫名的情緒，與這青年隱隱互相感應，他覺得藉這青年這種活躍奔放的熱忱，他的理想一定可以實現。而羅斯福哩，此時也覺得很得意，心想我的理想居然會與這麼崇高的一位思想家威爾遜相吻合。所以，這老人好似不期而然的得到一具新的武器；這年

齊人好似在戰爭中忽然得到了一個堅固的壁壘。

美國此時政治程度真低得可憐，像羅斯福這種人，在政界中，差不多遭到人人的忌恨，這班人都慣用卑鄙醜態的手段，而羅斯福却獨要特立獨行，明明顯出和他們不同，這自難怪他們要厭惡他，要揶揄他了。

不過羅斯福雖知道自己比這班人高一等，但他並不因此就故作清高，與政治舞台失却聯絡，有時他也不惜襲用他們的慣技，在政治上競爭。正是，「參加競技的人固然要緊，競技的本身更為重要。」這兩句政治的格言，的確是很對的。當克拉克(Champ Clark)被推舉作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時，美國政治上立刻發了一個很大的騷擾。而羅斯福呢，自從那年秋天去訪過威爾遜後，就極力的去替他運動，此時也組織成一個宣傳的團體，就叫做紐約州威爾遜會議(New York State Wilson Conference)。

選舉總統候選人的大會，在巴特摩爾(Baltimore)召集，於是羅斯福也趕往該地，指揮一班人怎樣去活動，怎樣和敵黨競爭。他打聽到：擁護克拉克的幾位政治領袖預備當選會正進行時，大鬧議廳，打倒敵黨。他們事先已預囑守門的人，必須看到衣服上佩了一顆紐子，暗示是他們一黨的，才許放進去。羅斯福知道後，連忙將這消息告訴他一個朋友，這個朋友在巴特摩爾政界中有相當的地位，他與羅斯福商量後，答應去召集一百個人，助羅斯福去實現他的計劃。羅斯福同

時又在紐約召集了一百個人，每人分授他們一顆紐子，和克拉克黨人戴的那種一模一樣，叫他們都戴起來。令他們到了開會那天，各自緊跟着克拉克黨人的後面，進入會場，坐在他們一齊，果然，那天克拉克的黨人聽見一聲令下，大肆混擾，好像一夥勝利的軍隊，佔據了整個會場，搖旗吶喊，大叫『我們要克拉克！』此時好像勝利已屬克拉克，好似大家已失去一切反抗的力量似的，但是，就在這一霎時間，羅斯福手下的人走進了會場，大叫道，『我們要威爾遜！』克拉克的黨人登時氣沮，但是稍停因為惱羞成怒，禁不住反過來要攻擊這班壞蛋，而這班人又那裏是好惹的，他們也惡言相譏，準備反抗，那時要不是虧得有一第三派出來維持秩序，將他們一齊驅逐出去的話，那天一定要鬧出極野蠻的毆鬥的。

所以這樣看來，像政治中常用的一般狡獪的手段，有時羅斯福也不免要去用的。他自己也承認，他說若要提高政治道德的水準，有時仍須用政客們一直用的那種野蠻手段。譬如對克拉克手下那班人玩的那套把戲，看來當然覺得很野蠻，但是，威爾遜之被舉為總統候選人，一半也還虧得有這麼一着。

所以就這點看，我們也得原諒羅斯福，並且我們也不必怪他那電報中的口氣那麼『狂』。因為這人整個一生的事業都是政治，他這人並不一定需要一個妻子的了解，來鼓勵他工作，他對政治的雄心，他維持正義的熱情，已足夠促進他向前奮鬥不輟了，無論如何，在那幾年中，他在政

治上活動時，是全沒有妻子的力量策勵的。這一半雖然是因為他妻子管理家務事忙，照料孩子沒有閒暇，一半也是由於他自己有一種成見，他以為與婦女談論政治是沒有多大用處的。因此愛玲娜當時，雖經過很久的時間，還是不大明白，她丈夫忙得那麼起勁，究竟是爲的甚麼。

愛玲娜對於她丈夫工作的意義雖然不能完全明瞭，但是凡是在可以裨助她丈夫的地方，她總努力的去盡她的責任。後來當羅斯福正忙着運動複選，忽然患了傷寒症時，她和他朝夕接近，才漸漸明白他從事政治活動的動機，才漸漸了解促進他工作的那種力量。並且羅斯福這場病後，本書中又添了一個新的角色。這人就是何路易(Louis Mc Henry Howe)，是一位新聞記者。他和他妻女住在亞爾巴尼(Albany)，羅斯福夫婦搬到亞爾巴尼後，不久就認識了他們。

在選舉運動正到的時候，羅斯福忽然患了傷寒症，這一來，他重任州政府參議員(State Senator)的希望，當然黯淡了。對於一班連絡好了的民主黨人，他固然很有把握，知道他們會擁護他，但是若要保證一定勝利時，他尚需鄉間一班共和黨員給他稍多的擁護票。但是，此時他又病得這麼厲害，甚麼辦法都沒有！於是就在這時候，他們忽然想起了何路易，也許他此時可以幫他們的忙吧。於是去請何路易，何想與其紙上談兵，在報紙上宣傳競選，何不實地參加這競選的運動呢，於是便允諾了。因為他們都具有一種信心，覺得羅斯福一定可以被重選着。

何路易於是向他報館申請了假，從事競選運動，他進行得非常順利，得到絕大的成功，結果

，羅斯福被重選為參議員。由這次競選的結果，證明羅斯福對一班農人，一班進步民主黨人，具有極堅強的勢力，同時更顯出何路易在競選中施展的技巧，這位亞爾巴尼的新聞記者，看上去是很誠懇的，但是在這一次任務中，卻充分的露出他的本領來。但看愛玲娜怎樣形容這人，她說，何路易身材很像一個侏儒，他是一個極精明的政客，他非但善研究報紙的內容，抑且善觀察人們的心理。她還講過這麼一段關於何路易的趣事，「何路易對於使用支票簿，總有點鬧不清。我丈夫在銀行中存了一筆款子，給了他一本支票的支票簿。後來何路易每次來時，總說銀行中尚有餘款。可是銀行中來通知我丈夫了，說款子已經支出存額，而何路易卻仍說銀行尚有存款，我丈夫將支票簿取來一看，才知道，原來每次支取一筆款項後，他不將所支款額由存款中減去，他反將該款向原來存款的數目上加上去，自然，他結存的數目是越來越多了。」

何路易雖然替羅斯福幫了這麼大的忙，但是愛玲娜仍不免常常指摘他的缺點。何路易在羅斯福臥室內吸香煙，愛玲娜對於這一點大不以為然，那迷朦的煙霧，一時好像遮掩住她對於何的認識。記得何路易來報告競選的情形時，她總表示厭惡的態度。她自己也承認，說，「我見他來訪我們，見他吸香煙，祇覺得厭惡。現在我還常常這樣付度，當時他們怎麼會使我覺到那麼討厭呢。我那時對於一切事情，簡直不去估計它們的價值。」

選舉過後，羅斯福夫婦決定將孩子們留在紐約老家中，他們夫妻兩人則在亞爾巴利的滕愛克

旅館中賃兩間房住下。她計畫停當，每星期一赴亞爾巴尼，逢星期四回去看孩子。到了那年冬天，國中傳聞有召羅斯福往華盛頓參政之說，但是愛玲娜那時因為照顧孩子們太忙，也沒有功夫來管這些事情。

羅斯福一聽說他或將至華盛頓就事，遂立刻打定主意，預備好了要做甚麼事情。他預備做甚麼呢？預備做老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早年做的那事，做海軍次長 (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Navy)。他之所以要做這事，一半雖是因為他叔丈會做過這事，不過最大的原因並不在此，這還是因為他愛好航海生活，所以當威爾遜就職後不到幾天，羅斯福遂趕往華盛頓去，到了華盛頓後，政府有兩個職位供他選擇一個做，一個是紐約港稅征收局局長 (Collector of the port of New York)，另一個是財務次長 (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但是他對於這兩個事情都不歡喜。後來，就在那一天，他遇見了海軍部長譚尼爾 (Josephus Daniels)，譚尼爾問他道，「你願意做海軍次長嗎？」羅斯福說，「好的」。

這事很快的就得到了威爾遜批准，於是羅斯福將參議員的事辭去，部署停當後，搬往華盛頓去。他於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七日，行就職宣誓典禮，那天正是他的結婚紀念日。

譚尼爾與羅斯福，以兩個性情這麼絕對不同的人聚在一齊，想來是免不了要發生意見不合，衝突的事的。但是幸而譚尼爾為人謙和，羅斯福心胸又寬大，所以二人始終相安無事。從一班記

錄中，尤其是那些海軍界傳出的軼聞中，我們曉得：譚尼爾此時因為整理美國海軍事務，一直在海上來往着。譚尼爾以前與海軍界素來沒有發生過關係，他對於海軍的一切儀式素來不悉，他對於海軍的道德方面，宣講督促得也嫌過於複贅。海軍人員做事向來是敏捷的，譚尼爾遇事又緩於決斷，有時又會作無謂的紛擾。不過，譚尼爾終究不是個傻子，而羅斯福也很明白這點，他雖有許多人都喜他辦事快捷，但他仍很識得他長官的長處。他甚至於向人家說，譚尼爾是美國一個最偉大的海軍部長，因為他辨析事務非常精明，他組織手腕非常巧妙，使美國海軍在參加大戰之前，作戰的效率發展到了極點。不過這也不是羅斯福一人的論調，還有一位批評家也具有同感，他以為美國海軍在一九一三年時很需要重新整頓，而譚尼爾這人正配担任這事，因為他為人謹嚴方正，在海軍界中素來不植私人，美國當時若求這麼一個人，的確是很難得的。

因為譚尼爾要從事整頓海軍，所以海軍界裏一班人都很厭惡他。他們都笑他打黑領結，他們都笑他遇事那麼喜歡思索。並且，因為他不但決意要改良海軍的道德（看來這好似祇好外人來干涉似的），還要破除一切腐敗的惡習，以增進海軍作戰的效率，更使海軍中一班人對他憎惡。他們都喜歡這位新來的海軍次長。他們見他為人和藹，辦事敏捷，兼有丈夫氣概，他們都想將他拉攏到他們一面去。

現在這位三十一歲的海軍次長，初次遇到一個難解的問題。假使換上另外幾個人在他這個地

位，見衆人這樣歡迎他時，也許要去奉迎這班人，但是羅斯福因爲爲人謹嚴，更不屑去做這類的事情。在一個高級的長官手下做事，他雖然尙屬第一次，但是他很崇視譚尼爾的爲人，他從來不肯發過一句評擊他的話，結果怎樣呢？譚尼爾將一切事都信託與羅斯福。

所以，羅斯福就這樣由一個不大顯赫的地位，漸獲到華盛頓整個政界人士的注意。羅斯福此時最獨特的長處就是他斡旋的本領，當兩個黨派交涉停頓，絕對沒有進展時，祇要經他來一對付，就可以很順利的得到解決。而譚尼爾爲人又很溫和，很有見識，羅斯福有時做的事，有人或許要以爲他太專橫，但譚尼爾卻絕不介意。他對羅斯福的見解，有時即使不能完全同意，但總持着尊重他的態度。並且有羅斯福幫助，他有許多事都託給羅斯福，自己則專心致力於人事管理，與軍事策畫。第一次大戰發生後，有人提議海軍部應添置人員，但是結果並不會加，譚尼爾與羅斯福二人一直努力工作，担負艱辛繁重的事情。

羅斯福之所以能在生活修養上各方面進步，鍛鍊成一個精明的政治家，一半也是因爲他有機會在大戰期中，任美國海軍次長之職。此時他當衆演說的技巧也比從前進步了。處處可以看出他見解之較前成熟，他表現思想時較前來得有條不紊。像從前在學校內做編輯，做演說家時的那種姿態，現在已經完全去掉了。他曾寫過多少篇文章，發過多少次演說，討論「擴充海軍」的問題，一班人對於這位海軍次長都得到一個很深刻的印象，覺得他對於討論的題目都具有正確的認識

。在大戰爆發前數月，他還向美國人演講，說他們雖然不必担心敵人侵略，但是待大戰開始後，他們可不能任敵人侵犯他們邊遠的屬地，攫奪他們商業的利益，消滅美國在世界各處的勢力。

他說，『我們必須將美國的國防伸展到西半球各部，推出我們的海岸千里，必須包括菲律賓羣島，必須包括所有我們商業泛及的海洋。若要保持巴拿馬運河，阿拉斯加屬地，以及美屬薩摩亞羣島(American Samoa)、關島，波托利科(Porto Rico)、關塔那摩(Guantanamo)，和菲律賓羣島的海軍根據地時，我們必須要擁有戰艦。我們必建設一個強大的海軍，其力量不但要能保護我們的沿海岸，更須能在戰時保護我國各處航行的商船。』

但是儘由羅斯福一人高聲疾呼，國人非但不理睬他，還覺得厭惡。不過在這種情況下，羅斯福將他最優長的特點都顯露了出來。假使美國此時正是承平無事的時代，人民度着快樂的日子，政府維持着理想的秩序，羅斯福在這種環境中，是不大配時，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將沒有甚麼反抗的東西來供我們剷除，沒有任何污鄙的事情供我們攻擊，也沒有腐敗惡劣的制度引人大發議論，大肆批評。所以後人可以看出來：那時的羅斯福雖然看到有一片神仙樂土，他也不能去享受，因為像他具有這樣奮鬥精神的人，那種神仙樂土是不配他去住的。所以我們也可以說，羅斯福是一個斬除障礙的利器，他不是一個守成享樂的福人。

這個活躍的青年政治家，這世界假若要充分的利用他時，必須要有邪惡，要有弊端，要有反

常的事，去供他搏鬥，供他剷除。假使國內充滿這些邪惡時，我們也許會說，「他是當代一個多麼偉大的人物呀！不是天降此人來拯救這個世界的嗎！」

羅斯福在海軍部內任職時，他已顯露出好似一位天降救世的大人物了。他那種膽大無畏的精神，此時俱已充分的顯示出來，他曾宣言說，「美國的海軍不配作戰，我們現在可以派赴第一線應戰的兵艦祇有十六艘，前幾天我會來過這麼測驗，我會問過二十位海軍長官，問他們假使海戰發生，參加戰事的一面是奧利貢式戰艦(Oregons)，另一方面是威俄明式戰艦(Wyomings)，他們情願指揮十艘奧利貢式戰艦呢，還是指揮一艘威俄明式戰艦。結果二十人中，倒有十九個人說他們情願指揮威俄明式的戰艦。」

羅斯福發表的演說與文章，俱給人極深刻的印象，因為他不仗虛文浮詞點綴，他根據海軍戰略，他表示出美國海軍那種傳統的精神。加以世界大戰的演出使他發出的警告更趨有力，而露絲坦利號(Lustiana)被擊沈後，國會中諸公對於他說的話更不敢怠慢了。因此羅斯福的地位雖微，但聲譽漸起，大家都知道他有許多建設的方案，改善海軍的工作，一班政界中人也不禁搔頭讀賞，都知道此人將來一定有出息的。羅斯福此時改革了許多事情，從前美國警廳遇有兒童犯罪時，每判其入海軍效力自贖，好似海軍部是一種感化院或處罰所似的，羅斯福制止了這種處罰的方法；從前美國海軍中有許多人都不會游泳，羅斯福發覺這事後，乃通過一條律令，規定此後凡是

派赴船上服務的，必須先經過一次游泳測驗；從前美國海軍人員昇擢的標準有時很含糊，羅斯福乃重加改良，重新規定；他還與譚尼爾統力合作，增進日常工作的速率；他利用那些廢置的船廠，加以改造後，使其成爲工業的中心，專門製造一切海軍用具；他破除了海軍訂貨那種串通舞弊的惡習，他和英國歇非爾一家工廠簽訂合同，那價錢比美國廠家出的最低的售價要小三倍。

一九一五年的夏天至該年的秋天，在這個時期中，我們由羅斯福的演說中可以看出來，他抱了一種見解，他以爲不論威爾遜總統怎樣堅持保守中立，但美國遲早是要捲入戰渦的。他於是開始專心致力於此項大規模的預備工作。他請求政府在海軍中添三萬人，積極從事工作，增強海軍的後備軍與國民軍。此時羅斯福與譚尼爾二人也許有甚麼意見不一致的地方，但是內容怎樣，我們卻不得而知。經羅斯福努力提倡後，有許多私人自備的小汽船都送來投效，供海軍遣用。羅斯福又組織了游艇會，沿大西洋海岸航行，目的在引起民衆的興趣，共組海岸巡弋艦隊。他使民衆們得到一個深刻的印象，使他們都感覺到美國需要增強其海軍的戰鬥力。

一直過了好幾年後，大家才知道：美國那時的海軍簡直沒有預備，簡直薄弱得可憐。所以後來在幾次競選運動中，美國人常引此事罪咎羅斯福。但是，羅斯福那時不肯說出來：他當時對於改革海軍的方案工作，都因受了威爾遜總統的牽制，致未能如願完成。

有一次（是在一九一六年的秋天），羅斯福又和威爾遜談到改革海軍的問題。結果羅斯福見

自己雖露出一腔熱忱，但威爾遜總統卻漠然不動。羅斯福此時簡不能相信，像美國當時已瀕臨戰爭之際，怎麼這位一國的首元竟會這樣茫然不覺得呢。普通一班平民，假使不會想到國家所遭的危險，此時若怪他的計劃錯誤，怪他的舉動過急，那還說得過去，至若一位總統，也不了解這種明顯的事實，反給他澆上這麼一盆冷水，這事簡直奇突得有些使他不能相信了。並且像羅斯福這麼一個人，從前在政治上曾給威爾遜很大的輔助，此時更覺得是一個極大的失望。所以，結果怎樣也用不着我們說，羅斯福當然預備離開威爾遜而他去了。但是威爾遜此時覺得：不應當不將自己的態度給表白一下，於是叫他回來，令他坐下，給了他一篇短短的最後的談話。這情景很像一位學校中的教師，因為看中了一個學生，所以在大考的前夕，幫他把他的意見給整頓一番似的。這位教授見他的學生太急切，乃勸他對一切事把眼光放遠點，勸他用歷史家的眼光，用一種過來的觀點，來觀看現在的時事。不錯，美國也許會被捲入戰渦的（聽這口氣，他還是覺得一定不會似的），不過將來一班態度公正的歷史家，一定不會說美國會從事備戰，一定不會說：美國會處心積慮，算好了在甚麼時候參加戰事的。

羅斯福候此次談話完畢，起身走後，從此對威爾遜增加了一些認識，但再減去了一層敬慕心。他現在才曉得，原他與威爾遜的思想並不是一致的。不久以前，他對威爾遜還非常敬仰，那時他覺得威爾遜簡直沒有瑕疵可評；但是現在，他表示懷疑，他感到悲傷，怎麼這麼一個偉大的人

物，對於這件重大的任務，竟會抱這樣一種錯誤的見解呢！自從經過這次談話後，羅斯福遂漸漸覺得：威爾遜缺乏一個天生的政治家所具的特點（這在羅斯福看來，一個政治家至少是具有這種特點的）。

至於威爾遜總統爲甚麼要這樣不憚瑣厭，向一個海軍次長去解釋他的態度，這看來倒是一件挺有趣的事。假使要說羅斯福因爲他家中的聲望卓顯，得到了總統信任的話，這理由並不充足，假使要說羅斯福因爲當年在政治上給過威爾遜協助，所以得到他特別的青睞，這也不大近情理。這次威爾遜與羅斯福談話，明明是因爲威爾遜辨識出羅斯福異人之處。他自己雖有他的理想，但他缺乏力量去實行，他很希望得到一班青年協助，藉他們那種豐富的精神，來將這些理想加以實現。若說這次暗談是將來羅斯福成功的預兆，固然言之太過，不過若說這是威爾遜的一種辨識真材，這話似乎倒並不差。

從此以後，羅斯福的聲譽日起，頗不負威爾遜當日的賞識，然而時至今日，大家提起威爾遜來，倒不怎樣加以尊崇。這也有個原故。在現代這個世界中，我們每天都要遇到幾件不稱心的事情，結果我們對於威爾遜這種思想崇高的人自然要加以嘲諷，自然要喚他爲夢想者了。其實，我們若用這種眼光來看威爾遜，我們若知道威爾遜係太相信世人，太把人類看得好了，那末，我們對於他的評鑑未始不會變得公允一點吧？威爾遜總是受別人抨擊的。有多些人總以爲他的理論離

開現實的世界太遠，總引這一點去批評他，說他不對。但是這班人都忘了：假使一個政治家對於某事過於理想時，同時他對於另外一些事情一定是相當疏忽的。這種人一定具有一種世界觀的理想，而這種理想就使得一班人不歡迎他。威爾遜也就是因為具有這種特點，所以使愛錫爾勳爵（Lord Eschar）等一班現實主義者，看來都覺得他好笑。當愛錫爾聽見威爾遜來參加和議時，他簡直不能夠相信，怎麼這樣一位神仙似的聖人，竟會離開了他的廟宇，來到此地來呢。於是他一想到釋伽佛竟會穿了大禮服，跑到軍政部來時，他不禁好笑起來。愛錫爾在一封信中，會講此事，我們不妨引來看看。

他在那信中寫道：「局內的人都告訴我，說威爾遜這次在會議中完全失敗。他自己的一班人，當初和他一齊來，現在又和他一齊回去的，都說，威爾遜這傢伙真可憐，這都不是他自己的錯處。他一離開了佛廟時，登時就癱倒了。當然，他對於到了巴黎後將遇到的些甚麼，是一些都不會想到的。此時他的頭裏一定被鬧得七昏八倒的，他回去後，看到了白宮時，要不會把它當作是綠色的呢。」

這可以代表一班「解事」的人對於威爾遜的批評。看到這種議論時，使我又聯想到一班「解事」的人對於米爾頓的詩的批評。批評米爾頓的詩的很多。喬狄生（Joseph Addison）稱譽米爾頓的詩，說他的詩使英國一切文字相形見絀；而德來登（John Dryden）則評議米爾頓的詩，說他山

書本中去觀察宇宙自然，譏他的想象缺乏一種新鮮的直接觀察，還笑他『太愛在那種空曠的境界中徜徉，現實的景況不配他描寫，在他看來，覺得太拘狹了。』像這種批評，當然也有它的道理，不過我們也要曉得，難道人們對於生活祇有採取現實這一種觀點嗎？難道這是唯一可採的觀點嗎？

但是請讀者們不要誤會，以為我要將米爾頓和威爾遜互相比較一下，這太牽強了，這不是比愛錫爾用釋伽佛來形容威爾遜總統還要過份嗎！我之所以提到米爾頓，乃是因為攻擊米爾頓的一班人，所舉出的米爾頓的缺點，頗與威爾遜總統所顯露的缺點相似而已。在這兩件事中，我們可以看一件類似的事情，就是，普通一班人對於理想的事情都是不大相信的。我們也可以看出來，那些人所指摘的米爾頓的缺點，有好些威爾遜是犯着的：因為對於這位美國總統，一切現實的境况都嫌過於拘狹，不够容他的心胸馳騁，他的思想缺乏由直接觀察或由貼近的經驗中，所得到的那種活潑的精力，他和米爾頓一樣，他也是由書本中去觀察人情。

威爾遜有一件最可惜的事，就是他雖具有那種莊嚴崇偉的氣概，他是卻缺乏一種感動人的力量。或者他自己也覺得自己有這種缺點，或者就是因為覺得自己有這種缺點，所以他才和羅斯福解釋，心想邀得這位青年的同情，希望藉他的力量，自己可以不徒漫在理想中，同時也可以與現實的世界多一些密切的聯繫。

而羅斯福此次與威爾遜發生接觸後，也受到極大的影響。這一來他對於自己也多了一層認識。並且這一來環境迫他不得使用克制自己的力量。因為他此時對威爾遜總統那種倔強不合實際的態度，雖然表示非常失望，然而，直到現在，羅斯福提到威爾遜時，仍舊表示忠誠，他總讚揚他的長處，他很少提及他的缺點。譬如，他引威爾遜比較自己時，總說，每逢決斷一件重要的事情時，威爾遜能用極犀利的歷史鑑判眼光酌定，關於這一點，他自歎弗及。

直到一九一六年，威爾遜才令布擴充海軍。國會才通過了一條法令，羅斯福藉這條法令才能使以前一切遭禁的事業重新活躍起來，於是他開始大買其火藥槍炮，所購數量之夥，一時大家都以為他發了狂。其實還有許多事情，大家都不會知道，那時羅斯福訂購大批槍炮，火藥，水底炸彈等，達四千萬美金之鉅，在未得到國會批准好幾個星期以前，即已將合同訂好，假使當時大家知道了這事時，還不知道要怎樣呢！過了幾年後，羅斯福才說，他因為知道國會遲早是要批准購置軍備的，所以他才斷然採取了這種非常的步驟。那時行動要迅速，不應當拘守法律條文，與一切瑣節。所以他說，他在那個時期中所犯的法，假使發現的話，足可以保他坐上九百九十九年的監牢。

我們由這種地方，正可以看出當時羅斯福所抱的那種非常的熱忱，那種極端的樂觀思想。有人常常納罕，不知道當然譚尼爾對於他手下這位屬員，這種種舉動，究竟明白否，因為譚尼爾對

於這些事向來不會提起過。至於海軍中一班人，對於羅斯福的行事，意見殊不一致。有人以為他過於糊塗膽大，不顧將來的後果怎樣；有人以為他過於拘謹畏縮，對一班國會中人太客氣。不過講到他外交手腕之巧妙，那卻是大家一致公認的。政界中一班人都是他的對頭，但是他終能憑着自己的技巧，掃除掉一切障礙。

自從德國開始用潛艇作戰，各國遂不得不根據掃雷艦的力量，將海軍作戰的計畫整個的加以變動。美國為完成這個新的作戰計劃起見，也積極開始建設新的工廠，製造一切需要的軍備。羅斯福和普通一班人一樣，也覺到潛艇這種嚴重的新的威脅，但是他的思想究竟很前進，究竟和普通這班人不同，他不相信這種威脅就無法對付。他綜視海軍歷史上已往的事，得到一種結論，以為一種新武器發明，接着必定有一種新的防禦術代興。為要援證他這見解時，他還在了一本雜誌內寫過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他會引了許多的方法，可以用來抵禦潛艦，例如飛機，攔潛艇網，敷設水雷，用掃雷艦，或新式的裝甲巡洋艦等。他相信防潛艦的信號，可以測出海底潛艇的距離與方向，將來在防禦工作上，一定會變得更有效力。因為他的思想非常前進，所以他才能幫助完成那偉大的防禦工作，在北海中佈下那大水雷防禦線，此項工作本來會遭一班守舊的人大加反對，非但華盛頓方面不贊成，即英國海軍當局也不同意。

就在這幾年裏，羅斯福奠定了自己的聲名。他之成名，全是由於他自己的力量，並不是由於

他的家聲顯赫，更不是因爲他適巧做了老羅斯福當年任過的職位。

他的名望此時昇遞得極快，有些報紙雜誌內，都有稱頌他的文字。還有一個人，竟不憚瑣煩，仔細的分析羅斯福的個性與爲人，還將他與華盛頓方面一班人互相比較，證明他與那種派頭不同，說他年紀甚青，但「並不過於年青」，說他態度自然，有美國人最喜歡的那種特質，有那種從容大方的樣子。我們由這種地方，也可以看出來，這些人對於羅斯福的儀態與聲望一定有一種極深刻的印象，所以才不憚去注意他這種瑣事，不然的話，一個美國的記者誰去理會一個海軍的次長呢？

以上不過是一篇代表的作品而已，像這類的文章當時很多，它們似都隱示着一個偉大人物的降臨，不過，這位偉人暫時還不出現，他在出現之前，先還要到歐洲去一遊。

一九一八年六月，羅斯福得到通知，令他出洋考察美國海軍根據地情形。羅斯福也知道，此次出去對於海軍並沒有多大貢獻，繼續做他的海軍次長的事也許還可以多做些重要的工作，但是他總想做一些積極活動的工作。事前還曾有人來找過他，勸他運動做紐約州長，但是他却給拒絕了。及至他奉到命令出洋時，他乃提出申請，請求待考察事務完畢時，得准他重往歐洲去，在撲朗克海軍大將(Admiral Plunkett)手下，做一名海軍少校，結果得到了批准，於是在該年七月裏，他遂乘了一艘新的驅雷艦載爾號(Dyer)，離開了美國。此後他一直奉了祕密的軍令四處航

行，甚麼時候啓程，連他母親和妻都不知道。愛玲娜現在還在常常想到當時他母親所感受的那種苦痛，因為羅斯福是她生活興趣的中心，現在竟與她這樣隔離開。

羅斯福才到倫敦不久，便開始引起一班人的注意。他此時曾往英國海軍部去拜訪姬德士(Sir Eric Geddes英國運輸局長)，他曾共巴爾福(Arthur James Balfour英國政治家兼作家)聚餐，曾赴英美俱樂部(Anglo-American Club)聯歡，曾與勞合喬治會晤，曾發表演說。由他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出來，此時他的自信力更加堅強，有時見自己與這麼許多大老在一起，到處都受人歡迎，也不禁感覺到有些得意。

「我與勞合喬治談得很好……他和他的照片一樣，人並不很高，很結實的，頭很大，頭髮也很長，使我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種驚人的活躍的精力。看見他這樣才曉得，無怪英國所有的人民都爲他矢守忠誠，一心一意的去爭取那最後的勝利了。」

「我往下院中去赴馬爾康(Sir Jan Malcolm)的宴會。在座者有巴爾福、塞西爾(Lord Robert Cecil)、泰姆士報編輯陶遜(Geoffrey Dawson)、龍登德利勳爵(Lord Londonderry)、國會議員史克士(Sykes)、姬德士(Sir Auckland Geddes)。還有另外兩個人。史克士在席上還替我來了一個速寫，飯後，我與巴爾福在露台上來回走着，在黑暗中談了很長久……巴爾福說，人人都曉得，沙陀帖里(Chateau Thierry)一役，完全虧得美國海軍與第二師團奮勇力戰，才抵住

德軍前進，使聯軍後來能在斯華松 (Soissons) 開始反攻，迫使德軍退出伊泊爾 (Ypres) 處的凸點。巴爾福還會與內閣中人談過，說很好派我往義大利去尋點機會活動，他們都很表示贊同云。」

我們由羅斯福這幾封信中摘出的記述，也可以看出：當時他很喜暫時離開華盛頓那國會大廈，將他的勢力擴張到歐洲來。

關於他與英皇喬治五世的會晤，他也有這麼一段記述，「英皇笑時很動人，對人尤顯坦直親熱，使人很快的就被他感動。他人並不像我想象中那麼短小，我覺得他的臉比照像中所見的好，顯有更堅強的樣子。這也許是因為他的談話犀利，所以給人這麼一種感覺。他先和我隨便談了一會兒美國的一般事業，後來遂專論美國的海軍。他聽見我係乘了水雷驅逐艦來的，似乎覺得高興，還說，他唯一的憾處就是大戰時不能去實際參加海軍工作……他為人很可親，我們和他談談話時，可以很自然的，不感到拘束，到了後來，談到忘形時，也不等他講完，便岔口和他一陣講起來。」

到了那年七月底，羅斯福乘了一艘英國的水雷驅逐艦，渡過英國海峽，由陸路逕赴巴黎。在巴黎他曾與法國海軍當局會晤，還會見龐卡利總統 (President Poincaré)，與克萊蒙梭 (Clemenceau) 等要人。他曾往見福煦上將，出來後盛讚福煦為人爽利，眼光明晰，他曾往戰區中登了

好幾天，因為他吵說在後方看不到甚麼，於是被送往最前線的戰場上去。此後他又往羅馬去，建議邀美國海軍或陸軍協助，請義國內閣派一枝海軍遠征隊。但是結果沒有成功，他於是再回到法國去，從事考察工作。他曾在巴黎住過一向，有一次有一個新聞記者來問他，照美國的習慣，報界中人提出問題時，內閣的人員是否應儘量的去回答。羅斯福道，他們每天要回答兩次呢。但是這話一說出去後，法國報館一班編輯登時大加騷動，以為他們也應當享有這同樣的權利。所以後來當克萊蒙梭見到羅斯福時，他曾帶着嘲弄的口氣，責怪羅斯福，說他幾使法國的內閣傾覆，使整個的戰事失利。

在離開歐洲之前，羅斯福還曾往參觀過許多地方，比利時的前線，英軍前線的兩段等，英國的普里茅斯(Plymouth)，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都會去過。他還會往陰物哥(Inveagordon)英國海港，在蘇格蘭)，與殷咪涅斯(Inveneso)鎮名，在蘇格蘭)，參觀佈置北海水雷防線的工作，然後才乘鱈魚號(Levathan)返美國。在船中，他不幸患了肺炎，所以當船才泊近紐約的碼頭時，他的妻子已經會同了醫生，雇好了救傷車，來迎接他。他們用昇床將他搭上了岸，用救傷車將他護送到他母親那裏去。

歐戰才停了不久，羅斯福的生活史中又遇到了一件事，這個時期比較簡短，不及上一個時期中的工作那麼活動，但是經過却很美滿，並且也可以算是羅斯福在歐洲活動的一個結束。此次他

又被派赴歐洲去，他的任務是儘量的銷售美國海軍的用具，同時提出賠償美國損失的要求。因為見他大病初愈，便要在寒冬裏遠涉重洋，似乎太危險，於是乃准許他的妻子得伴他同行。在路上，他們聽到了老羅斯福去世的噩耗。愛玲娜在她的記錄中，會有這麼一段：『我知道這對於他一班親族的損失很大，但是同時一班民眾們，在生活中都失去了這麼偉大的人物相俱，從此失去了摹擬的楷模，感人的力量，這種損失，我覺得比較更大。』

愛玲娜這幾句話，正可以用來代表美國全國人民的傷感情緒。德叔的確給大眾立了一個良好的模範。他一聞知美國加入大戰後，立刻趕到華盛頓去見威爾遜總統，自求效力。他已經召集了一大批人，預備赴前線參戰，他很堅決的說，他的年紀雖然高邁，參戰稍嫌不便，但是他從前會參加過西班牙戰爭，頗多經驗，對於行軍未始沒有裨益。他既然促勵美國人民去參戰，他覺得他本人自應該第一個先上前線去。他很有把握，相信可以召集一師團人，其中包括當年西美戰爭時美國第一義勇隊中的騎兵，和幾個極優秀的軍官。然而，政府中也就是因為了這個原故，才拒絕了他的要求。因為照軍政部的意思，若將許多第一流的軍官都併在一個師團中，那實在是一個極大的錯誤。老羅斯福那種激昂慷慨，愛國的熱忱，此時遂告了一個結束。

羅斯福夫婦和他們的同伴抵達巴黎時，和平會議非正式的程序正將開始。羅斯福又被派了去和英法兩國的海軍當局談判。於是他遂將上次來歐洲時得到的見識，不論是關於人物的習性，或

事務的情形，都儘量的施展出來。此次會談結果，他以二千二百萬法郎的代價，將波爾多（Bordeaux）處美海軍建的無線電台脫售給法國，從此羅斯福的聲名大響，竟以善於對付法國人聞名了。

第六章 民主黨的失敗

這並不是說羅斯福已忘掉威爾遜所提出的限制，當他要大規模擴張海軍軍備的時候；也並不是他對於威爾遜的估價，有所改變。事實是如此：他在實踐一方面儘可發見威爾遜的弱點，而在理想方面還是崇拜他的高尚意念，甚至能够遠遠地追隨他孤獨的理想。再則，羅斯福不但自己是一個富於熱誠的人，他對於人家的熱誠，也很明白瞭解；美國人歡迎威爾遜歸國的熱烈表示，使他非常感動。

羅斯福會把威爾遜在華盛頓所用的書桌，搬到海德公園自己的書室中去。就在這張桌子上，威爾遜會起草國際聯盟的盟約條例；這究竟是他對於威爾遜一個敬仰的表示。

羅斯福在擁護國際聯盟的熱烈演說中，顯出他對威爾遜的好感是如何的強烈。在一次演說中，他要求大眾，在仔細研究國聯的詳章之前，先接受大綱。他提醒聽衆，現在反對國際聯盟的論據，正和過去反對憲法會議的一樣，而結果呢，憲法會議證明是一個極滿意的辦法。他以爲如果美國不加入國聯，國聯僅是歐洲列強同盟的一個新形式而已。的確，假使美國不參加的話，那個高尚的理想就不能完全實現。此次演說，顯示當時羅斯福的心中，同時存有實踐和理想兩個主義

。他有時在實踐方面說話：「但是，如果我們真的加入，我認爲無須慮及國聯會強制美國做她不願做的事。我認爲他們一定有相當的常識。」於是，突然之間，理想方面的羅斯福這樣說：「這個盟約並非倚賴自己，而是倚賴美國的精神……我們必需抑制最近四年恐怖的重現。」最後，理想和實踐混在一起，他說：「也許國聯不能抑制戰爭，可是世界各國需要來一次這樣的試驗。」

在同時期羅斯福另外一次演說中，威爾遜的影響表示得非常明顯，尤其在下面這段話裏：「我們對世界各國的關係，非常繁複，我們除非閉了眼睛，把新造的商船實給日光比較遠大的強國，採取封港政策，禁止國際貿易，築起一條堅固的長城，仿倣東方人，採取閉關政策，過與世無涉的生活，夢想過去的光榮；如果不願這樣，那麼我們必須張開眼睛，看清近代文明的極度複雜性，以及文明人和別國人在生活方面的密切關聯，我們決不能存在世間，夢想過與世無關的生活。我人必須看清，除了像修道士般的退隱一法之外，絕對不能避免種種密切的國際關係，此種關係，只有胆怯的人才會稱之爲「國際複雜。」

羅斯福熱烈地告訴他的國人，美國的光榮時代，已經迫在目前，美國能够做出高尚的榜樣，領導世界各國，並能使世人知道，美國正在活潑潑地生長；他心裏存有這個大美國的印像，極力攻擊政黨傾軋的卑賤拙劣，他深信美國的工業，國庫，社會等問題，只能由聰明而能幹的美國人合作去解決，政黨完全無能爲力。

可是，政黨問題也不能這樣輕輕的掃過一邊。一九二〇年時，每人心裏存着大選的念頭，六月裏，民主黨在舊金山開了一次大會。這時，威爾遜的聲望已經衰落，民主黨提出了考克斯（Games M. Cox）做總統候選人，這位俄亥俄省長補了威爾遜之缺。可是，還有一個副總統候選人的問題沒有解決。羅斯福到舊金山來參加大會，他很驚奇他的名字會被人提出，而更使他驚奇而喜歡的，乃是大會通過他做副總統候選人。民主黨人以爲他可以連絡威爾遜和考克斯兩派的人，這對於民主黨是一個相當的貢獻。這次被選做副總統候選人一事，又是兩位羅斯福事業中一個相同點，因爲德奧多，羅斯福也會做過副總統候選人的。但是，就年齡而言，富蘭克林，羅斯福的被選爲副總統候選人，比德奧多，羅斯福早四年，這使富蘭克林覺到一點驕傲。他那時只有三十八歲。

起初，考克斯不想把國際聯盟問題當作競選的標幟。後來，他和威爾遜在白宮會面，這位老先生當時已是一個病人，但他還鼓起了一切殘餘力量，宣稱爲國聯而奮鬥還能够獲得成功，考克斯聽了之後，非常感動，他對羅斯福說，他準備把國聯問題作爲競選運動的主要標幟，羅斯福立即同意這個決定。

民主黨一向從未佔過上風。此時，他們似乎已經陷於絕望了，因爲國聯問題會使他們失去許多選票。可是，羅斯福並不是這會第一次參與一個看來必敗的奮鬥。他在過去時常嘗到這種滋味

。這時，他想到戰爭和牠的恐怖，再加他素來非常崇奉威爾遜的人道主義，他用了全副精力，把自己投入競選的漩渦裏面，高呼擁護國聯的口號。

他在此次競選中發表的演說，數量驚人，如果說他沒有真的創造一個新紀錄，他至少也已相近這個地步了；他到處留下深刻的印象，顯得他是一個具有無限精力和熱誠的人。有些年事較長的投票人，近乎侮辱地說自己缺少羅斯福那股火氣。有些人被姓名纏亂了，以為富蘭克林一定是德奧多的兒子，他們向他担保說，他們已經投票選了他的父親。「你真和那位老人相像，」他們說。但因為德奧多也是一位民主黨員，這話並不使羅斯福動氣。

類似這種的混淆，反使羅斯福得到一些擁護；同時，因為他曾跟了威爾遜為女子選舉權奮鬥過，又因為他個人的動人能力，他能够獲得大多數女選舉人的擁護。

這回競選中女子的活動，是愛玲娜踏進政治舞台的一個因素。她伴了丈夫作一月的競選旅行，最遠一直到考拉圖（Colorado），在此期間，她得有熟諳政治活動的機會。她和羅斯福及五六個助手或顧問——她是這羣內唯一的女人——在一輛私人汽車中，從一省旅行到一省。女子地位的轉變，從這位完全在美國長成的女人反映出來，愛玲娜和一批政客在國中來去旅行，和他們在她室中討論政治問題，參加政治會議，接見新聞記者們。

這個旅行團裏面，有一位是何路易，他不但是一個共事的人，並且是羅斯福的家友。羅斯福

前在海軍部任事之時，曾帶了何氏一同到華盛頓去幫忙，從那時候起，何氏表現出自己是羅斯福一個有力的助手。他打破愛玲娜種種的頑固和偏見，指導她適應環境的方法。起初，他和愛玲娜並不投契。她恨他對她丈夫的影響。她同時也討厭他的不注意服飾，以及對於清潔衛生的忽略。隔了相當時候，她才對於這人的真心有所發見，再隔了好多時候，她才知道他一向非常愛護她，盡力施以種種教導。

此次競選旅行中，何氏曾經一度努力去獲得對於她更多的認識。他發現她沒有明白一個候選人的太太應該做的事情。關於這點和其他的事情，他負起指導她的責任。何氏自己是一個優良的報人，他告訴她一切關於報界的情形，因此她開始對於報人有所信心，而同時對於他們的工作，也開始覺到興趣。

所以，這次競選旅行，可視為愛玲娜個人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進步，因為，雖然她還缺乏社會問題的知識，她正在準備着未來熱誠的發展，擴充她對於本國和國民的經驗。而何氏常侍在側，用了廣博的知識，補充她自己的觀察。她後來記述這次旅行說：「何氏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當我希望靜默的時候，他就保持靜默，對於許多我所不知道的事，他都能够解釋。我想，何氏和我丈夫最重要的一個連繫是：他們兩人都有極豐富的常識，都讀過很多的書。顯然的，他們備有一切知識，此種知識，從旅行書或其他地方獲得的。」

可是，他們還不知道這個連繫將會變成如何的強固。

即在此時，競選變得更緊張了。羅斯福每天從清晨工作起，一直到午夜後一二時為止，演說，開會，見代表等等。有時，他一天演講二十次。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於農民聽衆，反復告訴他們，他喜歡和他們直接談話。他也知道好幾千人願意投票擁護他的人，不願擁護考克斯和國聯。可是，他却仍舊熱烈的做競選運動。

他準備着失敗。當他聽到失敗的劇烈，他安慰自己，他認爲自己是爲了一個高尚目的奮鬥而失敗，無足懊喪。

哈定 (Harding) 做了新總統，羅斯福以前的職位，由哥立芝 (Calvin Coolidge) 担任。

羅斯福拍了一個賀電給哥立芝，然後預備到盧易絲尼亞 (Louisiana) 去作一次野獵旅行。

第七章 堅苦的奮鬥

羅斯福競選失敗之後，立即退出政治舞台，毫無悽喪的神情。他提醒自己，他是五個孩子的父親，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做。當時有好幾個職業放在他面前，讓他挑選，有幾個職業與政治有關。但他所要的職業，乃是要和政治沒有絲毫關係的；當馬里蘭的信用押款保險公司（Fidelity and Deposit Insurance Company of Maryland）請他去做副總理的時候，這件事情恰好適合他的要求。雖然此項職位的薪水頗低，他終於接受了這個邀請，擔任這家公司紐約辦事處的事務。也許這是因為他終於能够做到一個副總理（Vice-president），覺得相當的安慰吧。

他繼續做法律的事務。他一向有這樣的計劃，預備在退出政治活動之時，仍舊能够做律師的事務。他的剩餘精力多方面尋求出路；他担任和平運動的主席，此項運動，後來變成威爾遜基金組織；同時，他知道紐約童子軍運動需要幫助，着手把牠重行組織。

這時期的羅斯福，很容易被人誤認為一個樂天派。但是他的性情並不完全傾向於樂觀主義，他曾經批評總統選舉的結果，他說：「我覺得，假使我們在這樣一個競選標幟下失敗的話，世界上一定有些腐敗。」說這種話的人，就算是臉上常帶笑容，總不會沒有一點隱藏的難過。

但是他的生活環境，非常幸運，所以他此種心頭的納悶，不至於變為酸溜溜的怨恨。他太活潑了，太對生活感到有味了，他不會被失望侵蝕的。在很多方面，他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他有一個確定的收入，有一個生動而活潑的家庭生活，有一個值得驕傲的母親，最後，他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他的唯一問題，乃是替他那過人的精力找尋出路。一九二一年的夏天，勃拉克（Mr. van Leer Black）請他去作一次快艇遊行，羅斯福很高興的答應了下來，並且提議他的夏季駐艇所要在澈浦培羅（Campobello），因為他的家庭也正勾留在那裏。這是事業和假期消遣聯絡的機會，因為勃拉克是信用押款保險公司裏一個重要董事，而正在這家公司裏，羅斯福剛剛擔任了一個職務。在路上，快艇遇到了惡劣的氣候；羅斯福對於那段海岸，極為熟識，因此力勸艇長讓他駕駛。他駕駛了好幾個鐘點，終於把快艇從惡劣氣候和重霧中帶進了港口。

（這件偶然的事情是好多例子中間的一個，證明羅斯福是一個優越的領港。他的夫人記得有一次他駕了一只水雷驅逐艦穿過窄峽（The Narrows）。在澈浦培羅和大陸之間，潮流極急的通過這條孔道。在低潮時，任何大船不能通過，而就在高潮時，也只有極有經驗的領港才能够駕一只大船從這裏駛過。事實是如此，羅斯福好幾次駕了水雷驅逐艦駛過這條孔道，出乎船上許多人的意料，他們都以爲這船一定要擱淺。）

到了激浦培羅後，羅斯福和勃拉克作別，加入了自已的家庭團體。他自己有一只小帆船，名叫維羅（Vireo），這只船是買來承繼半月號（Half moon）之缺，預備教他兒子學習駕駛的。有一天下午，父子兩人正在駛行的時候，發現一個島上的林子正在火燒，他們立即上岸去撲滅。努力的結果，使他們變得渾身污穢，發熱，疲倦，於是羅斯福提議到島的另一頭的一個塘子裏去游泳，之後，他又在芬第海灣（Bay of Fundy）極冷的水裏洗了一個澡，然後駕了船回家。一到家中他看見書房裏推了許多信札和報紙，就匆匆的拖着沒有乾透的浴衣，坐下來閱讀。他覺得渾身鬆懈而寒冷，決定在晚膳之前上牀睡覺。第二天，他不舒服了；真的，他從來不會有過這樣的感覺。起床之時，他發覺左腿行動不便。他家的朋友，朋納脫醫生（Dr. Bennett）從羅貝克（Lubec）來看他，斷定他是受了些風寒。愛玲娜把孩子們遣出去做三天的露營旅行，她希望在他們回來的時候，她的丈夫已經霍然全愈，能够再帶他們出去做駕駛遊行。但是當他們回來的時候，他的病情反而加重了。他的兩條腿都變成麻木了。朋納脫請了另外一個醫生，他診斷為一種不知名的麻痺症。

還沒有人說過這是小兒麻痺症，雖然大家都怕着。這種病症，當時在紐約一帶正很流行。幾天過去了，病況一點也不轉好，看來必須要請一個受過訓練的看護來幫忙了。這時，愛玲娜負責護丈夫之責，晚上睡在他房間裏的沙發上。他的叔叔要他們去請紐波特（Newport）地方的陸開德

醫生 (Lovett)，此人是小兒麻痺症專家，結果他們聽了他的勸告。陸開德仔細檢查之後，告訴愛玲娜說，她的丈夫所患，正是小兒麻痺症。

他們陷於一個悲劇之中，這悲劇之所以還能忍得住，完全因為這位中心人物拒絕扮演悲劇的角色。羅斯福繼續堅信着他會恢復健康的。不是他還有一半壯健的生活在後面嗎？他決不相信自己金剛般的體格不能克服一個小孩子的病症。當着他的面，家屬和朋友們都覺得不應該抑鬱和失望。這簡直像是他命令他們快活似的。

他躺在床上，肉體上是一籌莫展，但是他在心理方面，却完全是獨立的，自信的。慢慢的，他對自己得到了新的認識，同時他對於朋友們，也得到了新的認識。

他看到自己是一個幸福的人，環繞他的人對他的忠心，都是非常可靠。在這些忠心的人裏面，尤以他的母親和他的夫人為最。他的母親正在國外，當她聽到兒子生病消息的時候，她急急的趕回來看他，然後打算要把他搬到紐約去養病。她對於兒子的過度熱誠，使她和愛利玲娜生爭執，尤其是關於醫藥等問題。她以為醫藥的本身至少是和其他業務一樣的荒謬。她以為母親的觀察，有時比醫生的臆測要來得可靠。

愛玲娜在這點上的見解完全不同。她毫無批評地照了醫生的吩咐去做。但是後來她發覺她婆婆和她的動機原是一樣的，雖然她們的意見有好多不同之處。兩個人都是熱愛羅斯福，所不同者

，僅是她的婆婆的熱誠，產生於天性的瞭解，而她的熱誠，乃是新近從嚴格履行義務中得來的。愛玲哪事後記述當時煩惱的幾件事情。下面一段就是一例：「他的母親真是極度關心他整個的病狀。這對於她一定是一個可怕的打擊，我可以斷定，她在不見人的地方會痛哭好幾個鐘頭，而我們在一起時，還是表現得像非常快活。」

羅斯福母親的心裏，以為他的餘生將過殘廢的生活，他可以回到海德公園去度安閒的日子。她極度關切他的健康，甚至於怕他用一點點的力氣，她要他得到完全的安靜。

但是當他遷移到紐約的長老會醫院 (Presbyterian Hospital) 之後，事實很明白的顯示，像羅斯福這樣一個生動而活潑的人，決不能保持安靜，雖然他受了搬移的痛苦。有許多友人要拜訪他，而同時他當然也要看見他們。他的一生就建築在社交和社交所給他的推動力上面，而現在呢，他更比以前需要社交。

他的需要在這時由他幾個友人供給，而尤其是一個人，這人從此時起表現出一個稀有的人物。羅斯福驟然遭逢危機之時，這個人也遭遇着困難。此人就是何路易，何氏這時正在考慮人家請他去担任的一個職位，此項職位，透露着很光明的前途。羅斯福得病的消息傳到他的時候，他很清楚的看到什麼地方需要他的幫助，立刻決定放棄他正在考慮中的職位。他決意回到他的「老領袖」地方去。

從下決心的一霎那時起，他就把整個的身心都供獻於羅斯福身上去。在這樣悲慘之際，幸運是一件難信之事，但是在整個世界黑暗的當兒，這位一直被幸運贊助的人又碰到幸運的微笑了。這時候羅斯福的幸運，乃是認識了真正的友人。

羅斯福與何氏是兩個絕不相同的人：一個年紀很輕，一個年紀頗大；一個是漂亮顯達的政治家，一個是乾枯奇形的人（有些人稱他是雷姆雪第二〔Ramases the Second〕），做的工作都是比較不顯著的；一個常常天真爛漫的大笑；一個常常愁眉苦笑；一個是渴望危險的經歷，一個是經驗和判斷力豐富到足使他預斷任何經歷的後果。

帶着一副乾皮灰色臉，重眉毛，硬而露骨的下巴，疲倦懊喪的神氣，何氏在表面上簡直沒有一點適合做病房裏的伴侶。但是羅斯福已經在這人的陰沈面容後面，發見一個仁愛的心和一個哲學家的頭腦。再加，他還發現何氏有一個堅強的意志力；而因為他在陰沈的將來最需要的就是意志力，他很感激的接受了此項友誼。

在何氏方面，他看到羅斯福雖然暫時受了打擊，終是實現他自己不能發揮的潛能力的人。他自己一生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連帶的，雄心也消滅了。但是他在生命的歷程中，儲藏起了不少的知慧，所以雖然他自己沒有做領袖的資格，他覺得沒有理由不把自己大量的真實經驗貢獻給另外一個人，這人在他的判斷之中，有領袖的卓越才幹。

舉個例來說，何氏對於新聞界特別熟識，在這方面，他覺得可以幫羅斯福不少的忙——假使他可能繼續政治事業的話——他可以指點羅斯福，什麼事情可以讓大眾知道，什麼事情不可以讓他們曉得。在這點上，他已經顯出他的有用之處，當他們要把羅斯福從激浦培羅移移移移移之時。他知道羅斯福所患的小兒麻痺症，決不可在報端發表，（因為這會很快使人聯講到心理麻痺的），他告訴新聞記者說，這病是大致像極重的寒熱症；在旅程中間，他運用種種技巧，把新聞記者們弄得糊裏糊塗，結果報紙上籠籠統統地這樣說：「羅斯福先生正在吸紙烟，據說胃口很好，雖然他現在還不能坐起，但已經覺得比較舒適些了。」

羅斯福的病情雖很使人失望，何氏還是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回到政治界去；爲了這個目的，他慫恿愛玲娜設法使她丈夫和政治事件保持接觸關係。在這點上，屈拉泊（Draper）很幫他的忙，屈拉泊是診治羅斯福病症的醫生，他也以爲羅斯福應該抱有在生活中作種種活動的目的，藉以恢復他以前的興趣。雖然此項努力要消耗他的精力，屈拉泊相信這會使他一班情形改進的。勃拉克先生剛好向羅斯福提議，繼續在信用押款保險公司中服務，這對於屈拉泊和何氏的努力，是一個極可歡迎的提議。但當何氏談到要羅斯福和政治生活再接觸的時候，愛玲娜起初頗爲懷疑。可是他終於說服了她，同時何氏還要她自己去做點點政治工作。問題是：她能够做些什麼呢？這問題隔了相當時期沒有解決。後來她遇見了一個年輕婦人，名叫狄干美（Marion Dickerman）的，

因此對於女工情形和教育問題，發生了興趣。此次會晤之後，愛玲娜做了婦女聯合工會（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的一個預備委員。她又碰到柯克女士（Nancy Cook），此人又是一位熱烈的女權論者，這位女士要她去做法民黨省委員會婦女部籌備基金會的主席。愛玲娜事後承認她擔任這個主席之時，對於她所要說的話，一點沒有準備。不過，她的冷淡却總算打破了，從那時起，她漸漸變得對於各種活動有了目的起來，尤其是對於民黨省委員會，婦女聯合工會，和女選舉員聯合會（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她看到許多事情，使她對於政黨政治發生厭惡，例如，她看到選舉人接受賄選的錢，以及政黨中許多欺詐的事情；但是，她也會碰到比較純潔的政治工作者，並且看到有些人大公無私的為了一個政治理想而努力工作。她覺得自己同這些人合得來，從他們地方，她開始學習怎樣去以順處逆。她慢慢的加多演說的次數，在這一方面，何氏幫了她不少的忙，他往往坐在演說廳後面，留心她的錯誤，在事後校正她，他批評的結語總是那句老話：「預備些你所要說的話，說了，你就坐下去。」

羅斯福的病，加重了愛玲娜的責任，她對於此種責任，非常熱心，尤其是對於兩個年齡最小的兒子。她知道這些孩子必需學習騎馬，游泳，露營等等，而除了早上騎馬功課之外，其餘的事情她還沒有教他們做過。她看到自己責任的重大，竭力教育其子女，使他們得有一個正常的兒童時期。兒童學習駕駛汽車，是第一件必需要做的事情，她於是很勇敢的着手教他們學習，而更勇

敢的是她能够坚持下去。

在紐約，她在民主黨省委員會婦女部中，擔任一個半職業性質的事務，她發行了一張報紙，在何氏教導之下，她學到不少有用的知識，如廣告，推銷，和報紙內容的組織等等。

所以，愛玲·羅斯福在做鼓勵和增加丈夫力量的時候，正也受他的鼓勵而努力變成倚賴自己。同時，她同何氏恢復羅斯福一部份以前的生活的計劃，也受到了鼓勵。「那整個夏季在海德公園」，愛利諾後來記述說：「我的丈夫爭扎去做許多事情，這些事情可能使他變得活潑。他學習使用手杖，每天走路，以堅其自信心。每一件新鮮的事情，他非但用了決心去做，並且竭盡自己的體力去做。」

羅斯福回到紐約之後，作更進一步取得自信的努力，他開始繼續實行一個商人的日常事務，每天早上到辦公處去。他要儘可能的過一個正常生活，他的決心是堅毅不拔的。醫生曾經對他說，要克復他的羸弱，必需每天每小時的奮鬥着，聽到了這句話之後，羅斯福立刻宣佈他要堅持這個奮鬥的意向。他竭力奮鬥，從不講一句可憐自己的話，也從不提他不能走路這件事。有一次，他對夫人說：「我要打倒這東西，」這句怒號反映出了他的堅持態度，不但表示出他意志力的集中，並且顯出他對於自己痛苦的輕描淡寫態度。他整個的目的，乃是在於避免這件事情打擾環繞他的人，雖然有表面上的矛盾，他總做得像自己是身體強健，能够做任何工作。有一個時期

，他每天照了按定計劃做事，八時半以後兩小時在家接見客人，十時半到一時半在辦公處工作，在公事桌上用午膳，然後到法律事務所去，工作到五時光景，然後回家做點運動和談話。

三年之後，他的努力，漸漸發生影響了，並不是他的一般健康，有所改進，真的，在這方面顯得是比以前好些了，而是他的精神，大為改進。此時期內，他每個冬天到福羅力大(Florida)去，做各種運動，同時受些診治。他也已經自己很詳細的研究過這種病症及其影響。但是他的兩腿還是麻木。每天他尋求部份恢復的記號，但是一點也沒有。

在一九二四年時，他聽到一件新聞，有一個年輕的人，已經完全治癒了同樣的病症。這個病人每年夏天到喬治亞(Georgia)地方的溫泉(Warm Springs)的一個小塘子裏去運動和洗濯他的腿。隔了一個相當時期，他能够游泳，並且可以在水中立直，這樣過了三個夏天，他可以用了手杖在陸地上走路。羅斯福決定去嘗試這個治療，一九二四年的秋天，他到溫泉去，在那裏勾留了六個禮拜。在這個極短的期間，他得到的進步比以前三年還多。因為這塘子的天然溫度剛好比人身體溫度略低一些，他可以在水中浸好幾個鐘點，不覺得疲倦。

當他正在做這個治療時候，有些記者來和他談政事。有一個記者回去寫了一篇文章，不是講政事，而是講游泳是恢復健康之一法。這篇文章流傳全國，吸引了不少患小兒麻痺症的人到溫泉來。這個公佈是一個極大妨礙。溫泉地方的供應和設備都嫌不够；而同時附近沒有足够的醫生。

這裏（羅斯福看到）他能够做些事情了；這事情可使若干同病者，獲得一種身體的自由。此種自由的價值，十萬倍於政治自由。首先，他和一個本地醫生商議，照了他的指導，定出一套水底運動的方法來。於是，看到有些病人的身體有了改進，他請了許多醫藥專家來檢驗溫泉地方的塘子。他又修葺了許多破舊的村舍，請看護和醫生，建立種種設備。當他看到有些病人如何的充滿了希望，更有少數的病人如何拚命的運動練習，再有些人已經得到了許多益處，他的天賦的樂觀主義和工作的熱心，都恢復了起來。經過了好多灰色的日子後，這是非常興奮的事，他覺得自己還是一個有用的人。

檢驗池塘的工作，由赫伯特醫生（Leroy W. Hubbard）監督辦理。檢驗的報告，符合羅斯福要把溫泉變成水治療中心的念頭。受了這個鼓勵，羅斯福把溫泉買了下來，同時買了周圍的許多產業和好幾百英畝的地，建立喬治亞溫泉基金組織（Georgia Warm Springs Foundation），這是他所組織的一個不營利的機關。

此種舉措，乃是羅斯福勇敢的表现。當他家裏有些人還不知這事的時候，而自己也尚無絕大把握，他就把自己一半的財產供獻給這個組織。除了他自己捐款之外，還加上一羣友人的慷慨捐款，中間有些人的近親也患了這同樣的病症，再有些樂善好施的人，爲了特殊目的，也送捐款來。治療中心容納病人的數量，每年增加。一九二七年時，那裏的設備可以供應五十個病人，就在

那年，有一百五十人在那裏受治療。一九三〇年時，這個數字又增加了一百。

這樣，羅斯福又變成了一個領袖。至於他只能在殘廢人中間做領袖這回事，並不使他覺得侮辱。相反的，這件事使他替這些病人盡力。當他在溫泉之時，他生活和工作在一個小型的白宮裏；他的同病一定把他視為他們的總統。因為在實際上，他是這塊殖民地的領袖，他聆聽每個新來的人的名字和歷史，指導他們，監視運動練習，接受關於病人演進的日常報告。一個二十歲女子隔了十六年纔部份治愈的故事，一個剛薩斯（Kanas）地方的青年獲得本地游泳錦標的故事，一個足球員驟然受了這病的打擊而又治好了的故事，——有時他在講述這些故事時，快活得像自己已經完全治愈一般。

但溫泉的範圍，對於他那種極活動的精神，還嫌太小。他看到此項病症在美國猖獗的情形，他開始考慮，他應該怎樣舉辦一個全國撲滅麻痺症的運動。他代表了三萬多的犧牲者，發表一大套的演說和文章，引起人家的注意，詳述此種病症的可怖情形，以及治療機關的缺乏。他在反複陳述之時候，因為要支持自己的論斷，時常提起他自己的遭遇，以為明證。他抱着服務人羣的目標，因此他對於自己的痛苦，倒反不大注意了。新聞記者常常到他地方，詢以種種問題，但是他非常小心，不告訴他們自己的痛苦情形，有一次他告訴一個新聞記者說，他最不喜歡的一件事，乃是發表關於他疾病痛苦的材料。

在這樣情形之下，他每天按了計劃做固定的工作，慢慢的向着解放之路奮鬥前進，把他的心從疾病的慘酷中解脫出來。在一羣被稱爲「同罹老病者」的被難者中間，他造成一個新型的人，很像一位聖哲之人。他的模範，對於一切到溫泉來治療的人心理和精神，有時他甚至於對他們的身體，有一種醫療的影響。他知道他發出的這種影響，覺得他仍會再回到自己的身上。他看到病人間的竭誠合作精神，和他們互相競爭着改進的情形。「當這些人到這裏來，」便有一人說：「他們已經做了好幾個的嬰孩。他們躺在棉被裏，動彈不得。到了此時，他們找到和他們同樣的人。他們克復了自覺畸形的心理。此種心理上的因素，和他們疾病的改進，有很大的關係。」他沒有說起自己活動的影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這個病人的如何的興奮，當他們聽到他到溫泉來了，他們是怎樣，快活，當他到了那裏，他們是怎樣的誠懇舉行歡迎他的典禮。

這是政治信仰以及被人歡呼擁護的一件事情。這是他的性格不能永遠保持不踏進政治圈裏去。他的心裏，久已存有一個念頭，要在民主黨裏建立一個進步派，這是個進步派的最後目的，乃是把他完全造成民主黨的本身。他的計劃會在一九二二年的夏天透露出一點消息來，當他公開要求，史密斯（Alfred E. Smith）去做紐約省長候選人的時候。在這個要求裏，羅斯福所用的理由，和後來勸他自己回到政治舞台的完全一樣——這理由是史密斯的家屬有一天會更尊敬他，因為他把政黨比家庭看得更爲重要。

一九二四年的春天，史密斯是總統候選人，請羅斯福主持民主黨的競選運動。羅斯福答應了下來，這件事是他重返政治生活的第一步。許多人以為他的允諾的意義，僅不過是他願意出借自己的名頭而已。但是他使他們個個吃驚，他十足的負起責任來，這個吃驚變為熱烈的羨慕，當他作提出史密斯做候選人的演說時候。有些人以為這是民主黨大會裏一次極偉大的演講。「一點沒有要做這類事的意向與目的，」一個批評家說：「他替自己做了他不能替他候選人做的事。」另外一人這樣說：「無論史密斯省長勝利或失敗，羅斯福在一九二四年民主黨大會裏顯得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從此以後，他的領袖天才格外被人認識了。國內各派人物都開始崇拜他，而要他做紐約省長之說，甚囂塵上。但他聽到這事後，宣佈他非到不用手杖能够走路的時候，不願意担任公家職務。而那些熟識他的人，則以為他希望要担任一個更活動而更顯著的公家職位。有過了那種活動生活的經驗，他對於半退休式的生活，不會覺得滿意的。何威對於這一點看得最清楚，正在冷靜地注意着活動的機會，他要替羅斯福找尋一項活動機會，此項活動，不致損害他的身體健康。他要使美國總統的野心是不是在時期產生出來的呢？這問題時常被提出，但是毫無益處。答案是：這念頭可說是從沒有存在羅斯福的心中。而也可說時常存在他的心中。羅斯福本人也不能夠對這問題作更確切的答案。

何威對於羅斯福服務的貢獻，和羅斯福對於史密斯的熱誠，有點相像。尤其是在每方面的不調和之處。史密斯和羅斯福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美國生活的類型——簡直可以當作兩個不同階級的人物，雖然兩人都是民主黨人。史密斯的語言粗而帶有東方聲調，是一個典型的美國人。他是一位聰明而直爽的政治家。雖然外表上沒有什麼動人之處，他有着做公務人員的長處，他有動人的感情和宗教的熱誠。

史密斯比羅斯福大十來歲，他是用了極大熱誠做政治生活和守規律的人。他從紐約賣報軍到紐約省長的過程中，從沒有腐敗過。羅斯福同這樣一個人聯絡，一點不會失掉自尊心，也不會損害他自己的政治理想。羅斯福和史密斯很相投合，而史密斯也很崇拜他年輕同事的誠實理想和特殊才能。

好幾年前，羅斯福已經相信史密斯是一個真正偉大的公務員，可以藉了他的工作基礎做下去，假使他再有踏進政治舞台的機會。一九二四年的十二月裏，他已經應了要求，嘗試大規模重振民主黨的工作。他寫信給三千以上民主黨的領袖，要求他們同意幾條基本原则：每個民主黨員（他主張）應當堅持該黨機關要每年保持日常工作程序，不可以僅僅在選舉總統時才工作；國家民主黨的領袖應當常常和各省支黨保持密切聯絡；黨的組織要完全公開，政黨領袖，應當時常會面，以謀更大的團結；民主黨在事實上應當少注力於「人物」培養，而多注力於建立一個進步而合

理的計劃。

雖然這個要求沒有能把民主黨的分岐糾正，牠使全國下級人員對於民主黨的國策，得到確切的瞭解。各地的民主黨員，藉此懂得他們公認的理想的真正意義，想到他們自己最重要的任務，乃是為每個公民的幸福着想，實現全民政治的理想，此種理想，恰和那些只希望國家物質繁榮的人相反，因為這些人要經由財閥政治去獲致國家繁榮的。

羅斯福的目的，是要全部民主黨員懂得他們的黨是代表自由和進步思想的。他不住的爲了這個目的努力，有時演說，有時發循環信，有時在報紙上宣揚這個意思。在新聞紙方面，他儘可能的找尋大量聽衆，而在運用這公開宣揚的時候，他並不吹毛求疵，他替一個大衆讀物的半月刊寫文章，每篇文章附有一個自己的照片，表現種種特殊姿勢。「我們必需深入——披荆斬棘！」這是中間有一篇文章的標題，旁邊附一個可能想像到頂不炫耀的照片；但是就在這裏有巧妙之處，因爲羅斯福的那個彈形頭，帶着鬚髯的照片，也許顯得像史密斯一樣，在早年是一個苦孩子。他在「苛捐」(Scrambled Taxes)和「不必需的捐稅」(Unnecessary Taxes)兩個雜誌裏寫文章，中間有一篇附一張預言式的照片，兩只手展開着，立在華盛頓政府建築上面。另外一篇文章的題目叫「戰勝罪惡」；其餘文章是諷功利的。一篇叫公衆利益和人民權利的文章旁邊，附着一張羅斯福不用手杖站在那裏演說的照片。這是要給看這雜誌的人一個良好的印象，因爲這張像

片顯出他的堅毅樂觀自信的性格。假使那些讀者在他沒有生麻痺症之前熟悉羅斯福的強健體育家的形貌，他們在這相片裏一定可以注意到羅斯福的上身變得比以前寬闊了，他的頭變得更大，形容變得更靜止，而顯示出這人有更大的決心。在這像片裏，到處顯示從內心奮鬥而得到對於自己的認識，和從衰弱裏得來的力量。

他從生活的破壞力裏得到了充足的經驗，使他變為一個追求安慰和再生的人。他的文章和演講都帶着極濃厚的博愛色彩，有時還染着聖經的紫色。「你應當愛你的鄰居，和愛你自己一樣。」這話用得很適當，當他批評三K黨（Ku Klux Klan）的時候。

在這些年頭裏，他一部份的力量，是從他沒有一個公務生活在他眼裏這事實裏得來的。他有一個意願，要避免一時任一事，隔了些時又換一事。這並不是說他對於政治現象看成一個永久的東西。但是暫時他却不需急急。他的幸運地位可以讓他很滿意的等待。他的聲望當然也因了他的耐心等待而大為增高。在羣衆的眼光裏，沒有一件事比安份耐守為難能可貴的了。

在民主黨團結的成長中，他慢慢的變成一個重要的勢力。他在每省有要好的民主黨朋友，他和黨中的集體和分離活動，都有着密切的聯絡。他繼續不斷的努力，設法調和國內四個大區黨部的意見分歧。他的實際知識，他的開展的性格，他表面上的安分（這雖然一半是偶然的，而一半也是真的）——這些因素都幫他促進民主黨的聯合和團結，把他脫出地方性和私人的紛爭，使其

變成更有效的一個全國力量。

同時，在這些因素中，愛利諾給她丈夫的幫助，也是不能忽視的。在六年中間，她在這方面的成就很大，一九二八年時，她擔任女子活動局的指導員。起先，她並不覺得政治活動給她多少鼓勵和興奮。例如，在一九二四年民主黨大會裏，她發現女人的勢力非常的小。女人在會裏大部份是立在那裏，一聲不響。愛利諾將若干提議提出在會中討論，但是等在一扇緊閉的門後，她很聰明的疑心這些問題並不怎樣受熱烈的討論。女人在大會裏的一點沒有地位，是一件太明顯的事了。那些坐着不動的女人，只能拾到一個偶然的謠傳的一鱗半爪，此外，她們只能坐着結絨繩生活，一無他事，她們希望男人們不要把他們的策略計劃得太長久了，以使會議早早結束。此時此際，唯有一個喜劇家，才能打破那種單調情形，天意的，來了這樣一個人。「在這次大會裏，」愛利諾說：「我第一次瞥見，陸極斯（Will Rogers），當他一天走到投票箱旁邊問道：「是不是你們把將來斷頭台的犧牲者的名字在絨繩裏結起記號來？」我覺得這像是說，我要任意處罰那些不能把大會趕快結束的傢伙。」

但是，這是一九二四年的事。四年以後，愛利諾是一個成熟而關心的政客了；沒有一個人比何威看到這個轉變後，覺得更快活了，因為這大部是他的訓練的結果，她才和政治生活適應，而變成一個自立者。那些可厭的等待，結絨繩，拾聽謠言的時間使她變得更加同情於男女平等做公

務員的需要。同時，她也是一個熱心而有効的改善處理家事的擁護者，擴展工人酬報律和保護職業婦女的人。她也是一個堅信禁酒主義者。

以理測度，愛利諾的熱中女權論，會使他做損害丈夫的事業的事來，即使不是有意，也許偶然或是在沒有判斷力時會做出來。事實上却並不如此，這是由於愛利諾對她丈夫忠心的貢獻，同時由於何威冷靜的監視。

但當一九二八年一點光芒再降到羅斯福身上之時，他是完全沒有準備。史密斯做了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他要羅斯福接受做紐約省長的候選人。羅斯福那時正在溫泉繼續治療。他有部份支配腿部活動的光明希望，在那時，他覺得治療疾病，比管理紐約省政，更為重要。

第八章 羅斯福州長

但是，史密斯認為羅斯福做紐約州長候選人一事，非常重要。沒有一個民主黨領袖比他更適合這個要求。羅斯福並不是不會批評過史密斯的競選運動——例如，他曾警告史密斯的熱烈擁護者，反對他們疏遠黨內的禁酒主義者和新教徒，他堅持以為酒禁是全國的問題，而不是國家一黨的問題；但史密斯和他異常親熱，此種小小枝節，不會影響到他們的交情。

在一次長途電話談話中（這是美國人的一種豪舉，金錢時間，在所不計），史密斯竭力慫恿他的友人，接受做紐約州長候選人的提議。但羅斯福無意接受。他至少還要在溫泉居住一年，給自己治愈麻痺症一個最大的機會。

在這一點上，何威完全和他同意。他以爲羅斯福做了州長，並不見得就會提高他在黨裏的地位。相反的，這會把他從舞台的中心圈裏移出來。做了紐約州長，他不能把握比較廣大的羣衆，除非盡力於自己實實在在在做點地方工作。

在另一方面，羅斯福却也並不覺得這事的可厭。他覺得他的黨裏正給他一個偉大的榮譽，希望要選他做本州最高的職位。同時，自己的雄心，也並不會因此，有實現的希望。在過去，有許

多紐約州長，終於做成美國的總統，此種先例，鼓動了他的雄心。羅斯福談起他自己疾病之時，時常提起他那時並不希望要做紐約州長，他當時的希望，集中於恢復健康一事。但在史密士堅勸之下，他終於接受紐約省長候選人的提議。

羅斯福堅毅的道德信念，使他解決了這個內心的衝突，這是他獨到之處。

他接受了做候選人提議之後，他那天賦的樂觀性情，又全部顯露出來了，他向家屬和友人担保，他一定會當選紐約州長。事實證明他的自信是完全不錯的，一九二九年的元旦，他在阿爾巴尼 (Albany) 議事室中當選為紐約州長。

就職典禮之時，前任州長史密斯發表了一篇很動人的告別演說，史密斯在演說中間，回過頭來對羅斯福說：「富蘭克。我向你道賀。我希望你能够把你那智慧的心，貢獻給本州各項事業上面」。

這幾句話裏面，就像反映出了挑戰的信號，羅斯福卸任之後，就遭遇了一個困難的問題，這就是水力問題。在就職宣言中，他已向大眾提議，水力問題應該單獨解決，不應牽涉到政治上面去。他向大眾說道：「我們有這樣偉大的一個遺產，而被卑微的爭鬧和黨派的辯論所耽延，不思極早利用，這正是一件不可忍耐的事。時間不會解決這個問題的，我們越是在時間方面延宕，越不容易找到一個適當的解決辦法。這個問題必須立即加以解決。」

聖路倫士河 (St. Lawrence River) 的水力問題，已經辯論了好幾年。有些人主張公家管轄；有些人主張歸私人辦理。數年以來，這個問題已經成爲競選的工具，「水力」——演說家熱烈地喊着，他們當牠是一種政治上爭鬥的武器，而真要想在這方面辦出點事的人，真可謂磨若晨星。

但這位現任州長，却要在實際方面着手討論這問題的，他那種樂觀的脾氣對於有些人是一種鼓勵，對於另外一些人是一種煩惱。他在有一次演講之時，把此項水力問題，詳加分析，籍使聽衆們獲得清晰的瞭解。本州的水力，應該屬於大眾的。委員們甚至立法部本身都沒有權利把一瓦籽的潛能私援與任何私人或團體。

其次，他主張立法人員必需要使這個屬於大眾的水力變成電力，供給大眾使用，在可能範圍內，要使價格儘量的低廉。

定了這兩條基本原則之後，他想這個問題，自然會解決的。他接着考慮技術方面的事，分了三點來說：第一，築壩，設水力廠，購置必需的輪機，使水力變成電力，第二，建築數千里長的傳導線，使電流通到全州各個分播小站；第三，把電力分播到千萬家人家和工廠中去。」然後，他把這全部事業劃分爲州政府該管若干，私家公司該管若干，更有若干事務，由雙方合作辦理。

「便宜電力」只是羅斯福州長許多建樹中之一，他還有許多建設的事業，例如：「農業經濟

「一老年恤金」，「司法改良」，「薩拉脫加泉(Saratoga Springs)改爲州中療養所」等等。羅斯福州長，機伶異常，他把重要問題和政治脫離開來辦理，此種手段，可以從他對付當時農業問題的方法中看出來。他當選州長之後，立刻召集了一個農業專家會議。從這個會議裏，建立了一個顧問委員會，由亨利·摩根曹(Henry Morgenthau, Jr.)擔任主席，大部份委員都是共和黨人。這個委員會提出的建議，終爲立法機關所採用。

摩根曹之被任爲委員會主席，象徵他和羅斯福友誼的日益增進。他是羅斯福家的杜乞斯村——(Dutchess County)的一個鄰居，正像羅斯福一樣，他在那裏也被視爲一個鄉村紳士。雖然他的行動頗爲滯慢，但羅斯福却賞識了他，他們起初是要好的鄰居，現在變成了莫逆之交；兩人的友誼進步得很快，幾年之中，摩根曹變成羅斯福若干知己中的一個。

他的把州治從黨派政治泥沼中解脫出來，此項能力，是羅斯福州長行政上的一個特長。這個特長，在他任用行政人員中表現出來，他把重要職位，委諸自己的友人。這些友人中間，包括華爾特泰和(Dr. Walter Thayer)，葛里伍士校(Colonel Greene)，潘金絲小姐(Miss Frances Perkins)，湯姆林驅(Thomas Lynch)，羅遜曼(Samuel Rosenman)。當人家有一次批評羅斯福專門挑選自己友人充任各種職位的時候，他很快的說出一句挑戰性的回答：「在以前兩年任內，我儘可能的任用私人。我預備在以後兩年中，依舊繼續此項政策。」

羅遜曼的任用，是此項政策的一個有力表示。當時羅斯福州長正在找尋一個年輕人做他的顧問，他看到羅遜曼正在做起草一個議案的工作，就委任他做了這個顧問。這個委任是一個未來非常有趣的事實的第一個重要步驟，因為，幾年以後，就是這位羅遜曼建立了第一次頭腦托辣斯(Brain Trust)，後來又做了紐約州最高法院的審判官。這位孟哈登(Manhattan)地方的美國人，冷靜而細心，自此以後，他一直是羅斯福政治生活中的一個主要人物。一九三七年時，我在羅斯福家裏碰見這位先生，他有許多地方給我深刻的印象，例如，他那遲慢的動作，他那靜默的態度，莊嚴而搜索的眼光等等。羅斯福在選擇各部長官和私人顧問時，顯出他堅強的判斷力，此項力量，乃是從病症中得來的。在那個長時期的磨難中間，他能够得有空間，繼續不斷的閱讀書籍；再加，他有更多的機會去考察人家的行爲，把他的發現和從書本中收獲的學問智慧相比照融溶。他在早年之時因爲太活動的緣故，沒有閱讀書籍的耐力。那時，他把書本當作消遣材料。尤以哲學書籍，與他無緣。「沒有時間，我怕。必需工作」——這些天真的話，他的家屬和朋友都很熟習，這是羅斯福天性的顯示。

可是他的事業也不能完全用「躁急」兩字去解釋。他也有隱秘的方面，正像其他政治領袖一樣，例如希特勒，墨索里尼，教皇，和大英帝國的首相等。

羅斯福在紐約州長的任期中間，這個曖昧不明的因素正開始做他的工作。他對於水力問題所

探的步驟，雖然非常機巧，終究使人明瞭他是站在爲民衆利益的立場上，主張政治的誠實和完整，嚴厲反對貪惡和利用公益事情，換句話說，他是反對許多的富翁，銀行家，和營私的政客。這個態度沒有一點兒謎在裏頭。對於那些注視羅斯福州長舉動的人，他對於經濟制度的態度才真是一個謎。是否他本心是反資本家的嗎？

他受的教育和訓練都使他對資本主義制度有很強烈的偏護，而他從未攻擊過現行的資本制度，這是真的。漢德森(Hudson)河的水力會被州政府賣給私家這事，他也並不爲是一件本身不健全的事情。他有一次宣稱公共利益團體永遠不應當做主人，「他們必需做僕人，像一切的良僕一樣，得到好的待遇，但是他們永遠是我們的僕人。」那時，他的觀點是非常清楚。同樣的，當他在紐約城國家民主黨俱樂部演說時，他舉漢德森河在紐堡(Newburgh)地方的輪渡爲例。安妮女皇(Queen Anne)曾給一人有權利在此設立渡頭，現在這輪渡還是由這人的子孫管理。那次演說中間，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話，我特地在這裏把他引出來，因爲我們藉此可以窺到羅斯福政治傷仰中一個基本要點。他說：「但是當安妮女皇把那特權給予窮困的浦威爾(Powell)時，她說：『你得能享有這個特殊權利，但你要記住兩件事：第一，你必需服務得很好。你必需在那裏備一只相當大的船，而當人畜器具馬牛要過渡的時候，你必需準備充分的船隻，渡他們過去。第二，你向他們收的過渡費必需合理。浦威爾，你可知道什麼是一個合理的過渡費呢？一個合理過渡費

的標準就是你得到勞力的公平代價，不能多取。」

接着，羅斯福斥責公衆服務委員會的越俎代庖。「公衆服務委員會」他提醒聽衆說：「是代表立法機關的而又就是立法機關後面的全體人民。牠的職務，並不是處理兩造的爭辯。很清楚而確切的，牠只代表一方面，就是州內的公民。牠有一個職務，並不是在人民與公衆利益兩者中間作選擇，牠唯一的職務，乃是代表了全州人民去監視政府做兩件事情：第一，服務，第二，課定一個合理的稅。」

這些都顯明羅斯福對刺有勢力財政家的良心，使他們認識他們的財富，必須用在人民利益上面。最重要的是他要他們變得合理，因為合理在他眼光中是人類最高的道德。他要使他們明白道理，要他們明白一個富有的商人也可以同時做一個好人。假使有人問：「怎樣才算是一個好人，羅斯福先生？」他會這樣回答：「一個好人就是一個良好的公僕。」

伊蘇爾(Mr. Insull)先生稱做達官貴人的這班人，痛恨羅斯福在演講中帶的道德口吻。金錢的力量已經使他們愚笨到一個程度，他們不再看得到像羅斯福這樣一個人的溫和誘導，對他們是一種幸福，他們看不到假使接受了羅斯福的意見，好好利用，可以租憲革命。在州長任內，羅斯福反覆的宣佈他願意和健全的營業原則合作。他相信州內有充分的好商人，和他的目光相同。他要給這些人服務公衆的機會，而當他和他們談話之時，他總很小心的提起那個沒味的字「服務」

。假使他的關係水力問題變成法律的，他知道他在那時能够發現究竟商業和理財的內容是爲公衆利益還是只爲着私人利益。他看到下面這些政策的選擇：公家管領水力地點，壩，和水力廠，私人設立分播網；或是完全由私人利益來開拓；或是完全由公家管領整個組織。

在這點和其他爭端中，他自己做公家和商業要人間的調人。他的地位不能再更清楚的闡明了。問題是：假使他調停而失敗，他會走什麼路呢？這問題他自己就從來沒有作過答案，這裏頭就存着這位民主黨統治家之謎。

有一件事情，倒是非常確定：他那天然的愛自由的脾氣和心理使他小願意做一個獨裁者。雖然環境也許會強迫他認許增加政府的權力，他的動機一定是要運用了這項權力去達到儘量保障個人自由的最後目的。他追憫政府曾經長時期的不實際把公民當作人類而和他們接觸。他有一次會經發出這樣一問話：怎樣會有進步，當政府把公民當作統計單位看待的時候？

他曾聽過勃雷斯爵士 (Lord Bryce) 的演說，其中有一些話一直存在他的記憶中。也許並不是毫不相干的在這裏把這些話提出來，這些話是在一次宴會後討論裏說的。勃雷斯表示他的信仰，以爲美國政府的形式會很長的存在下去，當其他形式的政府早已傾頹或是改變之後。他指出在別的國家裏新的問題必需在國家試驗室中經過試驗。當一個解決方案被找到了，必需用之於整個國家，這樣才能證出其是對或錯的解決方案。「但是」，他向他喜悅而滿意的聽衆說，（沒有一

個人比羅斯福更滿意的了，否則他不會耐心的去記憶這些話。」「但是在美國，你們有四十八個試驗室，當新的問題出現了，你們能夠找出四十八個解決方案來適應這問題，而後這四十八個實驗室裏，有些解決方案也許會證實為不健全或不能接受，但是在這樣一次實驗裏，歷史會顯示，你們至少已經得到一些救濟的答案，這些答案能夠變成很成功的，當全國應用的時候。」

從這些話裏，羅斯福得到一個結論，在這結論裏，他的厭惡獨裁心理，很明顯的表示出來。他的意思是要國府和各省合作，收集報道，做成一個清除的機關，經由這個機關省長可能工作。「我想，」他說：「這是華盛頓頂正確而有用的任務。國家不要担負全部工作，制定了方法和細節交給各省實行，按了快而難的程序，這些也許適宜，也許不適宜應用於全國各地，國府能夠在幾州中幫助我們找出各種解決方案，這些最後會使我們達到某種目的。」

這些話很值得注意。同時也值得記住這些話是在一九三一年說的，正在州長任明內；因為在後來幾年裏，羅斯福常常被非難為追求獨裁全國的權力，被要求用莊嚴的否認去答復這個非難。看過了他這些年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雖然這種責難大部由於黨派之見，同時也真的有一種担心和恐懼，生怕環境會和他內心那個不可知的謎會聯合起來，誘惑羅斯福走到一種獨裁的形式上去。

他對於政府職務的態度很明顯的在他土地利用的計劃裏表現出來，這計劃是他做紐約州長時

着手辦理的。這個計劃很妙的顯出他看這個一直重要的問題，有遠大眼光的能力。他能够同時在全國方面和地方方面籌劃，他關於這問題的演說中有幾段透示出他有時把州長職當作一個重要的預習。

這是一件奇怪的事實，人類的最明顯的需要，一個目光遠大的土地政策從來很少得到圓滿的答案。有時，我們偶然在一本書中找到這樣一個政策的大綱，例如像列明登爵士(Lord Lynington)的英倫天災(Famine in England)中提出這樣一個警告：「假使農業技術不根本變過，不聯合努力去制止侵蝕，不開闢荒地的話，飢荒的魔影總有一天會變成實際，就算沒有戰爭來加重的話。單是這一點就含有……儲藏積蓄的理由，要儲藏人畜所需要消耗的任何東西。這樣一個儲藏不但在戰時有非常的價值，就在太平時候，當食物供給減少了，也可使我們得到一個喘息機會，然後再圖重行組織我們的農業出產，恢復土地的肥沃，直到我們用了小心的分派達到自給自足的地步。」

但是我們人類很少看到這類卓越的常識從紙上空談變成實際應用。福斯羅在他州長任內，計劃了一個土地政策，並且實施了這個計劃，這是一個很稀罕的例子。首先，他看到要使人民實行這政策的問題比決定怎樣利用每畝土地的問題更為重要；而在這個問題之中（他看到），還有其他同樣困難的問題，例如，怎樣使農村生活有興味，怎樣去調節農業產物。他找到一個着手解決

這些問題的方法，就是把民衆分成三類，市民，農民，農業工業人。在他的州長任內，紐約州政府担起了一個政府責任，着手實行一個更開明運用農業，工業，人力來源的計劃。看了都市和農村生活的不協調，州府着手救濟農村的公平，不可能的經濟現象，時時抱着建立一個永久農業基礎的最後目的。

「這個」羅斯福對別的州長說：「是解救目前最迫切的需要的計劃，但是這計劃演進得極快，對於將來有一個更深刻更重要的意義，就是全州計劃。我們既然覺得市計劃，或鄉村計劃的價值，一個全州的應當採取一個永久性的社會經濟計劃，以全州爲目的，是何等更重要的事。在一切這些工作中，值得記錄的是不但目前計劃，並且長期計劃要完全用一個沒有黨派的態度去實行出來。這個全州計劃要儘量開發好的土地。爲了要土地建立在一個永久基礎上面，我們確定一個政策，要建設農村和市場間一直暢通的道路，供給大眾利用的電力，電話線，醫院設備，和一只良好的中學。我們相信在目前狀況之下，一個普遍的政策應當更着重於辦理這類服務和儘量利用好的土地，暫時擱起利用邊緣半荒地的嘗試。」

這個「沒有黨派的態度」羅斯福在這次演說中提到的是他做州長時的一個偉大力量的來源。但是，雖然他在土地政策問題中一直保持這項態度，而在驟然發生關於司法和立法與預算的關係的爭辯中，這項冷靜態度不能希望其一直維持。關於這次衝突，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不同的宣言中

得到一些觀念。在有一次的公文中，羅斯福表示，正像州長的永遠不應當有立法職權，立法部委員也不應該有司法職權；立法部委員發出極激烈的責難。他們宣佈州的基礎受了威脅。羅斯福的公文被攻擊者指為狂妄，僭越，無恥，侮辱，惡意和貪婪。

這是一個激烈的爭鬥。新的手續和舊的完全相反，山州長草擬預算案，給立法部審定。目的並不是要取消立法部支配經費的權，而是要集中責任，抵制含糊的用途。共和黨人的一邊要用修改預算來節制州長的權；他們經過了法律上的勸告，把修改後的預算案通過。羅斯福的勇敢的報復動作是把整個問題放到法院裏去。經過了一次沒有什麼建設的爭鬥後，結果是一個在原則方面完全擁護州長的決議，羅斯福很敏捷的運用這個勝利，斷然的說這個決議會在未來的多少年代中當爲「一個樞軸，在這樞軸上，這州和他州的政府建立在上面。」

當他簽水力委員會議案字的時候，他要使聖羅而士河水力變成公衆服務的夢更近乎實現，於是他又踏過了一塊個人進步的里程碑。「但是」，他警告地加一句說：「正像進步路上其他的里程碑一樣，這不過是一塊里程碑，不是終點。大家應當更要格外的警惕，要確切的使這個進步不被有些人所阻止，這些人以前曾經很成功的阻礙各種要歸還人民自己的水力嘗試。」

阻撓誠意的努力——這事時常引起羅斯福火一般的憤恨。在他的州長任期內，這是他演說常見的題目，而因爲他的爲健康的奮鬥曾經很殘酷的被阻撓過，他對這問題的發揮更能够有力量。

他也許會在奮鬥恢復以前健康的努力中失敗，但是這個失敗反而替他建立更大的力量與資源的蘊量，去對付公開的爭鬥。他那時發表的演說中充滿了加倍的自信，一種不可批當的堅信的語調，他的敵人很容易誤會是傲慢。他和無線聯絡的機巧更增加了他動人的力量。他仔細研究這個傳播器，發現可以利用牠去增強政治的人道一方面。因為這是一個堅信而理想的民主黨員，他在無線電裏能夠發現一個引起重視個人權利的法子，這是不足驚異的。當其他的人在耗費無線電的益處，廣播政治於一羣想像中的羣衆聽的時候，羅斯福很小的考慮着怎樣可以利用這個奇異的工具，和州裏每個公民來一個心照的談話。他知道容易吸引一個平常的公民討論良好政府，而不易討論政治的粗事，他把「政府」問題放在最前的一點，在他大部份的無電線談話裏。「我一點也沒有失掉勇氣，」他在那時有一次廣播裏說：「爲了許多立法事務混淆在黨派的爭論中，或是大部份的共和黨似乎採取一個一貫的政策，反對和改變每一個民主黨政府的提案。我只能希望明年的輿論會強迫共和黨的領袖們和州長一致，在有些州內迫切需要的事務上。」

羅斯福州長接着告訴他分散的聽衆一件事情，舉例證明政黨政治的「歸謬法」(Reductio ad absurdum)。他的一個共和黨友人問過一位有名的立法官，問他是否預備擁護州長的一個主張，關於一件重要而完全無黨派的事情。這位立法官答道：「我是百分之一百同意州長。他是死對的。但是，當然啦，我們不能和他在這件事上一致，因爲這會給他太多的政治上的信用。」

對於這故事的中心點，羅斯福加了這個批評：「現在，我的朋友，我要完全辯清楚，這個政治上的信用對我是完全沒有物質上利益的。我只能說我很歡喜大部份的立法部委員給我的計劃和難過他們的沒有採用其餘一部份。」

這樣獨立的態度！這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的事業中的一個特徵，從最早做參議員的時候起一直這樣。的確，這個特徵在他在哈佛做學生時代已很顯明，不過在學校狹小範圍沒有十分增加他的聲望。現在他的範圍是全紐約州，許多討厭政治上的人很容易被這種自決，堅毅的態度所感動，這一直對他是很自然的態度。再加，他的生活的演進現在並不像以前那樣處處環繞着好運氣。貧窮這件事，他從未碰到過，但是命運要他忍受一個同樣悲痛的經驗；而這個經驗並不會使他的自信變得淡薄，相反的使他變得崇高了。羅斯福的自信現在有了一種超越的性質。

在他和紐約州立法部拖長的爭鬥全部過程中，這個性質顯示得很清楚，一直和反憲法力量 and 濫用權力奮鬥。例如，在爭辯司法預算案時，他不得不採取峻烈的行動，因為，他說，把三分之二完全是司法職責交給立法部完全和民主憲法政體的全部計劃相違反，他很明白的表示不願意開一個先例，剝奪他自己和未來的州長一大部份的憲法職責，這種職責是司法首領的傳統任務。如果沒有了羅斯福州長所具有的堅強的自信力，就不容易想像到那種相當調和的情形，慢慢在紐約州的民主和共和黨員發展成功。共和黨的領袖公開的宣布羅斯福州長的成就是廿五年最有建設性

的成就。許多共和黨的農民慢慢的變得有利於羅斯福的計劃，有些簡直已經傾向到他一方面去了。在一個時際，羅斯福謝共和黨人賜給他所要求的百分之八十。

對於羅斯福動人的領導，另外一個貢獻來自美國勞工同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的主席，他宣稱勞工從來很少在一次會議中獲得實行這樣多的促進工人幸福的步驟。

如果這個慢慢增加的政治上成功表示他做政治家的技巧，這也是他個人德性的結果。他完全明白這些長處，一直想法把他們儘量的發揮。在廣播的媒介裏，他正表現奇蹟；但是對於當面看不見的聽衆還不滿意。對人民談了話，在這些人民上面他享有州長的尊嚴，他必需要當面看見他們，而同樣重要的，他也必需被他們看到，這樣可使他們知道他是一個完完全全仁慈的人，十分誠意的為他們謀求公共福利。爲了這個目的：他從事了一次夏季全州旅行，這次旅行和任何特殊運動無關，因之更來得印象深刻動人。

除了這些活動之外，羅斯福在報紙界發揮他的影響。這是路易何威的知識和判斷之功。何威對於州長的有用，可以從這一點上看到一些，就是注意他拿一個特別優厚的薪給。但是他的真價值却不能這樣去評估的。在這些年裏頭，他正表現一種「皇帝製造者」（King-maker）的才能。富蘭克林，羅斯福做他本國的總統——既然他已顯出做領袖和州長的天賦才略，這不再是一個空想了。在他日常生活的慣務中，路易，何威凝聚全副精力為那個目的工作。每星期中，他有三

四天在阿爾巴尼，其餘時間在紐約。除了供給報紙材料事務之外，他還担任州長大量的通信事務，這些通訊現在正使他和全國人民保持接觸關係，還和其餘許多機關和運動保持不斷的接觸；他用有規律的報告使羅斯福知道擁護和反對他的人的意向和情緒的變動。再則，因為他有天生的機警和聰穎，何威能够很好替他友人服務，阻止或抑制羅斯福的意氣行動，這些行動常常容易從羅斯福特殊發達的殷勤性情中發出。

在我所寫的許多傳記裏，我會碰到過一個例子，一個人完全把自己貢獻於發展另外一個具有更偉大的心人——在他為愛爾格(Bleat)的正大良心的服務中，吉格(August Faagar)是這樣一個例子——在每個這樣例子中，可以想像到兩個人的際會是由一種自然補償和平衡定律而成。路易，何威之進入羅斯福的生活中，使人想像出這樣一個補償經歷，因為，當他一直生活的時期，何威代表羅斯福的一部份，有了這一部份，羅斯福方可想到他自己是一個完人。

第九章 羅斯福心理健全之確證

這真是一個奇蹟：羅斯福能够忍受了肉體上的嚴重打擊，沒有失去一點理性。他對於每個重要的政治爭端，堅持要看「全豹」，這象徵他有一個理性顯著的心。他在省長任期中，一直踏著中庸之道前進。甚至那個糾紛劇烈的禁酒問題，也沒有能够使他越出常態，雖則他宣布自己是反對禁酒的全國實施。「我不需要向你們指出禁酒是腐敗，假仁假義，罪惡和紛亂的淵藪。我是多少人中的一，相信現在是追溯我們步驟的時間了，因為我們發覺我們已經很遠的離開了以節制為最後目的之正確的路，而墮入了罪惡和無法的大澤中。」他能够這樣的宣布，而把禁酒問題仍舊保持在政黨政治之外。他有充分的理性，能够看出有些反對者把禁酒問題當作政爭工具的不合理，這很會使他在下次選舉省長時增多他的票數。

他確切的把握住當時現象的中心，這在一九三〇年顯示出來，當他得到七二五〇〇一票重新被選為紐約省長的時候。最末了那個單數的一票變成了笑料。「我自己投的，」他告訴贊他的人。他的勝利是一件頂鼓舞的事情，民主黨已經想望了好多時候。但是，在他的黨中友人裏面，有一人對他成功的歡樂被羨慕和懊惱所刺激。史密斯是前任的紐約省長，和總統選舉中失敗的候

選人，他看着他年輕的繼任者的事業，只覺得有些羨妬，雖然這種羨妬也許是被動而善意的。在這時期的兩人事業中，史密斯和羅斯福可以比為兩個敵對的意大利貴婦。這裏頭包含着一些意義。更確切些說，史密斯可比為一個歌詠者，他在離開一個地方歌劇場之前，希望在北京首要的歌劇場中折服聽衆，所以費盡心力，訓練一個小劇場的繼任者來代替他。這項訓練早在一九二四年已經開始，當史密斯第一次要羅斯福繼他的公務事業。在後來的事情裏，我們看到史密斯像一個老歌詠家一般，沒有達到獲得京城聽衆的喝采掌聲，悞喪地看着他的學生在他愛好的家鄉歌劇場裏得到成功，不免又羨又妬。

可是，我們也最好要認識政事裏扮演因子的重要。羅斯福一直顧到這一層，甚至當牠侵及他的高傲的情緒，他向羣衆讓步，當他達到目的之後。但是他不希望在他和史密斯敵對關係中演出一幕劇來，因為他對這位老政治家的態度是很真誠而熱烈。雖然他們兩人的事業似乎終會最後衝突，他不肯演該撤和旁只爭權那樣一齣戲劇。

對於大眾，這樣一齣戲當然是和馬戲一樣有趣。當時有些人認識了羅斯福是一個真的戰士，正在慫恿他握取更大的權力。有一次，他泄露出一位有名的主筆給他的一封信，這人先慨歎地方政府的傾頹，然後要求他藉了省長名義去僭越或掌握地方選出官員的職權。最後，他警告羅斯福說假使不這樣做的話，結果必定是軍事法律的實行。但是，羅斯福省長沒有心思去聽從這樣的勸

。他很明白當時的美國人，大都忘記了美國共和政體的原則，中間有一條原則是每地方有自治本地事務之權。他悲悼鼓勵政治組織上層的集中權力的傾向——他悲悼，因為這是與美國制度違反的，而和獨裁或共產政府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相似。更重要的，他悲悼，因為這是和他自己性格和信仰相左。在這時候，每個曾經幫助選他做省長的人能够說：「這是一位安穩的人。民主原理不會在他手裏受壓抑。當事情不使他內心改變，我能一直確保他。」

大眾對他的信任愈趨堅強，當他們發現了他的性格完全不是和平的時候。他並不僅僅希望對於民主政體原則的信仰基礎不被人事的變動所影響。他還要比這樣聰明，而可是又充分健全，讓民主原則在形式上可有變更，而乃建立在同樣廣闊的基礎上。但是在變更的歷程中，要保全這些原則，必需拒絕一切有害的力量。正像對宗教信仰一般，對政治信仰，一種戰士的態度是必需而又同時合乎邏輯的。

這個信心顯示在羅斯福省長每一句公開的說話內。對於他，天材制律立法的主義是可厭的。他的意見以為在戰後幾年中，華盛頓人士過於盛稱天材的理論了，這項理論以為天材者「的判斷和意志會被大眾很喜歡而默默的接受」。他譏笑以為美國有這樣一個天材的念頭。他說：「如果有可能找到『天材』，完全大公無私，毫不猶豫地願意違反了私人利益和偏見而下決定——幾乎有上帝般能力去用了平衡的手執掌公平的稱——這樣一個政府也許可為全國謀利益；而無如我們

政界上沒有一個人是這樣的，我們決不能希望得到一切歷史教訓的反面。」

羅斯福的始終一貫的特性，使他得到「上等人」的頭銜。如果這頭銜給了史密斯的話，幾乎是同樣的適合，但是牠的含義就不會完全相同。這兩位友誼的敵對人的對比，並不能全由事業和社會背景來解釋。雖然兩人在政治範圍中有相似之點，他們的性格却是各不相同。要明瞭兩人性格的怎樣的不同，只消一比兩個人辦公室的環境。羅斯福歡喜放許多玩物在自己左右，而史密斯的辦公室內，不留一樣不動情的東西。史密斯是富翁，是天主教徒，是以己力起身的人——每一個無意的訪客可以在他辦公室中，察看出來。在某一種天眞上，兩人相像（這點究竟大部美國人所共有的，在歐洲人的眼光中，這是美國人一種可慕的德性），但羅斯福和史密斯在趣味和愛好方面，可就全不相同。我記得一次在一九三一年秋天，到恩派亞省政廳內，去訪問史密斯先生。我記起當我正坐在一間華貴的會客室裏，聽着一位祕書的滔滔雄談，我竭力使我所見的具體化——地毯，鏡板，電氣機械，一切奢華物件，老遠的下面，比較低的高樓的模糊輪廓，和漢德森河，在夕陽映照裏變成了溶化的金黃色——我極力把這些印象作為事實，但是完全無效。對於我，在於在近地面工作和生活的，這次經驗好似一個不舒服的夢景。

在不舒適之中，我想：「是否這是一個夢景，或是一個半夢景，甚至對於每天坐在這辦公室的人？」這樣想的時候，史密斯的小像出現於我的心頭——那個方頭，闊額，灰髮，一張大得出

平常態的嘴和鼻子的不相稱，帶着厚眼皮，捲起而似小的眼睛，一個透出坦白和機伶希奇混合的對照；我又看見這位人物和他環境的關係，這位以己力起身的人在他每天的環境表現出來，他把自己放在一個高塔裏，像徵他早歲向上的渴望心，使他覺得對於下面事物有權支配的念頭，而在離地極高的所在，他失去了和事實的接觸。

羅斯福和史密斯的不同點可以顯出一些來，假使設想羅斯福處在這恩派亞省政廳中的情形。羅斯福的內心處處和這種豪華虛飾相反。他痛恨假裝或虛偽。當人家談到他海德公園的產業，他感到懊惱。這是田地，而也一直是田地。任何別的名稱不合他的性格。如果這名稱使人覺得對於省長太卑小了，不相配合，他們必需要這樣想。這是羅斯福一貫的態度。這個態度並不是裝作，而是討厭任何門面（除了一個老式殖民時代房屋的門面）。一個十足的上等人——他堅持要稱自己的農園是一個農園，這是最好的說明。

雖則他不像史密斯那樣在貧苦中長大起來，他也從未建置一個美國標準的大財產。他的異母弟羅賽羅斯福（Roe Roosevelt）之死增加了他的財富，而他和他夫人都在賺錢，有一時期他們能够每年用去一萬鎊；但是這個數字並不表示他真的財產，而是活動的顯示，大部份用在慈善事業方面。他的慷慨捐助於溫泉就是一例。

他一直很滿意的生活在母親的屋子內，這事實顯示他並不要有大量財產，這個特點完全符合

這樣一個人，他內心堅決反對大規模的營業的怪形。

甚至對於普通有常識的美國人，必需要有一個極度的危機，才會明白他們大規模商業已經變成怎樣的一個怪物。現在看起來，那次經濟破產是一個完全合理的必然現象，但當打擊在那時降臨之時，對國人都視為一個殘酷而沒有防到的凶災。我可以證明這一點。在紐約，波士頓，費城，和其餘有些較小的城市裏，我做了許多人的知己，當他們像希伯來聖詩作者般的熱烈悲歎着他們的命運。雖然他們昏亂的可憐自己使我感動和同情，我心裏總不能忘掉破產以前那種瘋狂，那時的華爾街（Wall Street）簡直變成了美國人的蒙的加羅（Monte Carlo）。當最不景氣的時候還沒有過去，我會去訪過一次華爾街，看到每天在那裏扮演的戲劇。當我看到地板，在我眼光中變成「賭台」，而那些入，有的四處衝跑，有的呆立等待，好像是一片片賭具，被一個比他們偉大而看不見的力量控制着，他們只模糊地知道一些這個權力。當他們是人類，有些是沒有意義者，他們的面躲了起來。他們不過是一套衣服，或是一個光頭。甚至那些面孔看得出的人也不樣是人類。那些面孔是許多白的，灰的，黃的面具而已。我不須他們告訴我壞的消息。那種空氣裏就存有這東西。當我在走廊裏注視的時候，甚至賭博的形式和動作就告訴我不少。有五六個人靠近着我，他們裝得若無其事的談話着。中間有一個人大笑，另外一人談到關於自殺問題，於是他們一起笑了。我覺得自己很幸運，沒有在瘋狂的表演中扮演一角。

羅斯福闡述這回破產原因的時候，他能够講得很扼要而清晰，使每個普通的美國公民瞭解

——他的所以能够這樣，因為他是極少數的傑出美國人中間之一，一直保持自己的正常意識，不受嚴重的紛擾。在這點上，他又表現出能够把「全景」看在眼里裏。這種目光遠大的特質逐步的在他內部長成，與機會責任的增加同時並進，使他在黨爭中樹立更大的力量。甚至他和湯敵派（Tammany Hall）的齟齬最後使他佔優勢。

不管是公平或不公平，這湯敵派的名稱已變成和那個不好聽的字「營私」同一意義了，就是指政治爲了謀利，賄賂和腐敗。羅斯福堅持一種不妥協的態度，要美國政治到處肅清營私舞弊，尤其在與民主黨有關的區域內。這個態度使他和湯敵派衝突，這派在紐約政客們和紐約政黨報方面正佔重要的地位。這又是一個表現他自立和高傲意識的例子。

但是，這些特質並不使他一脚踢開那些心地狹窄，自私自利的政客，否則他永不會做紐約省長的。正像他在爲「被遺忘的人」奮鬥中需要金錢資本，所以他在進入政治競賽中，亦必需和各種政客的合作，不論他們的動機是怎樣。在他追求革命性的改革中，他能够倚賴自己堅強理智的力量，這在他演進過程中已有堅強的證據。被舉爲紐約省長的人是一位非常樸罕的人，一位有理性的革命家。這類政治家，許多美國人開始要從他們裏面找領袖，這在一九三二的夏天顯得很清楚，當芝加哥開民主黨大會時，羅斯福比他的敵鬥人更受擁護，連那位垂頭喪氣而失意痛苦的史

密斯在內，結果羅斯福被提出爲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當然，這次選舉中顯示許多事情——何威和那位黨中聲望極高的弗雷（Farley）的機伶運動；羅斯福選用優良顧問的才能，例如，羅遜曼這人慫恿省長去建立一團學者用政治經濟理論支持他，以備可能的做成候選人，這一團人人家提一個名字稱爲「頭腦托辣斯」；也顯示羅斯福併合交際智識與人性瞭解的能力；但是，最重要的而也最簡單的，他的被提出做候選人，清楚地證明了大衆對他誠實和力量的信仰。

他的坦白特點在一年以前顯出，當一個美國行銷很廣的雜誌編輯經由一個共和黨員問他一個直接問題：如果他被提出而選中爲總統，他是否覺得或相信自己身體上適合負擔這個職務的責任？對於這問題，羅斯福發出一個回答，不但顯明他那時已很清楚看到他未來必須走的路，並且特殊顯他自己和美國政治生活的關係。回答是這樣：「我相信你的誠實，準備允許你檢查我的體格是否適合，給你做這澈底檢查的種種便利，讓你有公布結果之權，我並不干涉。」

一次極詳細的檢驗證實了保險公司已得到的結果，就是，羅斯福正保持在恢復健康之路上，他能够走一切必需的路，能够站着，不會變得異常的疲倦，他的胸部特別發達，脊梁也完全健好。有一位療治畸形和神經的醫生宣佈絕對相信羅斯福的堅忍能力可以使他適應任何私人或公務生活的要求，好像要謝這些預言者的判斷，羅斯福在競選裏證實這判斷的不誤，顯出自己每天能够演講任何次數，最多竟達十六次。

這次競選運動是組織上一個傑作。沒有一個有效的方法被忽略過。一個羅斯福的親密談話的留聲機片在大會以前送到每個代表家裏。「我親愛的友人，」這是留聲片親密的開端，甚至剛吐（Eddie Cantor）的廣播的歪腔也不能這樣誇張，「我親愛的友人，我希望我能够和你當面談話。」這個真是近代政治上的新方式。雖然醫生已同意他能適合公務生活的各種要求，或是，像史密士所說，他僅僅不能完全支配兩條腿，可是，在三百萬方哩廣大國家內，他是更需聰明的去研究怎樣可以用了留聲片和每個男人和女人有真正而活潑的接觸，以及電影，和最有力的無線電等物。

由於這些手段，羅斯福能够打破黨派妄語的不真實，顯自己在普通公民面前，是一個很清晰的人物——對於普通公民，而尤其那些他看到「在經濟組織的金字塔最下一層的人。」有些批評家很驚異羅斯福，一個貴族，會對於這些「遺忘掉的人」的生活和需求有清切的瞭解，比如說，比史密斯和胡佛（Hoover）更清切，這人的機警和艱難工作使他變成富極，甚至他不再能够覺得自己一度的貧窮是真的，猶之他的不能相信他本國在危機中會在幾月中恢復。只有那些人不明白羅斯福的真誠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心，才會驚奇他怎會特別挑出這些模糊的公民做他復興計劃的基礎，或者，驚奇他在以後，這計劃會發展成另外一個希望得到一個事物的新秩序，一個新的交涉，「一個變過的觀念」——這是他的話——「關於政府對經濟生活的責任和義務」。

當他接受提做候選人時，他向民主黨大會說：「讓我們看一點近代的歷史和簡單的經濟，我和你們和平常男人和女人常談到的經濟」——他也許正在想，這不是頭腦托辣斯裏人所談的那種經濟。他於是闡述一九二九年以前的情形，那時美國完成了一大套的建築和膨脹，他指出有許多結果——團體利益非常大，而簡直沒有用了這利益而減低物價的，忘記了消費者，忘記了工人，甚至忘記了股東和其他一切。他要求大會研究這些巨大的剩餘該怎樣用，並且指出這些剩餘主要的用在二方面，新廠或費多的廠裏，或是用於「華爾街的交易所，直接由廠方或經銀行。」

「於是終於破產來了，」他接着說：「你們都知道這故事。投資於不必需廠裏的剩餘利益變成呆滯。人們都大業，購買力枯竭了，銀行起恐慌，開始借款。有錢的人生怕離開金錢。信用掃地。工業停閉。商業衰頹，失業潮高漲，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情形。以人的單位來講罷。過去三年中的事情影響各階級的人們。第一，倚工業爲生的一羣人；第二，倚農業爲生的一羣人；第三，大部由前二羣人組成的小投資家和儲蓄者。事實上，農工二羣人間最可能堅固的聯繫是：他們的積蓄，他們的相當保證和那第三羣連繫，這羣是國家信用的機構。在歷史中，人民的利益從沒有像這樣的連繫在一個經濟問題。」

羅斯福在此次競選中，一直向人民解釋國家問題，分析得極爲清楚明白。此次競選運動中，愛利諾與何威等人，竭力向民衆宣傳，宣揚羅斯福的政策。他們在四個月之中，旅行了二萬哩的

途程，演說次數以千計，終於說動了美國中西部的人民，結果他們和美國南部民主黨人一致擁護羅斯福，選舉他做總統。

第十章 政權的衝突

醫生們證實羅斯福身體健全，美國人民同樣地確信他具備國家領袖的真正能力。但是，他所得到的普選票數，雖比任何候選總統來得多，他却不因他的勝利消息，而有何種激烈情感的表現。我們從此可以推斷兩點：（一）他樂於競爭，比勝利更甚；（二）他對國人的莊嚴決議，毫不忽略。他既已保證，給美國人民一個新政，而他們又深信他能力任艱鉅，因此他就得到他們的直接委託。

他深知他所要遵循的途徑。那條路上，雖然荆棘滿途，他却能明白看出其中坦途，與其所導人的勝地。在競選方酣，議論紛紛之中，他屢作演講，把那條大路顯示於衆。他描畫其中源跡，具有信心，就像一個已給走畢全程的人一樣。現在路上的灰塵已給清除，那條路就益發清楚了。競選中的一切巧妙的宣傳，動人的雄辯，非難和申辯，以及多種「空想」都不能遮住一件實事：那件事就是一個擁有一萬二千萬人口的大國，因為關稅壁壘的緣故，已與其他世人相絕，有十年之久了。羅斯福對於一班工人，農民，商人等都很熟悉，因之明瞭那種稅制極不合民意。他用偉大的道義心爲此種智識之根據，使多數美國人民曉得他們的繁榮，是基於世界貿易之復興，而這

復復興，又基於他們對其他各國的和易態度。他既令美國人民感覺到此，又使他們明白他們的真正欲望和需要，就發出他那八音和諧，道義上的呼籲。他說：「一個國家的福利和健全第一在於大眾所欲求者，第二在於他們是否能夠達到此項目的。」

他直截了當，認為美國所最需要的為工作與適當的保護，論到這兩種需要時，他毫無所忌，直溯到他們精神上的重要性。他所見到的面前大路，正是向着恢復適宜的工作與相當的保護的精神價值的大路。他如此高瞻遠矚，個人方面的動人力又是如此之強，而他在辯論時又已經說服了多數美國人民，告訴他們，共和黨之政策，只是近代物質主義之一面，因此他們都同聲響應，允許追隨於後。

但是物質主義，決非僅僅推選一個民主黨總統一事，即可打倒，望着新政的旅程剛剛發軔，厲害的衝突即告重起。

雖然這位新總統，依然春風滿面，笑聲不絕於耳，他却深知他面前的奮鬥是若何艱鉅。他在州長任內，已有受人通信恫嚇的經驗，現在這類恫嚇，更成了家常便飯，毫不足奇，而實際上，他對此種艱苦奮鬥的前瞻，却使他的笑口常開，笑聲更響，因此甚至收到一枚郵寄的炸彈，他也只哈哈數聲而已。

他就職兩星期之前，會有人當眾謀害他。他那時與芝加哥市長薛爾瑪同行，受到米阿米畢業

的歡迎。人羣中突有一人，開槍射擊羅斯福，却打着了薛爾瑪。那個兇手繼續放槍，後爲幾個婦女將他逮捕始止。薛爾瑪臨死前，對羅斯福耳語道：「我很歡喜，這次是我而非你受到槍擊。」這類動人的話，令人覺得，他似乎早有爲這位新任總統，犧牲一己的決心了。

那件暗殺企圖，預示他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就任日的打擊。（這個打擊的結局，也是一樣危險的。）那天真是歷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天！那天華盛頓充滿了各處的觀光者，他們都預備參加新紀元開始的盛典，但是他們所聽到的，却是美國各地銀行關門停業的消息。然而這一箇令人驚駭的銀行假日，就是美國人民日後高聲歡呼，時勢好轉的開始。

那天暗昧的預示，就在英國，也能覺到。那時我住在倫敦。羅斯福的一位表妹邀我到她的家裏，去聽羅斯福的廣播演講。我現在還記得當時舉行儀典，廣播開始時的懼怕之情；然而他的動人演辭聲勢愈來愈盛，把當前的危機，化爲千載一時的良機，當時的恐懼之感，也就漸漸的轉爲熱烈的稱讚了。我還記得我的同伴對「弗蘭克林表哥」童年與青年時的回憶，她說這篇生氣勃勃，動人心弦的演講，與他的性格完全相合。我又記得在收聽廣播時，那位羅斯福總統的表妹還喊她的管家人進房來聽聽她對她親戚的成功，委實太高興，太引以爲榮啊。

那篇演講本身就是一個傑作。羅斯福作此演講的時候，正是美國頻於崩潰之際。那時情勢危急，就像美國已爲敵人侵入一樣。羅斯福早就看到這一點，因此警告國民，暫時由他握取獨裁式

的權力是必需的。但是他很小心，不忘着重這種權力的握取，須依照憲法所規定的方式。他明眼見到美國正是在焦頭爛額的世界中的一個焦頭爛額的國家，如果這種危局長此下去，他就向大眾宣布，他要向國會要求贖下的一個應付方案——「廣泛的行政權。」

對於美國讀者，我們這裏用不着提到他們祖國當時的危險程度，但是旁的國家的讀者，却不易捉摸這次危機的本質。我們援引下一類的事實，或許還能幫助他們體認到此（參看馬立斯·阿莫斯爵士的美國憲法論），在一九三三年前三年之內，美國銀行倒閉數為五千，到了一九三三年初期，就大大增加；同時在這三年之中，失業人數由三，〇〇〇，〇〇〇加到一三，五〇〇，〇〇〇；工業生產減少百分之四十七，農產品價格減低百分之七十一，預計的全國歲入減少百分之五十六。馬立斯·阿莫斯爵士提醒我們，這些數字，更有其特殊意義，我們應該記着美國並無救貧法，失業保險的國家組織，公共保健或老年恩俸制；并且美國工會的力量，又衰下來了。

一九三三年初，美國人民就紛紛提存，把錢提在手頭，以此總統就職日前，政府就已採取種種措施，宣告延期付款，以保護銀行。

如此危局之下，除了總統要求那「一個贖下的應付方案」之外，好像就無他路可走。事實上，全國也都望他如此要求。

然而，就是在這條絕路上，這條羅斯福的前任總統們，沒有一位經歷到的絕路上，他却毫不

氣喪。他對真正民主主義存在的把握，始終和他一向所相信的一樣。這一個危急頂點，實只增加他的信心而已。

他就職的頭幾天，就設法改善銀行危局，銀行危局能够好轉，他就可以計劃全國自不景氣中復興的方策，而他常在競選中所提起的「新事物的秩序」也即刻成爲範圍廣大，有條有理的經營。新政就此開始了。

雖然一些待決的問題都是互相關聯的，其中最急切的就是失業問題。每四個本來有工作的人，現在要有一個失業，所以羅斯福在就職日，提出他的計劃時，即明白指出，他先要撲滅此燎。多數其他復興方案，再由此推行。

如果他所要求的「廣泛行政權」未被美國另一握大權的最高法院所反對，那些復興方案，或許已在相當時期內推行了。

這兩個有勢力者隨即發生爭鬥，如果這個爭鬥是一個明顯的是與非之爭，那牠也許不會延長到如此長久。但是當時民衆所看到的，却是兩方面的紛擾喧嘩，各是其是。此種情形，就和莎士比亚的里查二世開頭所寫的麥柏雷和波林不魯兩人，各人自稱忠心愛國，而誣人背叛的情形相若。普通一個美國公民，聽見總統與最高法院都用憲法名義爲他謀取福利，似對雙方都能感激，然而他仍舊大可疑心，其中有一方面在說空話。并且，他如此懷疑，見解依然不免有誤。

當時羅斯福的一切熱望，都集中在國家實業法案之上。他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簽署這個法案時，就宣布將來歷史或許會把他記錄為「美國國會有法典以來之最要與遠大的法典。」他認為此中有一種崇高的努力，能「穩固一切時期」中利於「美國繁榮與美國標準之維持」的因素。他用下面的字句解釋這個法案的目的，即「保證工商業之合理利潤，與工人生活上必需之工資，及排斥一切剽竊式的詭計與行為，因為這類詭計行為，不但摧殘正當營業，還有害於勞工」。

國家實業復興法案分爲兩部：第一部稱作復興實業計劃，第二部稱作公用事務與建設計劃。第一部復興實業計劃，授權總統，對於任何自願接受政府節制，或認為須受節制之農工商業，得實行其所訂適當競爭之法典。每一法典均要求僱主方面，遵照最高工作時間與最低薪給之規定。

第一部法案由瓊森將軍施行，在他的徹底施政下，不到兩年，就有五六百件法典實行了。但是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最高法院決議案却認這些法典爲不當。最高法院宣稱，此種制定法律之權，廣泛過甚，以之付與總統，實爲「不合憲法之立法委任權。」復興法案本有權制定適當選擇等法典，但最高法院却說，適當競爭，在法律上，並無確定含義，並且無論如何，牠的意義決不能伸展過甚，包括那個法案所稱合於國會政策的一切目的，例如實業的組織，促進現有生產能力之利用，與增加農工業生產品之消費量等。最高法院宣稱：「國會不能以一種立法權委任總統

，因為如此，總統就可漫無限制，隨意制定，他所認為工商業復興及擴展所需要之任何法律。」
最高法院如此判決，極為明白。因此兩大權勢的衝突就達於頂點。

新政中的另一要素為農業調整法案。這個法案行使將近三年，也被最高法院宣告不當。這個法案的主要目的，在於增加農民購買力，以此必須提高某種生產產品價格，而因此又須限制產品總額（此種產品包括牛奶，牛油，麥，稻，煙草，和棉花。）因為此種產品限制之故，政府必須以現金或同價物品，給與農民，作為補償。而這次現金之獲得，就靠向紡織棉花者，製粉者，或其他將農產品轉為商品者等人，另外徵稅。這樣推算下去，自然這租稅都出自一般消費者。但是轉過來，消費者又可依照新政的各種措置，獲得補償。如是，擬定的完整圓輪，就能迴轉一週。

但是六個最高法官却宣稱，這個圓輪並不完整，而停止牠的運轉。他們認為這種租稅，只是向一羣人勒索，以之付與另一羣人，其付與之目的則不得第一羣人贊同。這種措施既不足代表全國的普遍利益，自然不合憲法。他們又進一步而攻擊，說這個法案侵入了美國諸州的保留權利，牠的實施結果，也只是把農民逼在經濟壓制之下而已。

對上述的末一點批評，三個法官表示異見。但是他們能僅代表少數意見，這個法案終於宣告廢棄。

從這兩個法案宣告廢棄的事實上，我們可以感覺到一個內戰的危機。這雖是一個關係全國的

爭鬥，他的主要戰役却限制在華盛頓一區之中；因為那裏正矗立着白宮和最高法院兩大堡壘呀。

弗蘭克林·羅斯福當選總統後，很像有點不大樂意就搬進白宮，放棄他以前生活中的有味消遣。他因此先到波哈姆釣魚為樂，又到溫泉繼續他的治療——實在說來，只是暫時維持這種治療而已，因為他現在身為一國領袖，不能再有長住在那裏，希望完全復及的機會了。對他個人，作白宮的主人，並不像他前任胡佛總統，那樣意味深重。胡佛本是一個自己打出天下的人，他以前的生活把他千錘百鍊，造成他處處謹慎，戒備不懈；所以他一躍而為全國領袖後，就宣布，他在可能範圍內，一定住在他的官邸之內，使之成為實際政務的中心。羅斯福却以為，他鞏固自己的最好方法，即是站在相當距離之外，檢視一切情局；他既抱如是目的，所以他就在假日之中，也仍和專家與顧問們保持接觸。實在講來，一個假日，正是他在新環境中，繼續工作的良好時日。

所以，羅斯福總統，每到華盛頓時，他的行動計劃，就已預先定好。從他執政之始，（那時國會為應付危機起見，經過半小時的討論後，就採用新銀行法）各種法案，就很快的通過了，那種通過法案的速度，如果與胡佛辦事情形相比，或不免疏漏造次之譏。僅僅幾天之內，羅斯福就已向國會要求平衡預算便宣行事之權，減削聯邦政府官吏薪給之權，他通過一個法律，節省數百萬元，又通過一個法律，救濟失業人員，然後他又再通過一個法律，救濟農村。他行動如此之速，和平時期中的美國歷任總統，真從無一人比得上他的。事實上，他如此不顧一切，勇往直前，

正指明那個時期，只是名義上的和平時期而已。他說美國正在絕境時，他的意思就是要國人明白，所以如此的緣故，並非全由於國外的暴力，而更由於國內的不和。他深知他受美國人民，委託之重，同時也深知，擴大行政權力，雖勢在必行，却也含着很多危險。

他若此專心一志，所以他在第一任總統期間，就竭力主張，他要覓得一個方案，使得每一個人都能把他自己，適應在那個我們仍稱為文明的繁複環境之中。要做到此層，他對那班把私人蓄積看得比公共福利更要緊的人，就力圖握得實際管理之權。但是他雖欲達到這個目的，他却從未建議，他就一定要拋棄政府所受的憲法規定。我們現在不免猜測，在如此緊急局面下，總有幾個顧問勸他走一條捷徑。但是他始終主張朝大路走，由此使政府担負管理生產，設置職業，貸款農民，與更加努力，開發國家富源等舉的責任。羅斯福認為要完成這個政策，一定要向私有財富與大企業抽稅，因此他對這個政策，更為滿意。

那幾年大不景氣中，有一個令人最覺奇怪的景象，就是許多商人，不論當時的不景氣是若何嚴重，總認為牠不過是暫時的不測風雲，現在既已過去，最好還是忘掉罷。他們並不相信，這種不景氣，已經顯出經濟組織中的嚴重缺陷。諸如此類的懶散人士，自然對羅斯福的政府管理他們商業的政策，表示怨恨，而拒不遵命了。那時許多商人都認為：我的事業又不是政府的事業，要他管做甚麼；如此醞釀的敵意，因此就成爲日後對總統的強硬反對。

同時，新政的實現，因為一九三五年夏季通過社會安全法案與勞工關係法案，就更進一步。這兩件法 都受人攻擊，但爲最高法院所贊助。第一個法案規定社會改革的龐大程序，其中包括老年恩俸，失業保險，公共保健，以及兒童福利等計劃。第二個法案的主要目標爲保護與鼓勵從事州與州間工商業之工會。這個法案歸一個全國勞工關係局施行，僱工依此法案，有組織之權，有經其代表之手，集體訂定契約之權，又有爲其相互間安全，而取共同行動之權。這個法案宣布僱主如果干涉僱工的組織權者，就犯了「不公平處理勞工」之罪。

這兩件法案充分表出新政的顯著成就，牠們似使好意時代之來，更進一步。所以到一九三六總統大選期，大家都明顯的看到美國要再推羅斯福就任。下面兩個特殊理由，就能說明此點：（一）共和黨缺乏領袖人才：（我們看他們推蘭登候選即知）（二）羅斯福在首任內，不知由於他的本意，還是由於好運，他始終能聽到穩健保守派的勸告，諸如柏勒，（他心目中，羅斯福就是凱撒大帝。）毛萊，德革屋，以及其他諸人，就有時給他勸告。

一班外國觀察家，追問假若羅斯福如此不孚衆望，爲什麼他會被選總統。對於這類問題，美國人民在一九三六年大選期有一個毫不含糊的答覆。羅斯福似乎不合每個人的意，但是一班選舉總統的人都心嚮往之。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羅斯福冒着寒雨，宣誓就第二任總統之職。他的夫人和幾個家人朋

友都站在他的身旁，參與盛典。但是那一位一向受人歡迎的路易·霍華這次却不在場。他病了一年多，已在上年四月去世了。

一九三七年初，美國對於本來歲月，可謂多有樂觀感覺，這種樂觀感覺，部分的由於不景氣重壓下的自然反響，部分的由於隨着每個新年而來的快樂願望，至於這個新年中，是否應該高興，那就不計了。自然，喝彩的聲音遮掩不住俄亥華，密西根，和本薛維尼亞等處鍊鋼廠和汽車廠的怠工消息，這種消息擾亂人心，但尙未令人感覺有立即發生革命的危險，所以在眼前，每個美國人士，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又再是一個快活的個人主義者。

第十一章 對陣戰(上)

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日羅斯福總統，向國會致辭，那篇演說，把他上年所失去的威望，挽回不少。他個人方面的特長，尤其是他的演說口才，和他把握廣播的技巧，又是復恢復聲勢的要因。但是，最得力的，還是他對於美國內部以及國際方面的複雜局勢，都異常熟悉，而美國國民性，他更是明若觀火；上面所講的因此祇是次要的原因。

我們要想明瞭他的聲望恢復的經過，最好檢視一下他在一九三七年中，事業進行崎嶇不安的情形。美國全國，和一個個人的生活，關係密切，合為一體，以這年為最甚；所以僅此一端，這一年就值得在美國歷史上大書特書的。

年初，大家都希望着不景氣的黑暗時期已經過去。鍊鋼業和汽車業勞工方面的惘嚇，甚至也可認為，他對抗實業界的專權階級，為民主紀律作戰的一個臂助。一月二十日，天寒而雨，羅斯福宣誓就第二任總統之職，美國人民就又聽見，他顯出內心憤慨的高談闊論。他講到「我們往昔信仰的聖堂」，他提供諾言，說要趕走那些褻瀆聖堂的人。他說他決心「用大無畏與不懈怠的行動」去終止那四年以前期間的「沉滯和失望」。他所提供的，他已經都遵守了。但是他律已極嚴

，他對自己的聖約，却不以此爲足。他提起那些盲人騎瞎馬的經濟力量，他格外講到那班只顧一己私利之徒，他決心要求支配他們的方策。

他就此對他的政敵們，轟動一個新的搦戰。那班人士在競選時，誣陷他想獨裁，但是一班投票的人，並不相信他們的話，所以美國四十八州，除開兩州以外，都仍舊擁戴羅斯福。這種勝利助長他的聲勢，他因此發動一個前所未聞的挑戰。照美國憲法的規定，一個美國公民，只要他向最高法院呼籲成功，美國國會或行政部，都不能強迫他作任何違反他個人意志的事，（不管這種事情，對他如何有益，也是不許的。）這就是保衛民主政治的老式堡壘。但是新民主主義者羅斯福總統，却認爲這種保衛的權利，有被人濫用的危險；而平常對那九位最高法院法官的好感，也會矇蔽國人，忽略緊急的現實問題。他在就任時，已經講起，他計劃中克服經濟恐慌的新政體，這種政體，他確信將爲美國人民所接受的。但是他的第一步，就要使最高法院就範才成。最高法院不也是由「人」所組成的嗎？無論這幾位法官若何睿智博學，他們仍舊是「人」。最高法院本身因然爲人所尊崇，但是因此就說，坐在最高法院內九位老年人，應該一直只顧他們一己利益，專受公衆青眼看待的話，却毫無理由。所以他認爲最高法院，可以有所改革，而仍能得到公衆的尊重的。

羅斯福改革最高法院的命令，發于二月五日。由此一個憲法危機，即告開始。但是由於種種

原因，反對黨並未立刻擺好陣綫。雖然共和黨候選總統曾經得到一千六百萬票（可與羅斯福所得到的二千七百萬票數相較），他們到底缺乏領袖人才和一個明確的政策。同時，他們又沒有致力整頓他們的黨務。總之，共和黨不願得最高法院的問題，成爲兩黨間的爭端，他們恐怕民主黨中那些不熱心的份子，反會因此而成爲專心一志的黨員。所以共和黨黨員，一直到大家發覺，羅斯福將被迫，採取妥協態度之時，才組織就緒，重新踏上政治舞台。

全時，勞工問題，使得羅斯福的政策，就和英國以前的自由主義一樣，更難實現；并且這些問題使大企業界不再自負。劉易士是勞工陣綫方面的傑出人才，一般人士都覺得他在下次全國大選時，將爲候選人。還有一個引人注意的就是田納西州參議員柏利。實際上，美國勞動黨的組織，全是他的功勞。雖然勞工黨的影響，在下次大選中，比較微小，他的存在却令人感覺不安；有一班人，知道許多民主黨參議員正對他表示同情，更爲憂慮，他們恐怕，他們如仍隨總統繼向左派，他們自身所隸屬的黨，就也會拉進勞工黨。

這羣胆怯的人，被迫投入共和黨陣綫。他們聯合共和黨，不單反對改革最高法院，而且還攻擊平衡預算。羅斯福先發制人，先要求國會節用公款，但是許多人都知道這只是戰略上的一種運用，因爲要節省開支，就非放棄總統改良社會程序中的主要部分不可。（單是建造住屋計劃，政府就要提開十萬萬元。）

美國雖有許多人士，感情用事，反對羅斯福的政策，以為這只是癡人說夢；却也有很多頭腦冷靜的觀察家（特別是英國來的），竭力曉諭美國人士，告訴他們，他們現在能有這樣一位總統，實是佳運。就以倫西曼作例罷，據說他曾經表示過，他一起「那位勇猛精進的羅斯福總統」正依着英國三十年前所走的途徑，致力於廣泛的社會改革事業，他就引以為榮。（但是阿思脫夫人以為羅斯福總統並非一個純粹的自由主義者，她批評美國人民的社會立法，比英國落後二十年，她說：「羅斯福總統的自由主義，和我的相比，他就未免像主日學校的先生一樣了。」）

雖然羅斯福總統在他的國家和時代背景之下，像一位新派的民主主義者，他的社會改革計劃，却使人相信他正是老派的自由主義者。他的社會政策的樞紐（他的社會政策，包括在社會安全法案之中，）即是失業保險與老年恩俸的計劃；所以一九三七年五月廿四日，最高法院裁定這一件政府方案，（同時還有許多其他方案）合於憲法時，行政當局以及全國人士，都覺放心，他們的感激，真是不言而喻。如果這兩個計劃，有一為人推翻，那麼，敗壞人心的程度，真不可以道里計。美國各州中，有很多已經通過法律，籌備實行這些計劃。一筆很大的稅收，也已經指定，充作恩給金計劃中的準備金。并且，從一月起，聯邦政府就已僱用數千人員，預備實現社會安全計劃，各州也同樣辦理，他們所僱用的人數，更來得多。而且，依統計所得，與保險計劃有關的薪給階級，人數又有三千萬之多。

財政部格外歡迎最高法院的決議，因為社會安全法案若被註銷，聯邦政府就非借款，彌補缺額不可了。但是失業保險計劃僅以五對四得勝通過，而老年恩俸計劃則以七對二獲勝。這樣看來，幾位年高法官中，有幾位的智慧，似乎太不合時代了。

最高法院的決議，鼓勵羅斯福，重覆申述他原來的國家復興與行政的原理，他因此毫不遲延，咨示國會，要求聯邦政府，得以管理工作時間，工資及童工等。他要求凡是童工所製成的貨物，都應禁止其在州與州間之往來。他說他的目的是在「保衛自由人民及自由勞工之基本利益。」

這一切問題，雖急待解決，國際局勢中却也有同樣重要緊急的問題。這時（近五月杪）有幾個發言人和新聞記者，都想察知英國和美國意見相同，已到若何程度，這兩個國家願意合作的範圍，又是如何。紐約時報的華盛頓訪員克洛克，告訴大眾，羅斯福總統，已經從他一個親信的顧問，收到一個備忘錄，其中列舉英、美應立即商允一致諸點。這些就是是戰債，軍備之使用，互惠通商，通貨，及黃金之購買等。他們還勸羅斯福，按比例減少戰債，并促進兩國海軍諒解，如此兩國海軍均得集中於太平洋，大西洋方面則聽其自然。

美國這時正漸漸放棄她的孤立觀念。實在，如果世界上一個大民主國，只注重其一己安全，而不顧其他，那麼民治主義的安全一定靠不住，羅斯福總統對於這層，認識得很清楚。斯末茨將軍高聲大呼：「我們這個時代中人，沒有一個人有羅斯福這樣好的機會。世界各國中，也沒有一

國能像美國那樣宜於以力世界和平。」所以會議間，談話間，不論政治家也好，政客們也好，他們都極想探知，羅斯福總統，究竟是怎樣一位理想主義者。

如果他們當時還未得知羅斯福既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又是一位現實主義者，他們不久也就曉得了。羅斯福訪問阿根廷之舉，極使他們激動，此舉不論其實際成就如何，他那種姿勢就足以鼓舞人心。美國憲法中，有一條款規定，如未得參議院參加及同意，則不得簽訂任何條約。所以羅斯福和國務卿赫爾參加倍諾斯愛勒會議，不能希望簽訂任何條約。這個會議的目的，在集南、北美諸民主國於一堂，精神方面，這層目的已經順利達到。僅只羅斯福不能簽訂任何條約而已。

美國民情，實際傾向孤立政策。有些人士巧辯道，正因為美國政府拒絕參加世界外交，美國就不得不捲入戰爭旋渦，所以美國避免戰爭的唯一辦法，即在致力阻止戰爭的爆發。但是全國人心不定，對於此種論辯，不暇注意。

羅斯福的國務卿赫爾熱誠贊助自由貿易。他的政治信仰可以拿貿易互惠政策代表之，而他對於這種信仰又是奉行極力，作為甚多。他與別國訂立商約，一件之後，又復一件，已歷三年，他的根據，是世界和平對於美國之重要，遠勝於商業盈利。同時他就以進出口統計數字，搪塞反對派人士之口。

國內問題和國內問題，就這樣東西牽制，造成美國的特殊緊張局勢。羅斯福對國會中的地位，

未有確定把握之前，我們自然不能希望他就委身於國際政局之中。他那時處境極危，但却非進退維谷。必要時，他還可利用當時國際緊張局面，遮掩國內政治的挫折。

過了幾個星期，勞工方面，不安情狀的政治性質就日益顯明。那年年初與仲夏之間，罷工累，數以千計，其實際原因倒不是對於工資，工作時刻，和利益等，深切關懷，而起反響。牠們只是劉易士想在政治上控制勞工的一種方法而已，當然他又想藉此取得政權，而左右政府。上次大選時，勞工領袖都擁護羅斯福，因為他們相信，這就是將來他們推選自己黨中人士爲總統的捷徑。其中一位領袖曾經簡要地發表過他們的政策：他們先要把無組織的勞工組成一個大團體；然後再與美國勞工聯合會和好，組成一千五百萬工人的聯合陣線。如此，勞工方面，就能在全國大選中，獲得多數投票。

這些政策，措辭簡單明白，但非即謂他們的成就，也會因之簡單容易。羅斯福同時也很明瞭他的對方，是若何人物。劉易士在年初就告訴他，實業協會，希望他幫助通用汽車罷工事件，作他在大選中，得到勞工投票的報答。很明顯的，這位美國勞工界的領袖，並非一個用圓滑外交手腕就能對付的人。果真他是一個可以這樣打發的人，那他也決不會有那麼多工人跟從他了：他也不會如此成功，凌駕那個大部分根據自職業聯合與獨立工會組成的美國勞工聯合會了。他不願勞工中的等級，對於熟練的和生拙的工人，也無所辨別；實際上，他的權力完全基於危險而分裂的

要素之上，因此他能做倒這種地步。一九三七年七月，劉易士的實業協會代表勞工方面的激進份子，至於比較負責的仍在勞工聯合會中，而這時勞工組織的分裂對於劉易士頗為不利。但是這位五十七歲的沙場老將，飽經憂患，他的堅毅強力，却正由此磨礪而成。

這些罷工，使得美國的實業發生分裂，就引起歐洲許多人士，對於美國政府，表示懷疑，其中尤以英國人士為最。英國報紙中有幾家登載自稱為羅斯福的答覆。這篇論文，據說為羅斯福本人所作。一班看報的人，就是在英國，也都慢慢明白這一個微小的字，所含的廣闊意義。那篇論文中所表示的見解，為羅斯福的意見渲染極甚，很可充作他自己的作品，而且那種表白的方式，又實在反映羅斯福嚴正的口氣。文中先保證美國政府將要採取促使社會進展的進一步措置，然後申言：「美國大部人民均倚農業及工農為生，現在美國人口中仍有三分之一營養不足，衣着不全，住屋簡陋，不合人類需要。寥寥可數之少數人士申稱繁榮已經恢復，工資極高，農產品價格亦已高漲，故政府應該暫時息政，這種論調，大部分國人已漸次不能容忍。」論文續稱，這羣少數人士永遠阻礙社會進步。所以要這種社會進步能够完成，就非靠立法會議通過的法律不可了。其中所建議的方策含有兩個目的：即增加工人的購買能力和穩定農產品的市場。美國人民的購買力極弱，想法增加這種購買力，意思就是為生產資本開闢新的活動場地。

接着幾句話，與羅斯福平常說話方式，有顯而易見的聯帶關係：「一個像美國人民的國家，

才智之士，天賦極多，勤奮機敏的美德，又復樣樣俱全，自然應對每一男女，給予相當工作與工資。凡以文化高度發展自稱的國家，斷斷不能容許數百萬學齡兒童之奴役；有減無增之工資及有增無減之工作時間。現在所不幸的，就是這三次現象都存於今日的合衆國內。」

這篇論文，然後敘述開明的與不開明的僱主之別，內稱一個開明的僱主，無論如何，決不因與人競爭，辛苦奮鬥之故，就把他的僱工的社會地位，有所降低。政府現在正向國會，請求通過法案，禁止凡不依政府規定最低工作條件而製成之貨品，不得在美國買賣。如此凡在奴役狀態下所生產之物品，在美國四十八州之內，也都成爲違禁品。

這些就是最低條件。當然，實業界的各項種類，與各地的特殊情形也要顧到，但是主要目標，在於訂立一個固定的，大家都適用，都必須依從的標準。如果沒有實際的常識，社會進步就不能有所成就，而現在常識已經明告國人，不足的工資與過度的工作都不能增加國家的收入，同時也不能減少失業人數。

這篇論文的結尾一句，又是羅斯福式：「我們當前致力的問題，就是尋求一個實用的工作標準，如是國人血汗勤勞，能得到最正常之實用，而同時每人均能享受最高額的社會利益，而符合人類之尊嚴地位。」

從這些辭句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弗蘭克林·羅斯福並不是一個輕易爲人說動，以爲自由

只是存於夢境的人。他也不相信，（雖然他的敵方常常如此嘲弄他）自由只是存於演講與文章之中。

一個良好政府，一定要合於憲法，羅斯福改革最高法院，也須合於憲法。他原來的法案已經失敗。（他要求如果最高法院中，有一個人已到七十高齡，而仍不肯退休時，他有任命一個額外法官之權。）實際上，參議院中一個委員會批評這個法案為「無益，瑣細，而極端危險，違反憲法原則之舉。」——這些話對於一位目標在於樹立一個新憲法原則的人，自然是極尖刻的譴責。這個衝突實在是由於用字不當，造成思想紊亂的又一良好說明。政治字眼，有許多都用得極為過度，「合於憲法」或是其中令人最感厭倦的一個。那一班從不躊躇，從不想問明牠本義的作家和演講家，尤其用得很勤。在許多人的腦中，這個字就差不多和「永久」同義。而羅斯福實在要對抗的，就是這種謬誤的釋義。固然，任何憲法，為着確定穩固起見，要有若干基本原则，為人信服接受，而又能令人信服接受；這與任何論理學統的實際效果，靠着公認的一羣定律之理，正復相同，但是世界上並沒有人，就因此說一個定律，就是永久的與絕對的真理之一部，那至多不過是便於工作的一個假設而已。所以一個憲法原理，也只是個便於工作的假設，因此牠一旦不能運用時，當然就立即失去為人所公認的憲法權利。一個公認為基本的憲法原理，當然要讓牠永久存在，因為雖然有相當理由廢棄牠，修正牠，整個憲法組織也許要同受影響。但是除去米太人和

波斯人不計外，即使是世界上製訂憲法的人，也不會幻想，他們是爲千秋萬世，無窮的後代製訂憲法呀，何況修正憲法一部分的論據，又並不一定要拉下整個憲法的組織，重起爐灶呢？

照我的看法，反對羅斯福意圖改革最高法院的呼聲，實在由於誤解憲法原理的確實性質所致。羅斯福原想發動若干社會改革，他知道最高法院大概要阻礙這些改革。所以，他爲着把他的計劃得到憲法上的地位起見，他認爲要修正憲法本身。簡定之，修正一部分美國憲法的論據，良機已經來了。

有兩種看法，證明在一九三七年掀起憲法爭端，不得其時。第一，那時世界各國領袖，都爲人所疑，含有獨裁野心。等二，那一年正是美國憲法成立的一百五十週年紀念。

第一個改革最高法院的法案失敗之後，另一法案繼起，這個法案帶妥協性，規定最高法院組織如前，共有法官九人，但是一年之中，若有一位法官，已到七十五歲高齡，而仍不退休，那麼總統就有權任用另外一個法官。這一層付諸辯論時，反對派就宣稱這個法案，違犯憲法精神（注意這都是曖昧武斷的辭句），而對獨裁政體大開方便之門。但是反對派的領袖們，決不相信羅斯福要做獨裁首領，他們對羅斯福的畏懼心理，實不及他們對未來的美國總統，畏懼之甚。

從羅斯福的見地而觀，那時正是美國憲法一百五十週年紀念，他建議司法改革，要引起羣衆的熱烈情感，由此他就受到更大的妨礙，——如果這時只是美國憲法一百四十九週年紀念，這種

情感一定沒有這樣熱烈，沒有這樣有力。但是我們站在另一角度，那就對這種局勢，有一個新的看法，可以相信，羅斯福的改革建議，提出的時候，如果是在美國人民對於他們憲法意義的注意力比較精密的話，或許他們會多在這個建議的長處方面着想。

歸根結底，「美國人民所制定頒布的憲法」，與英國憲法不同，任何人士，只要願意，而又有一種耐性能力去研究牠，解釋牠，就可以這樣做的；因為牠是成文的憲法，人人都能够得到的。美國憲法條款的編置，理論方面，或不免引人有所批評，每一條款的意義，也許不是絕對清楚；不過在記錄上，美國的基本法律，是有一個固定的形式的。要去修改或廢止這個法律的辭句，與修改或廢止任何其他法律的辭句是不同的。所以牠在法學上就獨成一科。但是任何律師，如欲解釋美國憲法，可以依照法理上的記錄立論。

那就是說，在法理上，我們不能同時有究竟什麼是美國憲法，究竟什麼不是美國憲法的兩種意見。實際方面，除非律師遵奉法理解釋上已認可的律例，對於憲法，也不能有兩種不同意見。在羅斯福的政敵心目之中，他的改革最高法院的計劃，並非向憲法的法理挑戰，而是向憲法的精神挑戰。很有趣的，柏萊士也會預料到這一類的危機。威爾遜總統也會看到此點，他把司法機關，看作政制的平衡輪擺。他寫道：「那就是說，在個人權利與政府權限之間，樹立那個構成政治自由的良好調整。」他的繼起者羅斯福，以為那時的司法機關，已不再適合這個目標，因此，為

着繼續保全政治自由起見，就應即刻修正調整政府權限與個人權利。

這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的危機，結果羅斯福在參院中失敗，成爲他就任總統以來，第一個大挫折。

他的敵方，非常希望他這一次失敗，能够持久，或者至少他以後不復能輕易支配國會。有些擁護他的人士，希望他現在已經得到一個教訓，而此後極端派對他的影響，將要減弱。實際上，他們希望他回到他們的中庸之途上去。這些民主黨中的溫和派，與那些李、瓊森所設的「小馬奇雅弗利派」的不和，並不下於整個民主黨與共和黨的不和。（李、瓊森是一個竭誠擁護羅斯福的政論家。）如果那班溫和派的話，可以相信，那麼羅斯福就該是一個意志極爲薄弱的人，任何一羣陰謀家，只要能够靠近他的耳邊，說幾句好話，就很容易拉他或左或右了——尤其拉他向左。他們既做如此想法，自然容易自信，只要他們能够接近羅斯福的耳旁，說幾句甜言蜜語，他們就能誘引羅斯福，回轉他的方向，隨着他們走上溫和派的樂途。

對於現實，若是隱蔽，這只有門戶極深的黨派之見，才會如此。這次危機與其結果，告訴許多美國人士，尤其是許多擁護他的人，他們還要好好的理解羅斯福的個性才行。看起來，許多美國人還該知道他們的總統，正在人家反對之中，蒸蒸日上，而且反對勢力愈強，他的能耐，也怎能顯露出來。他們還應明瞭，這位和平主義者，正是他的時代中最高於戰鬥力的一位戰士。他們

還未察知，羅斯福雖然不是一個大天才——假使他是一個大天才，他的性格或許沒有現在這樣活動有力——他却是一個博覽一切，知道如何運用他的知識，應付各項問題的人。

在此點上，我想舉出些羅斯福直接給我的印象。某一星期日午後，我在白宮羅斯福的房間內，和他汎論英國與美國的關係。他的孫女輩（他的公子詹姆士之女），跑來打絕我們的談話，她們謝謝他所給她們的快樂時光，向他說「再會。」她們的母親同時告訴我，羅斯福總統在華盛頓的時候，每個星期日下午，這些小孩們都要到他這裏來頑，這簡直成了她們每星期中的例行公事了。

「原來總統也是如此，」任何人士，如果看到他對這些小孩們的自然的，慈愛的態度，都會這樣想，因為他對她們，只以她們的老公公自居，而不計及其他。但是他並不是特別爲着她們，他的態度才有所改變。我在白宮內，以後幾天在海德公園內，我看見他和各類人物交接，不論是要人和普通人，上智，中庸，下愚，大胆的與胆怯的，饒舌的與沉靜的，朋友們，相識的，中立的觀察家，家人以及僕役等，他對他們都極天真，出諸自然。

我們要想解釋他所以成爲偉大領袖的原因，只要着重他的純粹天真一點就行了。那就是他的成功祕訣。他對美國人的影響，全是個人間的，全靠着個人間的接觸。讀者可以留心，隨便何時，如果美國任何一處對他有何敵視或不信任，他總是相信他自己的吸引能力，打算親身到那個地

方去。如果他不能即刻就去，他就倚靠無線電。這就是他的領袖威望，廣被四方的又一祕訣，上天既賦與他一副特別好的廣播音調，而他自己又不嫌麻煩，專心學習廣播的技巧。他所處時代中，一切對人類有益的發明，他都能如是利用；如果其中最大的貢獻無線電，沒有的話，他在美國的勢力，或許要更受限制。

羅斯福利用無線電，增進英美間的諒解和同情，因為一些他的比較重要的演講，都由英國廣播組合轉播，英倫三島人士都極易聽到。我是一個東安格魯人，我想如果羅斯福總統游歷英國，當以英國東省人士，最能體會他的特性。他這一個人，具有崇高的民主理想，而又精明能幹，實事求是；他竭力反對壟斷獲利之徒，他決心使大企業趨於公平交易之途，他堅決要求良好生活之基本條件，而尤要者，他極為熱心，毫不含糊——像這樣一個人的真實價值，東安格魯族人，最能迅速認識清楚。況且他這一個人又能在世界上各種政治經濟理論衝突最厲的時候，始終保持獨特遠見，（這種特性，大抵由他的荷蘭祖先傳來，）自然，他到了那貼近荷蘭的英國鄉間，那最以探詢一個人自己意見為然的地方，會感覺自在安適了。

弗蘭克林·羅斯福不單知道他一己的心情，而且盡其所能，竭力探知他的國人的心情。別國人士，都很奇怪，他既引起嚴厲的反對，他怎麼還能在這種反對之下，推行他的政策。他們所以如此，實因他們不能認清那個反對的真相。那班發出反對呼聲的主要人物，就是那些最關懷他們

自己財務的人，（他們不願及美國整體的福祉，）不然就是他自己的族人。「我一向總是一個共和黨人，我以後也要永遠是一個共和黨人，」這句話是他的親戚們時常說的。自然，我們若謂一切對羅斯福的反對，都起於私利打算，或說羅斯福在他的奮鬥中，每一細目上，都已經判斷得盡善盡美，自不免違背情理，但是事實上却沒有一個人，能够針對着整個羅斯福的政策，來一個既綿密又動聽的駁覆，而由此造成確實對抗的焦點。

在另一方面，羅斯福的論辯，却是動聽，綿密，兩者兼而有之。他發表意見的方法，隨時而變，但他總說美國是為維持民主主義之完整與聲威而奮鬥。他自始就反對階級的統治。他認為這種政府只顧及牠自己的目的與發展，而忽視各級人士的問題與福利。他的辭句如下：「我國今日仍受一羣少數人士之危害，此輩人士深信其具有特殊權利，得以支使政府；彼等或則不能見及，或則不願自認，彼等所以保持特權之行動，正有害於國家。現政府之目的，即在制止此輩少數人士，使其不得妄用其權勢。」有一班人發生誤解，以為政府攻擊少數人士的惡習，就是政府攻擊一切大小商業，和全部私人企業及其利益的組織；對於這一班人，羅斯福曾經屢次申斥。他已經指出，多數美國地方經營的公用事業公司，都為取締公司所有，這些公司並不自己給營業務，而只是財務公司，因此如有少數投資於業務公司的人，受到損失，就有很多人，因為投資於取締公司的證卷而受到損失。（按取締公司為一種新式公司，以取締其他公司或營業方法為業。）他又說

道：「吾人深知，必有極少數，寥寥可數之徒，擬頑抗到底，以期保持其對美國實業與財政之專橫控制，一如其現時之所有者然。吾人對此，必與之奮鬥——余個人殊樂於担当此項奮鬥——決不中途妥協，亦不半途而廢，直至達到勝利始止。」

上面這些記錄，明白告訴我們，雖然羅斯福會經過着一次大失敗，但是因此就希望他垂頭喪氣，了無鬥志，却毫無根據。就是那班抱有這樣希望的人，也不能長此自慶。羅斯福在他籌措得當的退却之後，就在演講內，表明他決不沮喪。他明白表示，他的政治基礎，仍舊建在他對一般人民之呼籲上，他也不以為他在最高法院問題上所受的挫折，就是確定不變的。他仍要繼續奮鬥，有時與敵極高，（因為擊倒對方而興奮，）有時全屬義憤，他盡力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扶助貧民，并為之預備良好住所，津貼農民，推行賑濟性質之措施等。他仍舊有大批鉅款，可以動用，津貼一班失業者。

同時羅斯福對於加入國會反叛他的同黨，尚未處置妥當。有些民主黨人（如本薛凡尼亞州參議員格非）認為，凡用民主黨選票推選總統的人，就應毫無保留，各方面都依從羅斯福的政策。但是另外一批人，嫌惡如此做法，以為他完全違反了美國的理想。由此兩派意向言辭之間，就大起衝突。

他們爭論之烈，就是那年的時令也不大能制止。那時正是八月中旬，國會在熱浪未退中開會

，羅斯福向那些對他的最低工資，最高工作時間，改良住所，與管理農產品計劃等，表示反對的人，大施攻擊。這時的爭鬥，起於總統與他同黨中的南部諸州人士，爭端是貸款與植棉的農民問題（其目的在防止，收成過好時價格慘跌）。這班南方人士，不願批准任何法律，授權總統管理生產。羅斯福因此拒不批准這筆借款。

同時勞工分裂的危險，愈來愈甚。劉易士支配全國勞工的野心，雖已遏止，罷工和恐怖行動却繼續發生。激進派參議員奈阿攻擊全國勞工關係局，附和劉易士的實業組合委員會，為同一黨派組織，因此使國人對於全國勞工關係局之不信任，達於頂點。參議員奈阿宣稱，政府任何辦事局，如能具體表明其有管理勞工情形的能力，他都願竭誠擁護；但是他決不能不顧事實，一味盲從。他因此舉出下面一些事實：「本局的檢察官是沙百士，他與福斯志極為友善，曾作『左翼職工組合』一書，其中贊同福斯志與斯達林之促進內部腐敗言義。政府的朋黨分歧的行爲必會增進災難，煽動不和，引起不平呼聲，及毀滅經濟改進之熱望，所以若無其他可取方策，那與其留一個政府的辦事局，聽牠破壞國家經濟安寧，還是裁撤這個辦事局的好。」

以一個人竭誠贊助勞工政策的人，而如此陳述事實，懷抱異見，自然影響極大。其他方面，對於勞工關係局，也有類似的苛刻批評——比如說罷，福特汽車公司，就有位代表說勞工關係局的事務官，一身兼裁判官，陪審官，檢察官之職，全憑個人意見，斷人有罪，而自作證人，自行

執刑，而以爲其判決有理。

羅斯福對於這類激烈爭論，不能長此容忍。劉易士想用他的權力，左右勞工，達到他的政治目的；所以紐約市和地特律市的市長競選開始時，劉易士的黨派，就一致擁護勞工方面所贊助的候選人。羅斯福不能再置之不理。劉易士用盡心機，想把羅斯福，從中庸之途，趕到左派，并且關照他，上次大選，勞工方面，並非因他爲民主黨候選人，而贊助他；他們只因他是弗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而擁護他。勞工黨因此希望他有所報答，放開保守的制動機，聽其前進。劉易士的行動，自然過偏，而且證明他也曉得羅斯福不是促進他的野心的人。

勞工方面，對於航業，又起爭鬥，局勢之嚴重，與任何上述爭論及陰謀，完全相同。海員協會謀叛，提出修正工資比例的無理要求。此項行動結果阻止了需費超過三千萬鎊新商船隊的計劃。甘諾弟那時正是海事會的主席，（同時他身兼其他諸職），他宣稱航業既受罷工威脅，船隻就不得不停造了。參議員斯伯蘭提出美國航業發生叛變的法理上的證據，他極惋惜司法部，對於這類事件，如此漠視。他特意指出，除非所造的船，能有樂意服從海上法規的船員，否則花錢造船，毫無益處。他問道：如果甲板上就是罷工與暴動的場所，造的新船，又有何用呢？

由此看來，一向呼聲極高，主張美國在每個海洋中，應有一隊商船的宣傳，似乎很受勞工黨的妨礙。

到了八月，總統和國會的政治爭鬥，又進入一個新階段，那時羅斯福突作驚人之舉，任命阿刺伯麥的參議員柏拉克，加入最高法院。大家都曉得柏拉克的唯一資格，不過是一個專心一致的新政保護者，這一件事，差不多人人都掛在嘴邊上講，而且重三經四，講了一次，又復一次。參議院起初不肯批准這個任命，經過一番舌劍唇槍，噎聲嘶氣的辯論後，方始批准。

這次羅斯福又驚動了擁護他的人士，甚至他自己也要關懷，反響的結果，究竟怎樣。那位爲他任命，加入最高法院的人，並無法官風度，而又缺乏裁判經驗，許多人以為這幾點就足夠攻擊他了。但是羅斯福的對方，更抓着說：柏拉克是由三K黨選入參議院的，所以他對於這些與天主教徒，黑人，及猶太人誓不兩立的三K黨徒，表示同情。他們因此忙於煽動全國公憤，同時參議員波拉和其他人士，宣稱那個退休的法官（凡·德凡特）仍在就近，並無空缺待補，因此這個任命不合憲法。

雖然羅斯福的改革最高法院的計劃，引起極大爭論，牠却促使普通人士，注意這等事件，這正是以前所認爲不是常人智慧所能了解的事。三十年以前，這種危機，只有法學家和具有法律觀念的人，冷靜討論，他們的判斷，不論趨於何方，只要有機會傳進一個普通人的耳中，他就安然接受，認爲不錯。

羅斯福總統，對於這件事的特殊成就，即在於他能如此對衆表出爭議所在，如此刺激公衆想

像能力，因此他使每人，都成爲他自己的律師。這並不單是這一件事如此。中立問題在這年發生的時候，羅斯福又使人人覺得那就是他個人的事情。他的敵方自然不放过這個機會，他們說他一次又一次的，引人驚奇，而擾亂人心。他們說這是震撼人心的戰術，出人意外的判決。但是，就是在那些不預備一直跟隨羅斯福的人中，也有一班人承認他這種刺激人心的方略，有相當的價值。他們只能稱讚抱着他這樣理論，做到他這樣偉績的這一位戰士，直向全國搦戰，強迫敵方不得不公開應戰。他們承認羅斯福極會炫飾，但是同時他們也承認，身任總統之職，擅於炫飾，並不是一件壞事。有些人更進而體認到，渾渾噩噩的國民本身即極危險，而能坦白承認，羅斯福就任總統後，國民對於政府每一問題，都能注意。其他不計，即此一點，羅斯福就已向公衆表示，他是一位若何真實的民治主義者。

在最高法院事件的爭鬥中，他的政治風度，受到最嚴厲的試驗，現在可以看出他怎樣安度這個磨難，尤其從他身陷危局時的情狀來看，更覺如此。那是一場惡鬥，包括兩派忠誠人士的大衝突，其中每羣每黨中人，都能反躬自問，而他們策略的運用，又盡巧妙曲折之能事。

美國政治上這種瞬息萬變的情形，英國政治絕無相類之處。一九三七年十月初，羅斯福正從西部諸州巡視歸來，我那時正在美國。那時反對派竭力壓迫羅斯福，對柏拉克與最高法院事件，有所申述；有幾家報紙，因爲羅斯福毫無表示意向，就大事宣傳，說這是一種偷偷摸摸的陰謀。

有一家報紙的標題說：「羅斯福拒不談論柏拉克事件，」另一標題說：「總統拒絕討論最高法院爭端，并禁止其隨從討論及此。」有一個在羅斯福專車內的訪員，向他的報紙報告：「羅斯福總統今日對柏拉克（以前是三K黨黨員）在最高法院就職一項問題，保持緘默。……星期五晚柏拉克承認他以前與三黨的關係之後，羅斯福和他以下的官員，就對這個新法官問題，漠然置之，他們好像認爲這個問題，比任何其他問題都不重要。總統并且禁止他的隨從討論這個問題，他說這列車中沒有什麼關於柏拉克事件的新聞資料。」

「其實我們在此就可打斷這位訪員的話頭，我們可以責問他，到底他自己或他的主編，希望羅斯福在這個關頭，對此問題，說些什麼。他們難道想羅斯福對這個失錯，表示歉意？還是對這個既成事實，自鳴得意呢？」

這位訪員，說過羅斯福沒有聽到柏拉克的演說後，接着說道：「羅斯福的意思據悉爲，」——那就是說，這位訪員以爲如此——「他現在的任何個人行動，都與柏拉克或他將來的法官任期無關。如果現在總統果真對他以前最高法院的人選，有所不滿，他儘可坦白宣布，甚或建議柏拉克之辭職爲合理。但是柏拉克既不因任何人指使，有所行動，自然也不會聽羅斯福的指使。」

「我們在此處，又可打斷這位訪員的話。當時情局，既如他所言，我們真不知道再要羅斯福有所申述，究竟可以達到什麼目的？」

這位訪員，既然缺少直接材料，就此表示他個人意見如下：「我們沒有一點跡象，可以說羅斯福會向公眾宣布他的意見。我們也無從推知他的意見，到底是贊成還是反對。但是有些人，從羅斯福的隨從們偶爾流露的態度，與羅斯福自始即稱，他不知道柏拉克的背景的事實，兩點看來，認為自言方面，對於這位新任法官的感情，並不見得好。」

以上就是美國報紙，日常所用方略的一個說明。但是羅斯福熟知報社情形，不會受他們的欺騙。他掌握報紙，極為成功，這就是造成他政治權力最大因素之一。本書他處要談到他的某次新聞會議的見聞。我最受感觸的一點，就是新聞界對於羅斯福，似有一種不成文的特殊敬意，他們概不發表任何他所認為不便發表的東西，即使他曾經和他們非正式討論及此時，他們也不發表。某次一個訪員違犯此點，發給他的報紙，一段不該登載的消息，結果他是如此為人痛罵，反成為傲戒旁人的好例了。

為着繼續從時代先後，檢討一九三七年情形起見，我們回到那年九月，柏拉克事件成為最高法院爭點上去。不錯，照前山那位訪員所說的，羅斯福被迫聲明，他在任命柏拉克之前，並不知道柏拉克與三K黨有關。不論法理方面，柏拉克是否缺乏資望，三K黨問題，（至少在英國人的心目中）比較上是無關緊要的。要說這個黨又會關聯着整個美國，真是不能令人置信（照英國人的想法）。牠是在美國內戰後，南加羅來那州的一個秘密組織；牠的初旨是要終止那齣黑奴平等

的鬧劇，爲着達到這個目的起見，牠的會員，屢次不法懲罰而暗殺黑人。本來美國南部，有四百萬黑奴，宣告解放，參預政治生活，這個黨就是針對那種現象的一種反動。他們既然是起於這種背景，抱着這種目的的一種組織，我們很難想像他們怎樣會和一九三七年的美國，發生什麼關係。不錯，在十七年以前，他們曾一度復興，想取得新教中最高權力，把自由民主的美國國土中的黑人，猶太人，以及其他外國人士，置於他們支配之下。某一時期內，他們頗有成就，尤以募集款項爲最，但是美國公衆不久就漸漸的對他們那種迷信狂，與在那鬧劇名目下，所作的各種非法行爲殘酷犯罪等，表示討厭了。

但是羅斯福的對方，並不理會三K黨的復興，是否可能。他們對這件事所注意的，只是他們無意間，得到了這一件新的武器。他們就在任何可能場合中，毫不吝惜地使用這項武器。報紙上雖然登載柏拉克在一九二六年，退出三K黨的寫真，同時却附帶着註語說，這種文件不過是一種形式，實際上，柏拉克曾經接受三K黨終身會員的金色會員證。

整個美國，擁戴他的與反對他的，都引頸企望，他自己重作一次申辯。羅斯福自身呢，也正是在等待一個適當時期。九月十七日正是美國人民慶祝他們憲法成立第一百五十週年紀念，他認爲這天就是他重新搗戰的最好時日。

羅斯福這次重新搗戰的演說，可說已經達到他的雄辯術中頂點，他這篇演講，日後一定能在

世界上幾篇發揮自由真諦的宏論中，佔得要席。這篇演說并作唱片，向英國播送，那時許多英國人士，都認為自由的高超理想，正到處碰壁，這篇偉論該多受人歡迎！

我在九月十七那天午飯時，在書房內收聽那篇演說，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當時所受的感動。他的動人辭句，就像和煦的陽光一樣，向室內四射，使我們覺得溫暖，前途光明，而得到鼓舞。外面凜冽酷寒的世界，滿是悽涼摟奪的情景，實在需要這麼一篇演講。那些辭句一定可以在許多人的心中得到共鳴：在一向以保障自由，為政府職責之所在的英國（即使實際所作所為，尙未達到最高效果），自更覺如此。

羅斯福的講辭，在其他歐洲諸國內，一定也有相當影響，不然的話（就以此處為例），我們不會在一個德國報紙中，看到下面一段答辯：「我們很奇怪，羅斯福總統，在他幾次演說中，一直要用政客式的口號與不友誼的措辭，來加深這個世界各國間已經顯然存在的裂痕。德國對於羅斯福此種措置，時刻注意，深以為異，他的前任幾位總統，致力於安定世界政局，我們拿他現在秉政的情形，和他們相比，更覺驚奇。羅斯福總統這種截然兩樣的態度，令我們對美國的內部危機，不得不下嚴重的論斷，那種危機，美國在羅斯福政權之下，已經度過相當時期。我們由此找到羅斯福屢作攻擊言論的原因。實際上他本沒有批評獨裁政府的理由。他似乎是借攻擊外國獨裁政制的棋子，來移轉他本國國民的目光，使他們不再注意到他一己的獨裁慾望而已。我們很明

白，美國在目前混亂局面中，一個獨裁者的意志，是必要的，但是我們不能贊同，那種專為衛護自己，而攻擊第三方的不誠不正的手腕。」

很明顯的，羅斯福總統憲法成立紀念日的演講，曾經驚動整個世界。但是那篇演講並未解決他在國內所遇見的難題，牠也不能解決那個難題，這正和當時所慶祝的憲法，密切相關，不能分開。

一七八七年，美國憲法，訂於費烈得爾菲亞，從那年起，牠的組織與力量，就不斷遭受試驗；一班國外觀察家，看到他經歷種種難關的路途，以及遇着缺陷迫近時，修正的效率，只有同聲讚美。我們可以把這個憲法，喻之為一座橋，他的目的，即是自區域的地方生活，導至整個的全國生活；我們腦中抱有如此印象，就能看出那座橋所要承受的重担，和他在成立年代不長期中，所要對抗的政海波濫又是若何險惡了。如此我們就再能明瞭，這座橋稱職的程度了。

這個憲法，安然度過美國內戰的風暴，那個內戰，我們可以看出，部分的由於中央政府必須的權力，增加所致。從那時起，權力就愈來愈告集中，但是那種運動的速度，並未使憲法運轉，亦能圓滑自如。羅斯福任職期間，所遇到的危機，在某幾點上，實與內戰時之危機相若。其實這次危機，爭論要點為重新調整聯邦權限與地方權限，除了名義上是危機以外，實在就是美國的另一次內戰。羅斯福與參議員的爭鬥，主點即在總統的想像能力高超，預見美國以後數十年中所需

要的新調整的憲法，而且總統又勇猛精進，毫不延擱，立即開始這種調整工作。所以不論羅斯福的偉大工作日後結果如何，就是這一個理由，他在美國總統之中，總是一個先驅。

命運浮沉，本無一定，讀者們請回想一下，羅斯福的經歷。他初上任時，美國全國都為破產及失業所困。他因此要求前所未聞的大權，公衆方面，一則別無他途，一則深信他的能力，就立即贊同他掌握大權。那時就是最高法院，也退居一旁，聽任總統先行自由處理各項基本問題。然後總統的命運，就告改變。那時新經濟政策戰勝不景氣，他的反對黨，得着最高法院的贊助，就出來阻擋他。但是美國全國的人民，却始終跟隨着羅斯福，這從他再被選為總統一事觀之，是毫無疑問的。他的再度獲選，對於他個人，對於他的理想，是如此有力的證明，他真祇能奇怪，他怎麼還沒有戰勝一切敵方，遂行他的意志呢？

至少一個英國人，一定會對此感覺驚奇，因為在英國，如此的信任投票，將使一切反對，趨於無效。但是在美國，一次選舉勝利，並不像在英國一樣，有若何重大利益的。一個美國總統，任期將滿時，掌握的大權也就漸漸減少了。而且他並無政黨作他後盾，又不能靠解散國會的恫嚇，得到什麼益處。

他在最高法院問題上的失敗，證明他對於國會和參院的管理權日弱。但是整個美國仍是他的後盾，他們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出那時美國差不多近於內戰了。

第十二章 對陣戰(下)

憲法成立紀念日，羅斯福總統演講，昭示世界，當時美國內部爭議的問題。讀者如果親聆這次演辭，也許就會想到羅斯福如何靠着雄辯的口才，同時他的心理又是多麼高興，而實際上言辭又是多麼有力，發出以下的辭句：「二十年來，最高法院中怪人，都拒不批准美國諸州女工最低工資之法律，合於憲法。數月以前，即余爲革新最司法機關，向國會表示之後，最高法院中怪人方始承認，二十年來，法院所爲均誤，而他自身亦越權過甚。三月三十日，最高法院判決，才對華盛頓州規定女工最低工資的法律，表示贊同。但是以前最高法院，却對紐約州類似的法律，宣告無效。吾人不能再如此浪費二十年之光陰。法律既緊隨人生之後，吾人自不能再犧牲一代國人之幸福也。」

羅斯福挑戰的真實意義，就包含在這些辭句之中。說得簡單一點，那就是多少世紀以來，貧富之爭而已。羅斯福幼年環境，使他對於窮苦家庭中的孩童，有一種深切誠摯的同情。他的父親，頭腦清楚，秉性公正，他從他那裏學到若何觀察實際情形，然後他再漸漸的看到實際情形與整個人生的關係。他從他的荷蘭祖先處承受一種經濟問題與憲法問題衝突上所必不可少的一次性質

，那就是不折不撓的勇氣。實在，我們也可同樣名之爲勇敢不屈的精神。

本來世界上的人。不論英雄也好，懦夫也好，總都不能逃開命運的支配——荷馬說得好：所
以一班信仰這話的人，就很容易相信羅斯福是一個支配命運的人。而他這個人的成就，現姑不
論牠們的最後結果如何，對於全歐洲人士，又有重大利益，那怕歐洲人士的政治信條中，是否缺
乏這麼一條，或另有他情，都是如此。使得他國中的男婦孩童都能過一個有意義生活的機會——
這就是羅斯福總統的簡單目標；而他身居總統重任，又有一種特殊美德，他不使一班枝節問題，
把他的目的弄得模糊，弄得複雜，雖然他的對方竭力把這些枝節問題，擺在當前，他也仍舊如此
。他名他的挑戰爲普通人類正義；他的敵方就抬出憲法來對抗，希望借此顯示，羅斯福在，歷史
悠久，受人崇拜規定美國人生與美國政府組織基礎之前，是一個萬分危險的敵人。但是羅斯福却
不能忍耐這類伎倆。他的本性，決不讓因一件事，一向受人崇拜，就尊重這件事。他對於每件事
，不論是制度，法律，或習慣等，總要問問：「這件事物對於現在局勢的關係如何？牠對於全體
福利，有害還是有益？如果有害，我們就該剷除；如果有益，我們就該使他更爲有益。」

這不是說羅斯福就是一個傳統破壞主義者。他的主義，自然不是那班沒有教育的人，漫無思
慮，隨便說說的激烈主義。他對於傳統，並非毫無尊敬；他對於人類情感，也並不忽視。但是他
任職期間，他國內的，以及全世界的經濟情形，社會情形，却強迫他不得不迅速行動。若一有礙

攔，其中就含着革命的威脅。他的對方抱怨道：「他自己不就是在那裏推進革命嗎？」「是呀！」總統回答道，「但是你會若此朦朧，不能看出真狀嗎？你沒有看出，假使我不推行我的特殊革命，一個壞得多的，包括流血以及各項內爭恐怖的革命，就會接踵而至嗎？你沒有認清，如果我不欲經歷如項災難，我不得不採取最直的一條路嗎？我在認可的律例上，有時不得不有些越分，但是我採取這條直路，一點沒有改變憲法的精神，你難道不能相信我嗎？你們稱我爲獨裁者，但是你們一點不明瞭真正獨裁國家中人民生活情形。如果不依我的話去作，那麼美國在社會革命之後，一定會跟上那個同樣的暴政；而我身任總統，在職一日，就當竭力脫美國於此項危險之外」

以上辭句，自然都是我所撰造的。有一班人，歡喜傳記，帶着小說氣味，但是我並不是爲着投合他們所好，而用羅斯福的口吻，寫出上文，我所以如此，是因爲我深信這些辭句，能够忠實代表他在第二任總統期間，堅苦奮鬥的原由。他在整個任期之中，與時間以及迫在眉睫之間的革命相戰。他在憲法紀念日演說中，講到二十年光陰的浪費，講到美國以後不能再容忍此類浪費，又講到法律必須緊隨於人生之後，這一切言論，就充分顯示他的堅苦奮鬥的情形。

羅斯福在一方面反對憲法運用之不得當，在他方面又反對平常所謂鉅大（決非偉大）企業之不執行爲。此種企業，根本無有爲國服務目的，所以不能稱爲偉大企業，而只能稱爲鉅大企業，就如一個怪物爲人稱作巨大的意義一樣；那班和羅斯福一同參預這個奮鬥的人，即抱如此態度。

另外那班反對他的人，也有多種看法。自然，那班本身經營鉅大企業的人，早預備和羅斯福拚到底。但是還有一批人，那班附驥末的，那班希望自身所經營的企業能够發展的人，却爭辯着，說巨大企業，可以不用受到懲罰，就能改良。（他們因此就問）總統有什麼權力，配裝出嚴父的樣子，糾正一切，遂行他的意思呢？

但是那班抱着如此心情的人，却不能假裝，說羅斯福並未把這個問題表示清楚。他屢次演講，早就做到這個地步。他深信他的再度獲選，證明他除去商業界的邪行惡習的決心，是合法的。他的大多數同胞，早就把這個重任，託付給他了。

他的看法，就是美國國內，富於常識，一定能阻止實業生產之退落。他毫無全國實業麻痺之恐懼，他也不以為實業生產退落會延長。雖然一切事實，都證明他所見不確，他仍舊有一種深切的信心，他相信他的國家，有雄厚的力量，只須依着常規，持以謹慎，必定可以完全復興；因此不論何時，他因為抱着如此信念，受人譏為樂觀主義者時，他對於他各次宣言的信心，只有加強。所以真只有一個巨大企業中人，才能明瞭，他到底是若何一個堅持到底的人物！

羅斯福認為，實業生產，四年來雖在一直退落之中，却未到嚴重程度。他明白認出國人應該担当重大職務，毫無阻攔，增加私人資本之運用，以僱用人員。私人企業，得到政府合作，就能漸漸加高實業之活動。如果私人企業不能反應，政府就該出而謀求增高實業活動的方策。羅斯福

本就提出建議，鼓勵私人資本加入大規模房屋建造計劃。世界上幾個現代國家，當時却為一些複雜的經濟問題所困，單靠一些動聽的標語口號，不能應付，羅斯福以為他這類計劃，以及他種計劃，都是當時難題的實際解決或部分解決的方策。

羅斯福同時又致力於解除租稅法律的不公待遇，但是他也深切注意，撤除一項不公待遇，而不添出另一不公待遇的困難。任何修正國課法律之提議，如果減少國家總收入，或將總稅收的負擔，加重在那班最無負擔能力者的身上，他都不能接受。他尤所關切的，就是不使小企業為不公平的稅制所毀。他一向的目的，就是給小企業中人，與大企業中人競爭的一個良好機會。但是同時他也注意到附隨在這種改革的弊端——諸如利用公司組織形式，隱於幕後，以求減稅或免稅。他同時又注意到，有一班人，目標全在投機，而非致力於生產事業之發展，也會利用稅制特權，施用在他們投機所得的利潤之上。

羅斯福當時所遭遇的各項難題，就是許多年來，一種不健全的財政日積月累所成。他深知解決方，欲想一擊中的，極為不易。政府機構問題就是一個良例。他本人為着增進效率起見，提倡改組，同時認為重新計劃，應依照近代企業的路線進行，自然不是依照近代的巨大企業！但是這裏就生出一個難題。要想節省政府的支出，就只裁減或裁撤某種機能。他因此問批評他的人道：「你要裁掉那種機能呢？」

他的對方，也很明。他對這些問題，意志堅決而純一。就是在政府方面，尋求實業界合作，以終止停滯情形時，他仍時常發出宣言，驚動商業中人。因此，他在一次新聞會議中，排斥各種性質的取締公司。他決心撲滅公用事業取締公司，早已爲人熟知，但是這次，他却通知新聞記者，他希望在一切企業中，掃除此類「經濟界寄生生物」。他那天在白宮內召集巨大企業界和勞工方面的領袖，預備和他們在實業問題中尋求諒解，他這類爆裂式的宣言，也就在那天發出。那天湯姆斯·拉門出席會議。另外還有通用電氣公司的楊格，美國礦工會代表飛利浦·馬來，以及劉易士等。

羅斯福爲民主主義奮戰的特性，在各項演說，公文，與會議之中，會屢有表現。但是最能反映他的目標和政策的，還是他的農業政策。他的農業部長蓋萊士，本是衣阿華來的農夫，演出一個「常規積穀」的計劃，而名聞遐邇。本來這個計劃應與中國政治家王安石相稱，華萊士接見紐約時報訪員會談時，曾經說過，他的計劃，來自那位十一世紀的中國大經濟學家。如果歷代關於這位先哲的見解，所傳確實的話，那麼近代政府真要對他感覺慚愧。王安石以爲：政府的職責，既在使人民暖衣足食，生活安適，就應該管理實業及農業。他初發此論時，自然有人反對他，但他戰勝敵方，樹立政府管理節制農業的專權。而一般農夫們，都須借取政府的低利貸款。

一個中國學生，爲着獲得一個大學學位起見，寫了一篇論文，舉出這類老的理論，二十世紀

農業部長所遇到的，就是這些。但是論文是一件事，而華萊士所充分體會的實際政策，又是一事。并且一個政策，在九百年前的中國，固然成功，在一九千百四十年代，美國危急之際，也會不適用於。

但是華萊士有過做農夫的經驗，他的信心就此得到鼓舞；他就定出一個計劃，大意即強迫農夫預防水旱荒年，有所儲積。他自己說他的目標即爲：「在豐收年間，維持并增加某種穀產之儲積，以備荒年之需。」

照華萊士所謂，他的計劃進行方式如下：消費者既然受到對抗飢荒的保護，就應供給生產者（那就是農夫）一些東西，使他能够提供這類保護。所以，農夫可以接受各類借款，保證他「一種類似收入」，那就是說農夫們的淨入，應與其他人士之淨入，有一固定比例。農夫得此保護，亦應付出相當代價，其價格就由政府在節制他的生產額中計算。

羅斯福的攝政史中，這個「常規積穀」政策，是他政策中最明顯的一個。華萊士雖然沒有揣想，要強迫農夫加入這個計劃。那班不加入的不能得到貸款——這就是他所想做的極點。但是從一個相當距離，全盤看來，這個計劃，就是在可能範圍之內，把民主政體的樹枝，望國家管理那邊攀去，而不使之斷落。羅斯福深信，只能靠着如此整理枝葉，改換其外表，這棵民治主義的大樹才能得救。他的農業部長的計劃，就是他自己的心血，因爲他相信政府不單爲保全國內和平負

實，同時還該整頓國家生活中的經濟基礎，使之健全固定。

兩黨人士對於——「常規積穀」，都有批評，他們認為這又是羅斯福擴張個人權力的另一路途。此外一班獨立而發達的農夫們，也續有怨言。他們同時引用統計數字，支持他們的反對言論。他們提出數字道：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這個農業管理計劃，使美國棉花生產者，失去一大處世界棉花市場，日後自亦有同類結果。

但是，像華萊士這樣心情的人，對這類爭論，却無動於中。實際講來，他就是王安石精神的再生，他憎恨隨便的思想，深信人類管理經濟生活的技能。而且他又是一個善於應戰者，就於一九三七年秋，使「常規積穀」成爲國會中一個大爭論。

羅斯福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國會開會期中，曾致辭講到這個問題，他指出當時農夫們又面臨過於豐收，棉花價格跌落之危。他說「種棉農民現在的棉花收成，是有史以來最大的，而玉蜀黍及馬鈴薯農民收成，又若是之大，幾乎要使他们消滅。」他接着講道：「我們的程序，可能範圍內，應該由農夫本身，計劃而管理之。」由此他的對方，立即猜測他這個附加的「可能範圍內」究竟含義如何。

一九三七年所發生的事件，使許多沒有認清羅斯福施政的人，有一個新的看法。美國人民，漸漸認識，在一個真實而堅強的領袖之下，美國總統職位，在國內以及國外交涉單項中，都能有

新的發展。美國大眾就看出羅斯福是一個天生的領袖，天生的先驅，而贊成依他的要求，擴大他的權力。他的敵方和他本黨中持重的人士，却反對如此：前者由於黨見不同或個人間仇隙，後者則由於恐懼，以為羅斯福雖能使用新武器，得到利益，其中總不免這項武器，為繼任人選，誤用之危險。這種態度，部分的解釋了因「常規積殺」而起的激烈情感。而日本在美國政治陣線前，提出中立一項問題時，當時美國的反對風波，也是由於這種態度。

義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亞時，美國中立法，曾生出重大問題。中國受到侵略，使得這項問題，更形迫切。這個法案規定：如果總統認為兩個或多數的國家間，若有戰爭狀態存在，他就應如是明白宣告；所以任何時期，只須美國確認而宣告這類事實，就不能運輸軍火到交戰國。

一九三七年八月，參議院中的綏靖派，催促政府施行這個法案。但是世界上合法的事情，並不一定就是得策的——而照洛布爾的意思，得策與否，對於美國之重要，遠過於一件法律之實行，因為這種法律，多數人士，早已認為不合時宜。洛布爾說：如果美國遵循中立法案的文字，那結果或損失將來對中國及日本之一切貿易，而使之轉讓至他國手中。洛布爾為着說得更為透切起見，指出美國這年上半年期的出口貨值，共計二萬萬元。

這時對於這件事的討論，比較冷淡。然後美國砲艦潘奈號被日本擊沉之事發生，中立問題就不再像以前一樣，能在平心靜氣之下討論。美國這時毫不顧及權宜之計，甚且不顧及正式體統，

把這次不測事件的影片，在美國公衆之前映演，因此有很多人在電影院內暈倒。羅斯福總統就出而控制此項局勢。他請求公衆及報紙，不論他採取何種方策，他們都應給他諒解與幫助。他既從他們那裏得到此種允諾，就決定採取一種非常的辦法：他捧開一切外交儀式與外交禮節，堅持美國人民與他自身對於此事之憤怒，應使日本天皇直接得知。他此種政策的後果，殊爲驚人，非單美國感覺如此，英國亦然，因爲他們的輿論方面，對於外交上的抗議與道歉的矯飾情態，已經感覺不耐了。一班抗議，從措辭溫和的直到嚴厲的，都不過是明顯的印在各種格式上，聽候選用，以配合到所受到的干犯事件；而一班道歉，從隨口而發的直到深自卑抑的，也都不過是早預備好的公文程式，聽候選用，以配合所受到的抗議文辭；如果國際間往來的文件就是如此，世人就要問此種文件之中，究竟含有什麼意義了。現在的世界，一個戰爭，如果未曾經過宣戰手續，就不算是戰爭；而擊沉砲艦事件，又被人認爲「偶然事件」，這種世界，究竟是什麼世界，世人也要問問了。

羅斯福總統完全不願聽任潘奈號炸沉之事，就像一件不測事件隨便過去。他認爲通常國際外交的進行辦法，太軟弱圓滑，不合於他當時所抱的目標。他在這次危機之中，就像後面跟着一羣喧嘩市民的布魯特斯一樣。這羣人在他後面高聲叫喊：「我們要求滿意答覆，我們要求滿意答覆

」。

這位布魯特斯就回答他們道：「那麼跟着我走」，他的聲調，也表現出他的意思，他希望他們不單在這一件事，跟着他一起，他還要求他們，在整個他所承受的鉅大工作上，跟着他一起。

潘奈事件，昭示美國人士，他們的總統，是一位若何真正有力的領袖。他對日本所宣布的態度，使他的地位，大為增強，這本來是一件明顯的事。那正是說，他的抗議，受到美國全國的一致擁護。有一班人，贊成美國在國際事務之中，應該採取孤立態度，他們就質問潘奈號泊在作戰區域的需要問題，更進而警告主戰議論。有一位參議員，警告美國，不應承當遠東方面的不愉快職務，因為這些職務本應由英國担任。但是這班人都只為少數人士發言。大眾公論，都是跟在總統後面，他們不管日本官方道歉，在報紙上，在新聞影片上，登在顯著地位的事，他們都覺得，日本如果要企圖美國中立，將來還是避免這類「錯誤」為佳。

這件危機的餘波，就是羅斯福在一九三八年初的宣告，他說他或向國會要求，擴張海軍軍備程序。在這個修正提案中，並未提出針對何一國家。他只提及一些「事實」，說美國不能坐視。他致函於國會海軍委員會，暗示他或在下一會計年度，已經定當之軍艦建造程序之外，再要求建造若干軍艦。（原來程序，已經規定五萬六千五百萬元，建造兩艘主力艦，兩艘輕巡洋艦，八艘驅逐艦，以及六艘潛水艇。）

下面兩派意見，可任擇其一，以解釋這類提案的原因。他們或由於旁的國家好戰心切，或由

經濟情形所推動。多數人士，都贊成第二個見解。

但是以上兩種意見，不論那一種對（每種都有若干真實性的可能），潘奈危機的結果，至少在國內政治方面，要把羅斯福的威權，給增強了，

不久以後，衆議院開會，有人提議辯論樓德羅決議案，衆議院投票反對，羅斯福的地位，就益形增強。這個決議案，由印第安衆議員樓德羅擬成，提議對聯邦憲法之修正案，應提送於各州，這個修正案規定美國除受人侵略之外，在宣戰前，應用全國複決。明顯地，這自然是想侵犯總統的權限。但是經過衆議院表決之後，這個決議案，至少在當時開會時期，歸於無效；而此種投票結果，無疑地是總統支配國會的一個證明。

就使這個決議案，能够在衆議院中辯論，要想有三分之二的多數衆議員，投票贊成，却是一件極不可能的事，既無此項多數，任何對憲法之修正案，就不能提送至各州。但是樓德羅決議案，正指着一羣潛力，當時正在公衆中某某人羣間，有所活動；而同時又指着他們活動的狀態。綏靖主義之組織，力量增強，已有相當時日，而新教各宗各派人士，又都對他竭誠擁護。宗教團體中，有幾個領袖，宣稱他們贊成樓德羅決議案，而發出下列聲明：「我們相信，被召作戰犧牲其自身生命或其男兒生命的國民，應有一不可侵犯的道德權力及宗教權力，以參加任何決議案，其重要正如決定作戰之決議 相同者。」但是贊成複決戰爭的人，並不能確切宣告他們的意志

「有一班人，不能被認為綏靖派，而相信美國人民，如果未能直接得悉戰爭真情，就不應參戰。羅斯福總統，對於一班厭恨戰事的人，從未表示不同情的態度，他只要他們不趨於消極，那就是說，要他們願意盡心盡力，為和平工作。一九三七年秋，他和我約略談起這個問題。他說他常常接見綏靖派代表，留心聽取他們的意見。有一個代表，最近曾謁，告訴他美國國內，將有和平運動的組織出現。他問總統是否贊助？」

總統答道：「美國國內，並不需要和平運動。美國人民都一致愛好和平。」然後他問道：「你為什麼不在那些戰爭心切的國家內，組織和平運動呢？」

羅斯福也深信，在國會中，也不需要何種和平運動，他很為注意，不使這樣一類運動，在那處開始。他解釋樓德羅決議案，有意違犯美國的代議制政府，他在致國會的信中，就表明這個意見。他在這封信中，又指出這個修正案的提議，將使任何總統在處理對外事件中，失去能力，而鼓勵別國，使他們認為，他們可以泰然無虞，侵犯美國的權利。

對於那班綏靖派，羅斯福的那封信，並未使他們感服。他們既經挫折，狼狽敗退，就心懷惡念，表示他們一有機會到手時，又要重新攻擊。

像我這樣一個旁觀的美國情局觀察者，如果羅斯福，想把他的外交政策原由，有所隱瞞，那麼那班綏靖派人士的話，更要動聽。然而，相反地，他總是不怕麻煩，把那些政策原由，清清楚楚

楚告訴一班國民，所以那班綏靖主義者也就不能強詞奪理，說美國會盲目地被牠拉入作戰的危險。美國一位記者（海胡德·拍郎）曾在一篇論文中，發表一篇中肯的意見。他在一九三七年十月這樣寫道：「我認爲，我們多數國人，如果對於各項問題，茫無所知，那麼戰爭的恫嚇就要加強。上次大戰，導火線爆發時，美國人士，實際上沒有什麼人曉得。我現在不想立即評論，總統對目前國際局勢的宣言，是否具有卓見。我和許多國人一樣，對此或無所知。但是，不論何種事件發生，我們沒有一人，能夠有權，說這個問題，政府沒有深刻注意，沒有讓國民知道。」

在上章的首段，我會經記下某種意見。我的意思是說羅斯福在一九三八年初，因爲他能把握國內與國際事務，又能切實判斷其國民在危機頻作時的大概心情，所以他就恢復了他的聲望。我自是即考察他在一九三七年，聲望恢復之前，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和挫折情形。此外的歷史，如此接近我的寫作時期，就自然地歸入另外一個，更帶臆測性質的一章之中。

這一年對於羅斯福和他的國家，都是緊要的一年，我想把羅斯福在這年年初的地位，估計一下，再去寫我下面結束全書的一章，當爲有益。我是一個英國人，我在究研美國近代事務之中，找到一班最言之有理，最能動人聽聞的美國作者，我認爲我既抱有上面的目標，最好還是引用他們的話。這班人中當時大多以爲羅斯福還要在他的保留的權力中，提取一部權力。克勞克是紐約時報的華盛頓訪員，寫道：「總統的聲望與權力，都爲人所算。但是他仍餘餘極多，或能在一次

危機中，能提取更多，而使他成爲政局中一個重大因素。我們要曉得，想偷偷走近一個受傷的獅子身邊，比走近一個一點沒有受傷的獅子身邊，還要危險得多。」

這一段話，毫不言之過甚。實際上，那種謹慎表示意見，正把當時總統的地位，一種比上面實際所說的更高估計，給掩蔽了。一九三八年初，羅斯福仍向美國人民宣稱，他決不聽任他們失敗，他仍舊申述他對新政原理的信心。他仍然提倡政府管理農業生產，反對獨自耕種與其浪費的結果。他仍舊深信美國需要訂立最低工資與最高工作時間的法律。他認爲這是一件需要，因爲沒有這點，美國的復興就不能達到。他仍舊大膽宣稱，平衡預算之外，尚有許多更重要的事情——他說，他也和任何銀行家，商業鉅子，實業鉅子，投資家，經濟學家一樣，渴望政府預算，能够愈早平衡就愈好；但是，不論對於預算的結果如何，他仍舊決心先推行一個不使任何貧苦，能工作而又願工作之美國人士餓死的政策。他和以前一樣，堅決主張政府對於國民的福祉，有一個最重要的責任；而一切國民，不論其隸屬何黨何派，抱有何種意見，都應參加任何國會所批准的方案，這是他們的責任，也是他們的機會。

復次，他雖然令衆公知，他從不否認多數商人的公權，他仍猛烈攻擊少數人士之欺騙惡習。他屢次申說，這班商人，爲社會之敵，他的政策中的主要部分，就是要剷除他們的惡行。

一九三七年歲暮，羅斯福赴弗羅利那捕魚，一部分批評人士，就疑他不過借休假爲名，到那

裏去預備對大資本家方面的新攻擊。他們以為他在那裏有新的規畫，後來他們得知，他這次休假，同行者有依克斯，傑克遜，和霍布金（他們三人一為內政部長，一為副檢察長，一為救濟行政官長），他們更作如此見解。他們所見或許不謬。自然，行政部方面對抗大資本方面的戰爭，並無絲毫減弱之象；牠的進行，仍是以前一樣堅決有力。總統等休假完畢，回來不久，依克斯和傑克遜就發表演講和無線電談話等，其中申述資本方面之能工。他們這就是反對新政的一種陰謀。

以上種種，足以證明，一九三八年初，新政仍極充分活躍。這點同時證明，羅斯福並不像一班評論家所謂，在取守勢，他認為一部分人士及其惡行，應負經濟衰落之責，他就仍舊領導對他們的攻擊。固然，統計數字有點捉弄他。一年以前，他曾經應允在一九三八年，要平衡預算。但是過了九個月，他却估計不敷之數，將為七萬萬元。現在他却通知國會，一九三八年六月卅日會計年度終了時，不敷之數，將為十萬萬元。但是，雖然財政情形如此不安（假如我們不名之為混亂）總統仍舊堅決宣稱，他相信他的基本原理，可以照常進行。他說他決不半途而廢。他決不聽令國民困倒。

羅斯福從身任紐約州參議員候選人起，就不知經歷了多少事情；他那時被選入紐約州參議院，就起來反對「藍眼睛」的希安。從那時起，他的經驗與判斷能力就日益成熟。內心方面，原動力方面，他這人却仍和以前一樣。他現在的戰鬥精神，正和他青年時的一樣豐富。而這種戰鬥精

神，又是用之反對與前一類的惡劣勢力。

他被選入紐約州參議院時，曾經這樣寫過：「我簡單誠懇列舉不公事實之後，就在這次選舉中，獲得多數。……現在我已參預政治，我自己已經成爲一個政治上的人。這個首次成功，或是任何參預政治事業者一生中最危險的時機。他的活動，直到此時，都是建樹在理論之上。現在他要實際動作了。……我發覺我自己充分從事於政府中各項要目，雖然我以前研究這些問題，都是在理論形式之下，我現在因爲他們實有其物，對國人有實用性，更覺得有趣味了。」

換句話說，年輕的羅斯福，並不是一個發覺了政治實質，就棄政治於不顧的人。他發覺政治方面，正短缺普通的誠懇莊重，所以他就不能去開。他因爲抱着如此目的，就起而反對那一黨推選那位富翁希安，他認爲他們對這個人太尊重過分。希安是一個律師，身任幾個公司的理事，曾經支助民主黨基金甚多。他的地位更使他能够分配大的契約。實際上，他正處在那個一方面既爲富翁，一方面又爲政客的好運之中（也許是壞運之中）。

這位參議員羅斯福，毫無個人的妒忌心理，只因爲他看出他能够反對政治不公中的潛勢力，他就起來反對希安的候選。讀者可以回想，當時對於這個年輕的參議員各種詆毀之辭。報紙說他想出風頭。有人說他正在作一種富於精力而帶混鬧性質的舉動，這類行動，出於一個「大學生」而不怎麼有害於人，可以爲人原諒的。又有人說他的令叔，以前在阿爾巴奈也有這類反叛之事，

所以這個年輕政客也想起而仿效。但是有少數人士，相信羅斯福的一心一志，相信他宗旨純正，富於戰鬥力，這些人就幫助他，得到初期最重大的成功。因為（讀者總會記得）這次反抗的結果，即為放棄第一個候選人，而另找一人當選，而更重要的一個結果就是對憲法的修正案，規定美國的參議員，將來要直接由人民投票選舉。

羅斯福從他第一次上政治戰場，受到的那個嚴重試驗，以至他一九三七年所受到的嚴重試驗，他的個性，已日見加強，基礎更形鞏固了。但是實際上，這個人仍是前後一貫。我們從他一九三八年初致國會的演說中，從他發表演說的方式中，能夠認出他的無畏精神，戰鬥能力，憤怒氣概，與堅強的自信能力，仍然如昔；他這些特質，三十年前，鼓動他宣稱：「從政治機構的廢墟之中，我們要重新有所建造，使之更合於民治之觀念。」

第十三章 未完的故事

一九三八年三月底，總統在國會中提出一個目的在改組聯邦政府屬下各機關的改組法案。反對總統的人，因為這法案若經通過，無異授總統以獨裁者的大權，所以加以抨擊。該案不久就在參院通過，提交衆院討論。討論前夕，更深夜靜時，總統忽然想起最好能有一個機會，發表一篇談話，促起國人對該案的注意。總統又想起，反對派人士曾對該案提出大規模的抗議，何不乘此機會發表答覆。計定之後，立即將許多新聞記者從被褥中請到白宮裏來，要求他們昭告國人，他反對美國實行獨裁制度，就他本身而論，不但沒有成爲獨裁者的傾向，並且亦不够資格成爲一個成功的獨裁者。

這篇談話就是著名的「清晨一點鐘談話」，我們從這個標題中就可以看到記者先生們，爲了紀錄總統的言論，半夜三更從被褥中趕到白宮而起的反響。

改組法案在政事上會攪起軒然大波，但是這種波濤並非突如其來猝不及防。這以前，我們早可以在政治氣象中，看到「萬木無聲待雨來」的前兆了。總統的敵人，乘改組法案腳頭尙未立穩，同時總統本黨之內，意見上亦有極大衝突的良機，很迅速的展開反攻。民主黨中投票反對總統

提議的麻省參議員華爾許說道，改組法「假使通過，等於在「民主主義的心臟要害處刺一刀。」該法在參院中通過以前，外面會傳出許多不倫不類的壞話。外面謠傳當局爲了使參議員投票贊成該法，曾以本州給予公費作爲香餌。此後，衆院又以二〇四票對一九六票將該案否決，這事對總統的令譽實在是一個打擊。總統事前雖然曾經告訴過民主黨黨員，這次投票，其結果與對總統投信任票相似，非常重要，但是依舊有一百多個民主黨員，置領袖的言論於不顧，公開叛變。從總統本身講，這次失敗與早期改組最高法院的失敗，同樣是一個很嚴重的挫折。

但是不久以後，總統百折不回的精神又表現出來。他在幾十次的慘敗以後，立刻對外發表道，他將要求國會用發行公債的方法，籌款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貸給地方當局從事工業救濟，有人給這種目的在克服經濟不景氣的新努力，取一個渾名叫做「走水的幫浦。」人們提起這渾名時，往往毀多於譽。

爲了這提案，負責平衡預算的摩根韜及提案辯護人霍金斯二人間，前後曾作六個月的辯論，後來由總統的決定，一場舌戰始告終止。

霍金斯氏深得總統器重，羅斯福第二次當選大總統後，就將他羅致入白宮機密團中。他的能力及價值，在他担任工作設計局局長的時候會充分的表演出來。工作設計局在承平時代是美國政府事務中最重要的一種組織，所以他的職務非常重要。有一個美國作家，不歡喜霍金斯爲人，他

描寫霍氏道：「霍氏爲人傲世，苛刻，且極端直截了當。」我們不去管霍氏的傲世態度，到底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的呢，還是僅僅一般的美國人一樣只是掩飾內在熱情的假面具，但是有一件事我們是可以肯切的說的，那就是他與總統間，相知很深，互相了解。霍金斯與總統相似，同樣有「大規模運用智力」及「大規模作戰」的情感。霍氏是一個頭等的行政官，他與羅斯福同樣相信，在良好的政府之下，個人始能獲得快樂。化大宗款項，將美國從不景氣中救出的政策，是他們二人對上面這信念意見一致的直接結果。

在從事這樣一個胆大的實驗時，外界的表示反對是必然的事。蘭登州長反對該案道，「我們應該堅持，每一分花在救濟工作上的錢，都應該用徵稅方法取得。」他以為通貨膨脹若是不加約束，財政一定會隨之感到匱乏。羅斯福總統曾聘請汽車大王福特到白宮討論該問題，福特對於總統等的理論，亦加以抨擊，他對於化錢挽救經濟不景氣的辦法，比蘭登還罵得厲害。美國報紙引用摩立遜所說的話道，英國工黨對於總統所推行的政策非常相信，不過，潑靈斯頓大學教授魯茲的主張就與此相反，他以為英國的預算法舉世無匹。歸根結底一句話他對於羅斯福總統的政策亦表示反對。魯茲教授認爲美國政府過去假使曾經下過決心，在預算問題上曾經努力過，那末在這個經濟不景氣時代，決不致發生：「總統是否有充分的力量，以履行他的責任」這問題。魯茲教授說：「英國的國富要比美國貧乏得多；他們的工業救濟問題，對於人民及資源所發生的關係，

與我們美國同樣的重要，但是在過去最困難的若干年中，他們依舊能設法使預算平衡。」

同時，英國的觀察家（不專限於大學中人）對於羅斯福總統實驗所將發生的結果，亦很關切的注意着。一般的意見都以爲這次大胆的實驗，一定將遇到許多的「未知因素」及「未定因素」所以結果如何，實在不可知之數。他們以爲，公家化錢從事救濟工作，能否使工業繁榮，實在很可懷疑。羅斯福總統早期的實驗，正巧逢在世界貿易好轉的時候，所以能成功。這次新實驗正逢到貿易衰退的時期，因之結果如何實可懷疑。

英國人對於總統新實驗的批評雖是如此，但美國人只注意一點，他們在考慮，一九三七——三八年財政年度的財政虧空到底多少大。這數目會不會少過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到明年時，這數目會不會大起一倍？

上述兩個問題，在詳細加以研究以前，似乎不會得到答案。在認羅斯福總統爲當代重要人物的人士看來，有一個影響最久遠的問題到是值得提出的：「美國的大總統，會不會因了本性不撓不屈及富於理想，被迫而成爲真正的獨裁者？」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有一個時期他曾經對外宣布他並沒有當大總統的意思，然而，當決定的時候到達時，雖然他過去會說過相反的話，但他仍會將責任往自己肩上一擱的。羅斯福總統五歲的時候，他父親會領他去見克里夫蘭總統，克里夫蘭總統對這孩子說了下面幾個動人的話：「對於你的將來，我有一個希望：願上帝保佑你，不令

你做美國的大總統。」羅斯福就任總統之職時，他決計不會用克里夫蘭所提示他的倨傲之情緒，去研究總統應負的責任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不必想得。不過，他決心担负起重責的時候，正當他與病魔掙扎的當兒，實在足以譽之為「偉大」二字。

人民要問的是：總統實行獨裁者權力的時機假使真正到達，或者他否認新政根本要點的時間若是來臨，他會不會不能自己的實行他自己所反對的獨裁政治。

有許多意料之外的事，往往與意料內的事一樣，常常會得發生，所以我們對於總統是否會成爲獨裁者一問題不得加以考慮。就是那些追隨羅斯福總統左右的人，及深信總統爲人的人，對這問題亦應加以考慮。有許多人說，藝術假使要永存，應該與日常生活發生密切的關切，藝術尙且如此，那末政治與日常生活需要發生密切，更是不問可知。羅斯福許多品質中，最重要的一種就是他生活中充滿着這種活潑的需要。我們曾經看見他怎樣走上做律師的路，如何從那條路曲曲折折走上政治舞台。我們又會看到他從這條路前進時，遭遇過許多風暴。他時常採取積極的行動對付這種風暴，或者挺身而出與之周旋。有人說：「政治的良惡，不能從政治本身加以判斷，政治永遠應該是人性的忠僕。」羅斯福的情形即是如此。羅斯福血液中有幾分是律師，有幾分是歷史家，有幾分是傳福音者，大部份是政治家，但是最重要的則是人性主義者。就作者而論，我相信，無論將來的時局變化到怎樣一個地步，決不能將他的人性主義改變過來。

但是讀者切不要誤會，以為作者在這本書結束的時候，故佈疑雲加上一句預言。將來到底發生些什麼事情，現在尚不能確定。這點看來似乎很簡單，但作者常以為過了這理由，已足以使人們在獲得推論以前，不要隨便發表預言了。這本書就預備在它應該收筆的地方打住，不再留下一個「孔雀的尾巴」，自相矜誇。作者所提出的問題：「羅斯福總統將來會不會成為獨裁者？」沒有人能回答出來，就是總統自己亦答覆不來。不過，我們應該記住，美國民衆與世界各地的平民百姓相似，在現在這時代，凡是頭腦清醒的美國人，都許可任何方式的強力政府成立，因為靠着獨立的思想與獨立的行動，才能將他們從烏煙瘴氣中挽救出來。因之，承認美國民衆將來有可能，以獨裁權力授予美國現在的行政當局，是件很聰敏的事。假使這件事在兩年之內發生，那末作者相信，美國國民將額手相慶，因為成為獨裁者的是羅斯福總統，而不是別人。羅斯福總統處事寬容大度，所以他的所謂「獨裁」，亦與目下大家所心誠悅服或辱罵誹謗的「獨裁」大不相同。英國人喜用「君主立憲」等字樣，並且相信真的有「君主立憲」這樣東西存在。實際上說起來「君主立憲」確是他們日常經驗中的一部份。英國假能以此自誇，那末美國人為什麼不可以達到「專制立憲」的目的。上面幾章中所紀錄的事，告訴我們，在現在這次衝突終止以前，應該想出一種具有和解性質的辦法來。

現在所種下去的「不諧和的種子」，和諧之後，最後究將產生些怎樣的帶有和解性的有體物

體，我們不去管他，但是有一件事，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富有爲「定義」取名字天才的美國人，將來一定會替它取一個很合宜的名字。

第十四章 白宮及海德公園

一九三七年十月，作者到白宮消遣週末。在到達該處以前，曾在紐約賓雪法尼亞火車站，與一個出租汽車夫談話，這次談話實是與總統相見前一個極合宜的前奏曲。

「你打從什麼地方來的？」從他那張半開半閉的嘴中，衝出這樣的一句話來。他所以向我提出這樣一句話，似乎是我打從他「黑單」上有名字的國家來的，他或許會將我攆出車外。

「英國。」我說道。

「英國嗎？噢，英國行的！」——我後來發覺，他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表示他允許他自己與一個英國人坦白討論，因為他並不是一個輕易與任何說英國話的人談話的。

他約模與我說了二十分鐘的話，在這個時期內，我發覺他並不像他說第一句豬叫樣的話時那樣令人感到不快。他快要七十歲了，過去曾經當過警察，現在每個月可以得到一百塊錢的養老金，有種人靠着這筆款子就可以安渡天年了，但他辦不到這點。第一，因為他喜歡揮霍；第二，因為他生性歡喜開汽車；第三，有事情做後不會使他變成衰老。由於這三個原因，他所以幹開出租汽車這行當。他從金錢，進而談論到日本，再從日本談到獨裁者。他突然之間怒罵道：「看墨索

利尼這傢伙！」他說這句話時，我還以為墨索利尼就在街上；他手正向墨索利尼指點呢。後來，這老汽車夫，從憤怒及前後不接氣的言話中，將他熱得要沸騰的反對獨裁制度的情緒全部傾吐出來。

他又談到羅斯福總統，說起他對於總統的意見，並且報告我一件令人噴飯的事，他告訴我（一個外國旅客），羅斯福總統每天辦公時從不按電鈴，他憑了這一點，就認定總統決不是一個獨裁者。

老汽車夫相信總統不是獨裁者，旅客或許希望能夠得到可靠的證據，證明其為確實。我親自從總統及總統白宮四週得到許多印象，證實了老汽車夫的理論。白宮（譯者按——原意的白的屋子）的確是一所屋子或一所家宅——是一所有一個人在那裏面全神專注不求聞知辛苦工作的屋子。他夫人亦在這屋子裏充分盡她份內的責任做許多非常有用的工作，並且設法，使種種不必要的雜事，不來打擾他的丈夫。在這屋子裏作客的人，（作者就是一個例子），決不有一分鐘時間因為他們做了什麼事，或者不做什麼事而憂慮。決不會因為沒有事情做，或者沒有事可以使他發生興趣而憂慮，決不會將此情此景忘去，決不會陷於困境。

白宮之所以能成為這樣令人神往的屋子，大部份得歸功於羅斯福夫人。她有一種將「不受拘束」與「官樣文章」二者調和的祕訣，所以無論她做什麼事情，不論這件事是她通知許萊德夫人

(是她十六年來的祕書)去辦，或者向委員會提出建議，或者招待大使茶宴，都能够很得體。總統夫人是一個生成姓羅斯福的人，她有濟許多羅斯福家族的精神，並且渴望能够「處理事務」。有了她，什麼東西都會鼓舞，人奇怪的是，她作種種活動時——教育，新聞事業，家事，醫院工作等——她很少浪費精力。美國有許多人表面上裝得很忙，實際上一點工作亦沒有做。但是據作者所見到的而論，羅斯福夫人，根本就無需擺空架子。她無論做什麼事，莫不全神貫注，全力以赴。

事實上，白宮每天的生活，都由「創作」兩個字所統治着。所以我們對於總統強有力的特性根本沒有提起的必要。他的品格的力量，從他第一次與我握手之中我就感覺到了。

我遇到他時，他正坐了車子從屋子裏推過長廳去用膳，廳中的華盛頓肖像之下，掛着一柄法國政府送給總統的指揮刀，刀的一面有一幅英王喬治親筆簽名的照片，另一面則有一幀伊麗莎伯王后的肖像。

羅斯福總統，總統夫人，一個青年女子，其他客人與作者本人，就在這裏舉行一個小規模非正式的宴會。事畢，我們大家乘坐電梯，到地面層的餐室中。

用餐時，大家隨便談話。總統剛才從西部旅行回來，有許多信件等着他過目——這些信件大部份是因他芝加哥所發表的演說而寄來的。他很自然的說起演說所提及的問題，以及其他各種問

題。他談話時根本不像一個日理萬機的国家元首，只像普通社會上中尋常的一員，他很高興的告訴我，他車過芝加哥時，有一個同伴提醒他各寫字間的窗中擠滿着民衆，他說，有許多書記及速記員從窗中高叫道：「哈囉！總統先生！」經理及管理者的們則靜悄悄的在那裏看。

他突然很嚴肅的調轉話頭對我說道：「你若要知道這裏的情形，再沒有比現在這時候再相宜了。」

後來，我們又談到教育問題，我們怎樣會談到教育，我現在已經記不起來了。總統說，這一代的美國青年缺乏偉大的教師爲之指導，問起我英國的情形怎樣？總統回想起他自己做學生時候的情景，由於教授的教導他對於藝術，文學及政治開始感到興奮鼓舞。他說：「有一個教授將全世界各種政府，無大無小，重要與不重要，都一個一個加以比較。」

總統對於威爾斯非常推崇，他認爲威爾斯是一個天生的教師，應該全神專致於從事指導大眾的工作，不應該專限於領導知識階級。

在這樣一個很親熱的集會中，我並不希望能夠聽到總統對於日本問題所發的宏論。但是總統在芝加哥所發表的演說，有幾點他夫人似乎不能全部理解。她開始向他提出問題，她提出問題時並不帶辯論的口氣，而只是靜悄悄的進行，她似乎相信，他一定能够使她茅塞頓開，她的自信心後來證實是正確的。總統很謹慎的，將這個困難複雜的問題予以解釋，將這個本來就是討論整個

晚上亦解決不了的問題，分成兩個獨立的部門予以解決。

關於這問題我不想再繼續往下記，作者現在的目的並不是在將羅斯福總統的外交政策加以煊揚，而在將屋內的情形加以描寫。

膳畢，我們重新坐電梯到大廳裏。總統向我們揮揮手，對我們說：「祝君晚安！」他那輛車子就由尼格羅侍從推到他屋子裏。據羅斯福夫人告訴作者，總統就在那間屋子裏辦公，一直到晚上十一點鐘始止。有時期就是到十一點鐘亦不一定停止工作，因為，平常他睡在牀上時亦繼續批閱公文及電報。

那天晚上，我可以自由安排我自己，我可以讀書，我亦可以四面躑躅。這兩件事我都做了。最初，羅斯福總統夫人在寫信，我則沉浸在「婦女的事業」，及「新教育」兩本書裏面，之後，我又巡邏四週看了許多肖像。

白宮裏有一個習慣，就是每一個總統卸任時，都得留一張他自己的照片在白宮裏面。羅斯福總統離白宮時所應留下的照片已經揀定了。大家都以為索爾斯伯里所畫的肖像是最好的一張，但是亦有人歡喜另外一張，這或許是因為畫者蘭特夫人是一個美國人的緣故。

這張肖像所畫的頭顱美而碩大，這點佔到極大的便宜。在作者所見過的許多總統肖像中，這張最爲成功，因為她描出一張富有情感及易動的嘴，使總統與他令堂太太間的相像點，更形顯

著。

翌日星期天，總統計劃游河，此行的目的並非釣魚，而為在恬靜的空氣中工作。但是那天氣候，多雲且冷，原定計劃，因而變更。所以星期那天就成爲一個與平日相似的一天，與平日不同的只是這一天到白宮來共膳的人特別多。餐畢，在大廳中放映電影，以娛嘉賓。片子開映時，題目赫然爲「左拉的一生」(The Life of Zola)

總統高聲叫道：「諸位請看下去」。總統說畢只見羅斯福夫人作了一個暗號，電影就停止了，電燈接着亮起來。總統暫時與嘉賓告別，由車輛推回到辦公處去。總統去後，電燈又復熄滅，左拉的一生就在銀幕上演將出來。

作者在週末於白宮逗留的時期中，曾從多方面觀察到總統之爲人，並且與各式各樣的人相接觸。最後一個使我留深刻印象的人，實際上可以稱之爲「實在的人」。並且，他不論在反對者或是擁護者之前，他總是使自己成爲一完完全全的「實在的人」。假使讀者認爲這種成功非常簡單，不值得重視，那末請他想一想，到底有多少著名人物能够永久「實在」，而不變成只是一個照片上的人物，或者一個不實在的剪影像。

總統允許我在他進行日常工作的時候和他在一起消磨整個上半天。作者與總統在一起的時候，從沒有看到或聽他有絲毫獨裁者的脾氣。讀者或許會以爲總統所以這樣做，完全是表演給我

的，蘇聯或其他在實驗過程中的國家往往玩這一套，他們只給我看光明的一面。關於這問題，我可以辯護，我有普通人所共有的判斷力，假使那天早上，爲了我而特地做作，那末，我亦會在善調的變化上，「不實在」的奇事上，或者忸怩做作上，發現他們的作偽。但他們的不作偽，有事實爲證。美國總統星期一早晨所做的事，與任何一天早上相信，在我沒有到達那裏時，我就相信，我到白宮時，對於他們所處理的國家大事，決不致於會發生絲毫影響。

那天早晨是這樣渡過的。最先，我與總統夫人在長走廊的東端進早餐。總統夫人告訴我，總統十點半就可以準備停當，我假使在那時候等在他屋子（在同一層樓中）外面，我們可以一起到政府公署。總統每天起來後，在進早餐以前，先看早晨所收到的信。十點四十分鐘總統信看畢了。「早安」，我聽他對我這樣說。原來他先看見我，並且屈尊下交帶着著名的微笑來祝賀我。（總統的微笑，常被用作諷刺畫的材料，這微笑，是我有生以來所見過的許多微笑中最令人舒適安心的一種笑容。）接着就是有力的握手。他的尼格羅侍從將他推到電梯裏，他進電梯後，開始告訴我今天早晨的工作程序表，他說：「我深恐這節目表或許並不怎樣動人，但這樣的工作程序表或許能告訴足下這裏的事情是怎樣進行的。」

作者腦海中深印了許多羅斯福總統的照片，但是無論那一張都不及我回憶起這天早晨，及進餐前後，我們兩三個人坐電梯時站在他的旁邊時所給我的印象來得更爲清楚了。他的態度一向是如

此的，他將雙手放在膝上，手指則不停的彈動，似乎在練習彈鋼琴及打字機上的鍵盤，他那美觀的頭，仰在後面，嘴角上則蹺起一支插在烟嘴中的香烟。在從一層樓升到二層樓的幾秒鐘裏，他不時向我們中的一人或他人提出富有幽默性的問題。

「我以為足下最好能够先將整個公署巡視一下。」總統建議道。於是他領我到祕書處（總統的長子亦在該屋中辦公案室籌備室每當總統演說的時候，該室就下令出清檯子，等候來信）電器開關室及其他各式各樣的屋子，每間屋子中，總有兩幀W、P、A、所畫而總統所選出的圖畫掛在那裏，他們告訴我白宮中只許可任命三十六個政府官署工作人員，其餘的人員由其他政府機關委派，這事使我大為驚奇。

巡視一週後，我回到總統接見者的屋子裏面，退到幕後，靜觀一切。這間屋子就是著名的橢圓室，我坐在那裏觀看一切事務進行，一會兒見總統接見下屬，一會兒見他在文件上簽字，等等……，這時候我已由活潑處變成無生氣，發生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似乎我已經變成一面旗，或者一幅掛在那裏的航海圖，或者變成總統坐椅後面櫃子上所放的玩具。

接見屬僚的儀式看上似乎不很拘禮，談話時，大家都是平心靜氣的，公事及私事很輕鬆的隨便移動着。有一個官員，將一個報告書的草案呈於總統看，總統在字眼上提出幾點建議後，那人突從口袋中摸出一張他自己與一條他所捕得的大魚拍在一起的照片。羅斯福總統用着獎許羨慕的

神色看這張照片，並且談起他自己最近某次捕魚的經過，於是換轉話頭談起公事。總統接見兩個屬僚後，麥克英泰埃先生走進屋子裏來。他的辦公處與橢圓室相毗鄰，是最後一道防線。有許多人希望晉謁總統，但當他們進及到麥克英泰埃先生的辦公處時，麥先生勸他道，他雖然沒有達到目的，但他們能與麥先生談話，亦足以自豪矣！於是防問者很光榮的，向後撤退。

麥氏進來不久，就有一個大使走進來，到那時候我方才知道總統並沒有將我忘記。因為總統轉身過來對我說道「我很冒昧的請求你我們討論外交事務的時候，能够暫時迴避一下。」他說這幾句話時，音調很幽默，我差不多可以料到他說下面幾句話：「假使你要留在這裏，並且聽我們的談論，亦沒有多大的關係。」

我就很識相的走到麥克英先生的辦公室中，等在那裏。我親眼看麥先生用一種笑容可掬的技術，將一個自己相信必能衝破最後一道防線而與總統面談的女子婉辭謝絕。我當麥先生等待第二個訪問者來臨時，無事可做就觀看掛在我附近的圖畫，消磨時間，麥氏望着他身背後牆上所掛的另一張圖畫，用南方拖長的口音對我說道：「我最歡喜這張圖畫，這張畫從藝術上講或許不能說最好，但是它能够喚起我的感情。」當時，我奇怪他爲什麼將這一張最心愛的畫圖放在背後。等了一會，我才想起背後或許是掛心愛圖畫良好的場所，因爲假使掛在面前，會分散工作時的集中力的。

正當我思致這些問題時，有人轉一個信息給我，說十二點鐘時，總統將在外交應接室中發表演說，請我陪總統前往。幾分鐘後，總統又坐在車上由黑人推車，經過拱廊，從政府公署到外交應接室。

這回特定之日子，定名為「布拉斯基日」係為紀念美國革命戰爭時的波蘭英雄布拉斯基而定的。為了紀念這天，特地将克蘭善諾斯基將軍的遺件從布魯克林移葬到亞林圳國家公墓。羅斯福總統的演說是為紀念這些波蘭的愛國志士而發的。他說道：「這些波蘭愛國志士的大名，是自由的座右銘，他們的豐功偉業，是美國獨立史上，不朽的一頁。」因為這些偉大的名字是自由的座右銘，所以應將它的讀音讀得準確。總統廣播之前，總統會自己對自己發笑，深信他的讀音是準確的。

這次演說不但含有紀念的意義，同時又設法證實他上次在芝加哥驚人演說所發表的見解。他稱揚波蘭為自由而掙扎的時候，將波蘭人的發難精神，與美國人渴望成為自由民的理想相比擬。他慢慢的用着着重的語氣，說下面幾句警句：「我們美國願與一切愛好自由的國家，締結成精神上的同盟，我們之間血液容有不同，國家起源雖各不相似，但在共同的決心之下，今日聯合為一。這一個決心的目的就是在維整人類社會於不墮，良心之所以能高出暴力，世界各國政府所以能脫離暴力的桎梏而獲得自由，完全是因為有這回理想之存在。」

總統演說時，屋子裏共有五六個新聞攝影員及一小羣廣播人員。收發演說的時哥倫比亞公司及全國廣播公司。向來在倫敦聽慣井井有序的人看來，同時有兩個報告員在兩隻麥克風前介紹總統的演說，將感到奇怪。一家廣播電台的介紹詞，要比另一家的爲長些，但他們能在同一時期內結束。這事亦多少有些使人奇怪。但是總統成竹在胸，所以對於這一切並不慌張。報告員介紹時，他點了一枝香煙，且將演說原稿整理一下。接着就開始演說。因爲當時在場的人數目不多，所以也沒有擺出演說的架子。這次演說是繼他著名的爐邊談話而發的，亦是「人與人之間」的事務的討論。這篇演說，內容動人，值得洗耳恭聽。演說之中，有藝術又有技巧，但是二者只是表達演說內容的工具而已。總統演說時，有時將語氣加強，有時停止一會，有時加速。這一切並不是有意加上去的，而是演說者對於內容發生感情而產生的結果。大體而論，他所發的是高音級的音響，可以稱之爲悅耳的上低音，演說中間從來沒有發見過一個不入耳的音符過。他演說之所以能流利，得力於他的諷誦及擇字工夫。

英國人往往喜歡帶着驕傲的口吻提起「國王的英語」；就是那些從來不想說國王英語的人，亦以此爲榮。（譯者按：國王的英語，卽標準英語之謂。）假使英國人亦想用「總統的英語」這名字，那末，我們要舉例子時，再沒有比羅斯福總統所說的英語爲好了！

總統演說完畢後，由車子推回到橈間室中，作者跟在車旁走，車過長走廊時，他對着廊外面

的秋天的日光望了一會，秋之美色便他眼中露出一副悲慘的樣子。我猜想，總統是在想，假使他是一個無官一身輕的人，在這樣一個早晨，他將做些什麼事，他這樣想時，眼中不覺露出鬱鬱之色。

當作者別白宮，從華盛頓回到紐約時，我原想在這個驚擾的城市中，能够養成晚上安睡的習慣。但是我根本就沒有充裕的時間，做到這一點。作到回紐約的第二天，早上九點鐘，詹姆斯羅斯福夫人（總統之母）打電話給我，邀我到海德公園的鄉村別墅中去，她告訴我，她兒子今天在那裏，準備作幾天休息，她要我在人們尙沒有將他困累以前，能够立即趕到別墅中去，我接到這電話後，立即摒擋一切，搭午後的火車到波基普西。

作者到海德公園時快要五點鐘了。詹姆斯羅斯福夫人已在大廳中等候我。因為她足踝受傷，所以撐了一根手杖。我已經好幾年沒有遇見了，但當我聽她很熱情的報告我她最近旅行歐洲時，所發生的事故後，我過去因為她見解卓然獨立而對她所發生的感佩之忱，又復油然而生。

她說道：「你將在火爐旁邊發見總統。你知道，這裏的誕生的地點，非常歡喜這地方。閒談不多說，你馬上就到總統那裏去罷。我們不久就要進茶了。」

我在大廳南端的大屋子中，發見總統一個人獨坐在爐火之旁，全神專注於搜集外國郵票的工作上，這人的容貌就是我最近在白宮中所見的那副容貌，但是，已經是一個不同的人了。就是從

他歡迎我的樣子中亦看得出小同之點。他看上去似乎帶着一副無官一身輕，心平氣和的樣子。總統穿了一套鄉村服裝，鎮定安靜的坐在那裏。我亦靜靜的想，此時此地用靜默的方法去理解他之爲人，要比爲了要發音而說話好得多。我所得到的印象是：當他翻一張的郵票簿，觀看舊郵票，加添新郵票時，他是在等候他幼年時代的環境將他拉回過去。每一個爲公家而服務的人，時時感覺到，還我故我的需要。羅斯福總統想到這樣的需要時，他就回到海德公園來。

那裏的人大家都告訴我，總統怎樣的摯愛海德公園。他的令堂太太領我到花園中，領給我看他幼年時代遊息之地。我們同走到一棵長的花木蘭樹之下，我立在樹下，對着那些藉陽光而鮮豔發光的大葉子不覺出神，她說道：「那裏本來有一棵與此相同的花木蘭樹。是佛蘭克令（總統之名）獨有的樹，他做孩子的時候，歡喜在那棵花木蘭樹底下遊玩。當那棵樹被斫去時，我們心裏說不出的難過。」

另一個告訴我總統摯愛海德公園的人是總統的私人祕書麗海小姐。「密茜」（總統家中人都這樣的稱她）是一個十足的天真無邪的人，我與她談話，願而樂之。她談起總統喜歡駕了自己的汽車，往來於產業的附近。總統又喜歡築新路，植新樹。接着帶着一點傷感的口音，她繼續說道：「甚至於大熱天，他亦歡喜住在這裏，而這裏山谷中夏天又熱得特別厲害。」

作者靠了深知總統爲人者的幫助，憑了自己的眼睛觀察，知道海德公園對於總統的重要性，

又知道海德公園業已成爲總統身體的一部份。

作者的寢室面西開窗，從那裏我可以從樹頂上，到哈德遜河，及河對岸的阜岡。我可以看到櫟樹，松樹，我又可看到一株小的衆果樹，在晨黃金色的陽光底下，或者晚上綠色的暗影之下，這地方真可以稱之爲一個安息所及安全的隱居所，單單等着總統臨幸，我住的屋子的窗子下面，有一個崗位，其中守着一個總統的保鏢。屋子四面都有着同樣的崗位。每一個崗位附近地上都放有一只與地面成四十五度角的探照燈，照耀在黑暗之中，無論什麼東西迫近屋子，都可以很真切的看到。我相信，我假在這裏住上幾個星期，我這於這些勇敢的「真相揭發者」或許會感到熟悉的。這些東西或許會像白金漢宮前的崗位一樣，同樣的成爲景物的一部份。情形既屬如此，所以我以爲要斷定什麼地方是總統的家，實在很困難。

那天晚上用晚餐的時候，總統捐除虛套，全無束縛。（譯者按：原文爲 Was completely at home，語含雙關，）用餐時，帶着一副回憶往事的神情。他回想到他醉心搜集書籍的時代，說他到歐洲去旅行，亦是 he 受教育的一部份。他到倫敦時，會到聖保羅市場搜覽舊書。他所最心愛的一本書，據說是福克西的「烈士傳」。

他母親說道，「佛蘭克令，向來就是一個收藏家。」他說到這裏時，轉過來問我有沒有看見大門口的兩尊小炮，以及僧院中的銅磬，又問我有沒有看見掛在大廳上的海戰圖，她說道，總統

的歡喜收集小炮等以及他的集郵嗜好，足以證明他有收藏慾。

我們又談了一會平常的事，於是總統使我大吃一驚，問我英國大眾的藝術欣賞程度，近來有沒有進步。接着又討論到無線電對社會所生的影響，以及從事文化事業，企圖近捷徑的危險。之後，他又提起一個理想，這理想據說自從醞釀以來，已經很久很久了。他說道：「我假使能找到一個適當的人從事這理想，那末一定會產生良好的結果的。」他特別加重「特別」二字的語氣。他告訴我，他心中沒有一個適宜的人。這計劃就是在三萬到四萬人口的城市中，每星期舉辦一件事（最低限度冬季應該如此），此舉的目的是使平民百姓與文化發生接觸。總統說：「舉了例子說，你下火車的那個波基普西小鎮，這星期舉行弦樂四部奏，下星期由名歌家歌唱，再下星期舉行商辦戲院中見不到的戲劇，再下星期大洋琴演奏……」說到這裏，她母親接着道：「不過，佛蘭克令，你知道我們波基普西每季有三個很好的音樂會。」

「噢，是的。」總統回答道：「我所說的並不是那些東西，我並不是指那種省立音樂館來此賣弄的音樂會。這種音樂會從音樂上講很不差，但是太貴了些。我所想的是冬天能够使平民百姓念念不忘的有價值的東西。」

我聽這話後，想起這種計劃在英國非常需要。一個握行政大權的人能想到這一點，實在可驚。英國的無線電很少想辦法將英國人的兩個奇怪的觀念打破。這兩個觀念，第一個是他們以為藝

術是某一階級的專利品，第二個是「欣賞」兩個字，像辰州符一樣早已爲人所唾棄了。

可是，時間不允許我再對這些不快的問題繼續的再想下去，因爲總統的話頭又回復到過去的事。總統回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生活。當他回想起他坐了一架原始式極靠不住的飛機往來與英法兩國之間時，不覺笑將出來。那時候，飛機起飛之後，若是不被迫降落就算是件意外的事。有一天晚上，他因爲迷霧，被迫在英國地田上降落（後來發見是降落在肯特。）另外一架與他們同時從法國起飛的飛機，早就與他們飛散，並且早被遺忘了，那架飛機飛入霧中，被迫降落，與他們停在同一田地上。總統記憶力極好，他能够回想起這類情事，並且用蓮花妙舌加以形容。

我最歡喜聽的故事，是他在不列顛所發生的汽車事件，這項事，講得真好。這故事亦是第一件世界大戰時所發生的，發生的時候正當他奉命赴法查驗德軍。當他們的汽車駛過不列顛，很不幸的撞倒了一個年邁的教士。他們將那個老教士載回到一間屋子裏，設法替他脫衣服查驗傷勢。他們最先將他的外衣脫去，接着將兩件背心脫去，之後再脫去三件襯衣，一件馬夾，最後當將教士脫得一絲不掛時，發見教士只在腳踝上發現一些傷。羅斯福用法門告訴教士，但他們對這事都感到非常抱歉。那教士用土語答復羅斯福的慰問，當時有一個翻譯亦在場，羅斯福就請他告訴教士，他們願意將該事理直，他需要怎樣的賠償？對方的回答是不要什麼賠償？爲什麼，真的一點也不要賠償嗎？不，不。那末，們能爲教會盡什麼力嗎？是的，教會的確需要幫忙，教會中

有幾扇美麗的窗戶，需要重新配一下玻璃，「好，」羅斯福總統說到這裏時，插進一語，說道：「這真是一個重要的吩咐，我獨是問老教士，要不要捐幾個錢，將一扇窗重新配一下玻璃。那老教士聽到這話後，看上去似乎喜不自勝，我於是簽一張支票給他，從那天起他們的教堂裏，時常爲美國法軍點一支蠟燭。」

這天晚餐時有一個著名的法國人亦在場，對這故事很感興趣，他用一種謹慎，嚴肅的音調及姿勢加入談話道，「總統先生，那支蠟燭一定會永久點下去，這點你可以相信得。」

羅斯福總統歡喜好的故事，歡喜聽好的故事，亦歡喜說好的故事。他在招待記者席上成功的原因之一卽在於此，我在那裏時，他請我參加佛德了因所舉行的招待新聞記者會議。他母親以爲佛德了因的那所屋子，不頂適宜於舉行招待新聞記者，而他的兒子則堅持會議應該在他的「小穴」的樓底下舉行。我所參加的新聞記者招待席並不大。總統桌子周圍站了十幾個記者，手中都準備好記事冊。那天早上，他沒有新聞報告，一開頭就將這情形報告記者，有一兩記者想法將他引誘到外交問題上去，有一個新聞記者——那天會議中的喜劇主角——極力想用熟悉及聰敏的辦法，要總統發表一篇談話。但不久就察覺總統沒有重要的話可談，於是拙劣的問題漸漸平息下去。新聞記者亦預備走了。這時麥克英泰埃想起有一個新聞記者有一個新而有趣的故事要講。總統說道：「這故事我們必需聽一下。」但是故事說一半時，講故事者「上揚昏」（即怯場）得厲害

。總統就很友善的「拯救」他，不時發出微笑，替他打氣，最後，當記者他着胆怯的精神，現出發噓之點時，總統報之以震屋大笑，作為對他說這故事的獎賞。